

著 曼 克 柏
譯 金 巴



獄 中 記

文 化 生 活 叢 刊

IV



Alexander Benfey

獄 中 記

ALEXANDER BERKMAN

巴 金 譯



文 化 生 活 叢 刊
第 四 種

序

我聽說亞歷山大·柏克曼的獄中記（初版一九一二年在美國發行）的英國版快要刊行，心裏非常歡喜；而且我很高興爲英國的讀者寫下這一篇短短的序言。我有這書已經不只十年了，我覺得牠富於興味和暗示。我的確時時重讀牠。那些被關在美國監獄（自然在全世界所有監獄裏都是一樣）裏的囚人所身受的種種苦楚，以及希望與渴望的一切向上的發展之因此橫遭摧殘（這裏面包括着使囚犯永沈淪於一種卑賤絕望的心境的事實，）這一切在這書裏都被繪成了一幅最生動的圖畫。同時這書還使人明白人類心靈（牠的求愛的活動決不能夠被壓止）是永遠以一種創造的活動的方式向外發展的。這書裏還有一些浮彫，描繪着甚至在最絕望，最慘苦的情形裏友情也如何可

以，並且正在形成而維持下去。

讀者不必同意柏克曼的主張，也不必贊成那個給他招來二十一年監禁罪的行動。然而讀者却不能夠放過這書的深邃的心理學的洞察和優美的文學的內容。

我祝這新版得着盛大的成功和熱誠的接待。

愛德華·加本特

873.578
280

1

和姆司德的召喚	三
戰場	三一
披次堡的精神	四一
行動	四九
逼供	五三
監牢	六七

序

目錄

第一篇 覺醒及其結果

76916

審判……………³……………九三

第二篇 懲役所

絕望的思想……………	一〇三
求生的意志……………	一二九
一線光亮……………	一三九
工場……………	一四七
給愛瑪的信……………	一六一
迫害……………	一六一
牢獄的花……………	一七五
性的渴望……………	一八五
獨房……………	一九七

記憶的客人.....	一一一
地牢裏生長的爱的花.....	一二三
「我們被人忘記一天天腐爛下去」.....	二四一
枯樹的花.....	二五五
一個孩子的心的饑渴.....	二六五
第三篇 習藝懲戒所	
習藝懲戒所.....	二七五
附錄	
後記	

插圖

柏克曼像·····	序前
美國本西法尼亞州的西懲役所·····	一〇三頁前
牢獄的花 春季特號·····	一七五頁前
南部的監房·····	一八五頁前

第一篇

覺醒及其結果

和姆司德的召喚

一

那一天的事情還清清楚楚地刻印在我的腦裏。是一八九二年七月六日。我和朋友費加兩人靜靜地坐在我們的小小住家的後房裏，愛瑪突然走了進來。她平日慣有的急速而有力的脚步這時候聽來是異乎尋常地堅決了。我掉頭去望她，她眼裏的奇特的光輝和她臉上的興奮的顏色使我大吃一驚。

「你們讀過沒有？」她揮舞着一份半打開的報紙，大聲叫起來。

「什麼事情？」

「和姆司德。罷工工人挨了槍。『品克頓』●殺死了婦人和小孩。」

她帶了焦急而斷續的調子說話。她的話語就像是一隻受傷的野獸的叫號，她那音樂般的聲音裏滲雜了一種嚴肅的苦澀味，這是由絕望的痛楚而起的。

我從她的手裏拿過報紙來。我讀着關於這次激烈的鬥爭（和姆司德的罷工潮，或者說得更正確一點，是全體工人的開除事件）的如火如荼的記載，我的激動不停地增加着。報紙上詳細地揭發了卡內基公司破壞鋼鐵工人聯合會的陰謀。爲了這個目的，公司就選了素來異常仇視勞工的福利克做總理。他一面故意和聯合會繼續着友好的交涉，一面却暗地作戰爭的準備：譬如修理和姆司德鍊鋼廠，築起一道板牆，上面架着鐵絲網，中間留着射擊時用的槍洞；又雇了一隊「品克頓」匪徒。他在黑夜裏偷偷把這羣人運進了和姆司德。最後可怕的屠殺就發生了。

我把報紙遞給費加·愛瑪望着我。我們默默地坐着，每個人都沈溺在自己的思慮裏。我們只偶爾交談了一兩句話，或者一瞥探尋的，含有深意的眼光。

●資本家在工人罷工期內僱用流氓來毆打工人或做破壞罷工運動，那種人就叫「品克頓」。

火車裏又熱又悶。空氣中充滿着烟草的臭味，變得很難堪了。我旁邊幾個打牌的乘客的吵鬧的談話更引起了我的氣惱。我便掉過身子去看窗外。一股香氣迎面撲來，這裏面滿含着新割草秣的香味，使我的頭腦清醒起來而且又有精神了。綠的樹木和黃的田疇遠遠地旋轉着，轉得近了，更近了，於是一下就跑了過去，不見了，接着又是另一些旋轉着的田和樹。田野在清晨的陽光中看起來很年青又很動人。然而我的思想却依舊在和姆司德上面打轉。

大戰爆發了。自有歷史以來美國工人從沒有打過這樣一個有意義的勝仗。和姆司德的工人居然用武器逼着那三百個「品克頓」侵入者投降，十分屈辱地投降，在他們那方面這是一個何等可恥的敗仗……

鋼鐵工人並不是發動戰爭的人。他們順從地過着勞動和受苦的生活。從他們的血

肉中生長出來這巨大的鋼鐵工業，所謂大卡內基公司就是靠着他們的血養肥的。然而他們依舊安心忍耐地等待着公司來實踐增加工資分給花紅的約束。但是忽然晴天起了一個霹靂，打擊來了：公司減少了他們的工資……公司知道工人們決不肯承認這個條例，却故意提出來向鋼鐵工人聯合會挑戰，一面就進行戰爭的準備，打算用鐵蹄來踏碎工人的團體……

鋼鐵工人聯合會提議把新的工資標準仔細來考量一下，却被公司輕蔑地拒絕了：沒有考量的餘地，工人必須無條件地服從。工會必須消滅。卡內基公司特別選出那殘忍的亨利·福利克來實行這個計畫。

永久的屈服是不可能的。和姆司德的人豎起了叛逆的旗幟。於是福利克下手了。戰爭繼續着。憤怒掃蕩了全國。全美國的人都攻擊卡內基公司的殘暴的手段，而福利克的暴行更爲一般人所咒罵。

我再不能夠抱着冷淡的態度了。時候迫急了。他們覺醒了。然而他們只是盲目地反

抗着……我應該給他們指出那完全解放的道路。

我的日子裏充滿了焦慮。『勞工們，醒起來，』這激勵的呼聲會點起他們心中的火焰，鼓舞他們做出崇高的行爲……我的計畫遇着了許多阻礙，使我非常生氣。每一步都有意想不到的困難來妨礙我。我寫了傳單，到處設法找一個人把他翻譯成淺顯的英文，也不成功。我的朋友勸阻我說，散布激烈的傳單會有危險。我煩躁地和他辯駁着。然而無論怎樣說都沒有用。那寶貴的時機就這樣地浪費過去了，而新的困難又在前面攔着路。我激昂地跑到一家一家的印刷店去哀求。沒有一家店舖敢印這張傳單。時間飛馳過去了。突然就來了「品克頓」屠殺的消息。這使得全世界震驚了。

話語的時期過去了。全美國的工人響應着和姆司德的人的挑戰。鋼鐵工人勇敢地起來自衛。「品克頓」的兇手被驅逐出城了。然而財神的犧牲者的血在莫嫩加赫拉河岸上高聲叫着。牠叫得很響亮。這是人民的叫聲呀，人民！那偉大的，神祕的，然而又是如此真實，如此親近的人民……

在心裏我看見自己回到那小小的大學城裏，在那一羣從聖彼得堡回來過暑假的大學生中間。我們身上彷彿籠罩着一種奇異的，含糊的，我們所稱爲「虛無主義」的光輝。奔馳的火車，和姆司德，我在美國過的五年的生活，這一切都變成一陣烟霧，很模糊，就像隔了幾個世紀一般。我如今又坐在優秀的知識分子中間，尊敬地傾聽着他們熱烈地討論那些還不很了解的崇高題目，時時嚷出來「巴扎洛夫」，「黑格兒」，「自由」，「巧爾尼雪夫斯基」，「到民間去」一類的常用字眼。到民間去！到那美麗，樸實的人民中間去，那人民，不管他們受過許多世紀的殘暴的苦痛，到如今還依舊是如此崇高的！在熱烈爭辯的意見和艱深晦澀的語句中這些字眼却像喇叭一般在我的耳邊宏亮地響着。人民！我知道一點希臘的神話：因此時常把人民想像爲背負世界的巨人亞特拉斯，他把地球放在他的兩肩上，背彎曲着，臉上表現着說不出的痛苦，眼睛裏露出來絕望的苦惱，和沉默的，可憐的，求助的表情。呵！我真願意幫助這絕望的受罪的巨人來減輕他的重負！道路是艱難的，又沒有確定的手段，然而在大學生的熱辯裏這些字句却很清晰的響亮着：

到民間去，做人民中間的一份子，分享他們的歡樂和愁苦，這樣你就有機會感化他們。不錯，解決的方法就在這里！然而從阿德沙來的紅髮的米霞怎麼說呢？「到民間去，自然是很好的，但是勇敢的實行的人，拉黑麥托夫一類的人，却以個人的反抗行爲來——」

「票子，票子！」一隻沉重的手壓在我的肩上。我努力定了定神，才明白我是在什麼樣的環境裏面。那幾個打牌的乘客憤慨地說着氣話。查票員用敏捷的手腕把桌板取下來，挾在腋下安靜地走開了。一些人大聲笑起來。打牌的乘客們起初還在吵鬧，後來受了別的乘客的責罵也就安靜下來。火車裏暫時變得靜寂了……

火車頭的叫聲突然把我驚醒了。我的第一個念頭便是去摸我的皮包。阿利根尼的同志們的住址就放在這裏面，這是很重要的東西。所以我在打瞌睡的時候也努力記着牠。現在皮包不見了！起初的一會兒我簡直驚駭得不知所措。倘使皮包失去了，又怎麼辦

呢？忽然我的脚挨到了一件柔軟的東西。我把牠拾起來，看見裏面的東西絲毫未失，纔如釋重負地放了心。這裏面有的不過是一些寶貴的住址，一張報紙上剪下來的福利克的小照，和一張一元美金的鈔票。雖然就只有這微小的數目，但並不因此減少我找回皮包時的高興。這一塊錢可以使我在旅館裏開一個房間過一夜，在第二天早晨我便去找諾爾德或包爾。他們會給我找個地方住一兩天。『我在那邊不會久住的。』我想着，不覺暗暗微笑了。

我們逼近華盛頓哥倫比亞郡了。火車要在那里停六個鐘頭。我咒罵這種耽擱。我怕這時候在披次堡或和姆司德會發生了什麼事情。而且趁着公衆的感情正被卡內基公司的兇殘和福利克的暴行激動起來的時候，我應該趕快來下那有效的一擊，一分的時間也不能耽擱。

然而我一走出火車就看見一幅美麗的圖畫展現在我的眼前，這時候我的激動也

被這圖畫驅散了。太陽已經昇了起來。一個深紅色的圓球不住地把一股金流傾注在國會議事廳上面。那個圓頂壯偉地抬起牠的驕傲的頭高出在那般大理石和石頭的大樓上面。陽光就像一個生物，牠顫動着，帶了激情地戰抖着去吻最上面的尖頂，用奪目的光輝蓋住牠，然後鬆鬆地抱住這高聳的巨人，慢慢兒落在牠的肩頭上。琥珀色的光浪用溫柔的愛撫包圍着牠的各方面，然後向左向右，向遠處，向低處衝去，掠過路旁的樹木，又在枝葉間嬉戲，最後就散落在寬廣的馬路上，不停地伸展着，愈過愈是明亮，愈是廣布。於是那圓頂的巨人，那莊嚴的樹木，那寬廣的馬路都因這新生的歡樂而戰抖了，全自然界都幸福地吐出了一口氣，更親密地接近着這金色的生命之給與者。

這時候我才明白（大概以前就從不會明白過）生存的絕大的快樂，稀有的幸福。然而片刻之間景象就變更了。在我的眼前出現了莫澈加赫拉河。水面上有一些滿載着武裝人們的船隻。我聽見一聲槍響。一個孩子倒在跳板上。血從他的額上流出來。子彈孔在他的深紅色的臉龐上黑黑地張開。哭號聲在我的耳裏響着。我看見男子們向着河邊

跑去，女人們跪倒在死者的身邊。

這可怕的幻景給我喚醒了從前就深印在我的想像中的一件同樣的事情。這是一個虛無主義者的處刑。虛無主義者，他們的寶貴的血不知道已經流了多少！他們裏面不知道有幾千幾萬的人塞滿了俄羅斯的受苦的道路！我覺得他們和我非常接近，而且在精神上可以說是一家人一般，那些青年男女是我青年時代所崇拜的偶像，他們自願地拋棄了富裕的家庭和高貴的地位，『到民間去，』做人民中間的一份子；縱然因此會被他們的親人所鄙棄，而且連作爲他們的偉大犧牲之對象的愚昧的人民有時也會來嘲笑他們，迫害他們，但他們並不發出一聲怨言。

虛無主義給我的最初的印象很清晰地在我的腦裏重現出來。那時我剛剛知道了中學第二年的試驗已經及格。心裏非常高興，我急忙跑回家裏去，把這好消息告訴給母親。我想，這一定會使她多麼快樂！下星期就是我的十二歲的生日。然而她用不着給我什麼禮物。我却有一件禮物送給她。我快活地叫道：『媽媽！』但這時我突然聽見她帶怒地

高聲說話。我想，一定有什麼事情發生了；母親從沒有這麼大聲地講過話。我又注意到從廣廊通到餐廳的門緊緊關閉着，和平常的習慣不同，我覺得大概有了什麼特別的事情。我驚惶地跑到那門口。我聽見母親的聲音：「拉山，我真替你害羞，你攻擊你自己的弟弟。只因爲他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你並不比一個劊子手好。」她說到劊子手這字眼時，把聲音特別放低，但我的注意地傾聽着的耳朵依舊聽見了這個帶着憎恨和懼怕說出來的可怕的名詞。

我被恐怖壓到了。母親的帶怒的聲音，富裕的舅父的意外的降臨，還有那可怕的字眼「劊子手」——一定發生了什麼可怕的事情。我輕腳輕手地走出了廣廊，便跑到我自己的房間裏。我駭得發顫，一進屋就倒臥在床上。「劊子手」究竟做了什麼事情？我呻吟地自問道。母親對舅父說：「你的弟弟，」那是她自己的最年幼的兄弟，我最喜歡的馬克辛舅舅。呵，他出了什麼事？我的激動的想像織出了一些可怕的幻景。那個巨人劊子手的偉大的身軀就站在這裏，穿了一身的黑衣服，他的右膀赤露着，衣袖直捲到肩頭。手裏

高舉着斧頭。我看得見那利斧的光亮，牠開始慢慢落下來，是這麼慢，就像故意在折磨人一般，我的心也停止了跳動，我的熱狂的眼睛着魔般地跟隨着劊子手的頭上一對發亮的黑眼珠。突然間這一對兇惡的眼睛熔成了一個通紅的大球；這個可怕的獨眼巨人的身軀愈長愈高大，後來到處都是這巨人的身子了，我周圍各方面都有他，於是一柄鋼斧突然亮了一下，我看見他的大手舉起了一個人頭，是恰恰齊着頸項砍下來的，那上面的一對眼睛還在閃爍，從嘴裏，耳裏，喉裏噴出了暗紅色的血。這個頭在我看來很熟：那上面有着白淨的寬額和富於表情的嘴，看起來是如此溫和，如此憂鬱。「呵，馬克辛，馬克辛！」我恐怖地叫了起來；接着一種對於劊子手的激情的憎恨又抓住了我，我便低下頭向着那獨眼的怪物衝過去。我和他隔得愈近了，我再用力一衝，這一下正撞在他的身子的正中，他倒了，他向前倒，重重地壓在我的身上，我覺得他的可怕的重量壓碎着我的手膀；我的胸部，我的頭……！

「沙夏！沙夏！親愛的，什麼事情？」我分辨出母親的溫柔的，親切的聲音遠遠地寄

妙地響着，於是漸漸逼近，而且變得更可愛。我睜開眼睛，母親正跪在床邊，她那美麗的黑眼被淚水洗着。她激情地狂吻我的臉，我的手，不住地問道：

「親愛的，什麼事情？」

「媽媽，馬克辛舅舅怎樣了？」我一面問，一面緊緊地注視着她的臉。

她突然變了臉色，這使我的心因懼怕而變冷了。她的臉色白得可怕，額上現了大滴的汗珠，她的兩眼帶了恐怖地圓睜着。「媽媽！我叫着，就一下撲過去抱住她。她的嘴唇在動，我覺得她的暖熱的呼吸噴在我的頰上；然而她不說一句話，就傷心地哭起來。

「誰——告訴——你你——知道？」她嗚咽地低聲說。

似乎有一幅死的帷幔罩住了我的家。屋裏靜寂得可怕。每個人都穿着拖鞋走路，鋼琴的蓋子上了鎖，只有在飯桌上大家纔低聲說幾句簡單的話。母親的座位空着。看護婦告訴我們她病得很厲害；不許一個人去看她。

這情形弄得我莫明其妙。我不住地想着馬克辛究竟出了什麼事情。難道我那天關於劊子手的幻想只是一個不吉的預兆，或者還是一幕已經完成的悲劇的響應。我有些覺得母親生病應該歸咎於我。我對她發出那個問題，使她受了一個大的打擊，因此得病也未可知。然而一定還有別的原因，我勉強這樣地安慰着我的苦惱的心情。有一天下午我看見我的大哥馬克辛（他襲用着母親最愛的兄弟的名字）很高興，便把他叫在一邊，而且大胆地抱着信賴的態度問他：『馬克辛，告訴我，虛無主義者是什麼？』

『你這吃奶的小孩懂得什麼？滾開！』他生氣地叫罵起來。我不知道他爲甚麼要做出這樣一種粗暴的樣子，他把報紙擲在地上，兇猛地跳起來，把椅子弄翻，一個人走出房間去了。

馬克辛舅舅的命運依舊是一個謎，虛無主義的問題也沒有解決。我專心地在讀書。然而一種對於神祕的，禁止的事物的好奇心始終潛伏在我的意識裏，後來却破一件學

校裏的事故意外地喚醒了起來，我現在是十五歲了，在科夫洛模範中學四年級讀書。依據教育部的命令官立學校應該施行強迫的宗教教育。在中學裏還爲着猶太學生特別開設了宗教班。猶太學生的父母很憎厭這種改革。差不多每個猶太兒童都要在自己家裏或猶太宗教法律學校裏受猶太宗教訓練。然而學校當局却命令猶太學生去上宗教班。

第一堂宗教課點名的時候我就沒有在。校長後來叫了我去說明缺席的理由，我便直說，我不上宗教課，是因爲家裏另外請得有一位猶太教師，並且我根本就不相信宗教。校長現出了十分驚惶的樣子。

「年青人，」他故意用喉音這樣叫我，他在嚴重的情形裏就用這樣的聲音說話的。「年青人，讓我來問你，你什麼時候得到了這麼深奧的一個結論？」

他的態度很使我狼狽；然而他的譏刺的話語和他那挖苦的調子却叫我生了氣。我激昂地勇敢地揭露了我所寶愛的祕密。「從我寫了沒有上帝這篇文章的時候起，」我暗

暗高興地回答道。但是過後，我就明白我的自白太鹵莽了。我也有些覺得我會因此在學校裏在家裏引起一些麻煩。然而我總以為我這行為是一個「人」應該做的。馬克辛舅，那個虛無主義者，他處在我的地位又一定會像我這樣做。我知道他的異常正直的名聲，我又愛他那勇敢坦白的行為。

「呵，真有意思。」我聽見校長的不愉快的喉音，我彷彿是在夢裏一般。「你什麼時候寫了那篇文章？」

「三年前。」

「你那時多少歲？」

「十二歲。」

「你現在還有那文章嗎？」

「有。」

「在什麼地方？」

「家裏。」

「明天把牠帶來給我看看。不要忘記。」

他的聲音變得嚴厲了。這些話句落在我的耳邊就像我姊姊的鋼琴的粗糙的聲音。原來在一個晚上的音樂會裏，我忽然起了惡戲的念頭，把一段煤氣管藏在鋼琴裏面，結果鋼琴便發出了那種怪聲。

「那麼明天再說罷。現在沒事了。」

我的文章在教務會議裏讀過了，受着全體一致的反對。我得了「早熟的不信神，有危險的傾向，而且不服從校規」等等罪名，應該受一個嚴厲的處罰以儆戒別人。我當着衆人受了一頓訓斥，又被降到三年級裏去。這種奇特的刑罰不但取消了我一年的成績，並且強迫我去和我們高年級的學生所看不起的「小孩們」爲伍。我彷彿受了很大的恥辱。

一幅一幅的圖畫這樣遞換着，一個一個的回憶這樣繼續着，那無盡的時刻也慢慢兒爬到了午後，車站上的掛鐘單調地響着，就像一個多嘴的老婦。

三

六個鐘頭到底過去了。「開車了！」

火車頭不停地向前跑，逐漸把我帶近我的目的地。查票員報告着站名，來來往往的吵鬧聲在我的腦筋裏差不多沒有留下一點明白的印象。我一面看見，一面又聽見我周圍的各種各樣的事情，然而我馬上就把牠們忘掉得乾乾淨淨。我的幻想比火車還跑得快，我好像在檢閱無數活潑的景象所組成的一幅全景。這些景象顯然不是連貫的，然而我的過去的回憶却把牠們親密地聯合在一起。但是現在却又又是多麼地不同呵！我是向着披次堡馳去，披次堡，美國工業鬥爭的中心。美國！我驚異地想着這個未發出的聲音。爲什麼在美國呢？於是過去的景象又在我的眼前展開了一幅一幅的畫圖。

我在我們那美麗的別墅的花園裏散步，地點是在聖彼得堡的郊外，我們一家人夏天多半要到這地方來避暑。我走過露台時謝民洛夫，那有名的醫生，正從屋子裏走出來招呼我。

「亞歷山大·阿西波維奇，」他帶着他那謙恭的態度對我說話，「你母親的病很重。這里就只有你們兩個人嗎？」

「我們有用人，還有兩個看護婦服侍她，」我這樣回答。

「不錯，不錯，」一個微笑的影子掛在他的溫和的嘴角上。「我問的是你們家裏的人。」

「呵，是的！只有我一個人和母親在這里。」

「亞歷山大·阿西波維奇，你母親今天大概很難過。你今晚能夠守在她床邊嗎？」

「當然可以，當然可以，」我馬上回答道，很奇怪他為什麼作這種古怪的要求。看護婦告訴我說母親的病已經有起色。我守在她的床邊也許會叫她厭煩。自從那天她發脾

氣打了新來的婢女羅斯以後，我們母子間的感情就有些破裂了，我始終認為她沒有權利把肉體的懲罰加在用人身上。那天的情形我還記得很清楚，她很傲慢地把眼光送過餐桌對面來看我，她的眼睛裏燃燒着怒火。

『亞——歷——山——大，你忘記你是在對你的母親說話了！』她對我生氣的時候總是把我的名字分成四個隔離的字音叫着。

『你沒有權利打那個女子，』我理直氣壯地回答她。

『你瘋了！我對付那個賤人和你毫不相干！』

我這時忍不住吐出了一個鋒利的回答：『那個下賤的婢女不見得就比你壞。』

我看見母親的細長的手指抓起了那把沈重的杓子，接着我的左手竟感到一下銳利的痛楚。我們的眼光遇在一起。她的膀子停住不動，她的眼光移到白桌布上面濺的血點上。杓子從她的手裏落了下來，她閉了眼睛，她的身子無力地躺倒在椅子上。

我本打算馬上跑過去服侍她，但是憤怒和羞辱打消了我的這念頭。我不說一句話，

拿起那個沈重的鹽瓶，向着那面法國大鏡子用力地擲去。鏡子打破了，母親聽見聲音驚惶地睜開了眼睛。我站起來一聲不響地走出了這屋子。

我走進母親的病房的時候，我的心跳得很厲害。我怕她不高與我去打攪她，因為那過去的陰影還隔在我們母子的中間。然而她却靜靜地躺在床上，顯然並不會注意到我走進去。我在床邊坐下了，默默地過了好些時候。母親好像是熟睡了。房間裏的黑暗不住地在增加，我還得在這椅子上坐一個整夜。突然我聽見她的微弱無力的聲音在喚「沙夏。」我俯着身子看她。她說：「我要喝水。」我把杯子送到她的唇邊，她微微掉開她的頭，輕輕地說：「冰水。」我便動身走出房去。「沙夏，」我聽見她在後面叫我，我急忙輕腳輕手地走到床前。我把臉挨近她的臉，挨得很近，才聽得清楚她的細弱的聲音：「幫忙我向裏邊翻身。」我溫柔地抱着她的瘦弱的身子，這時候一個極大的渴望抓住了我，我真想吻她的手，跪下去求她的寬恕。我和她挨得這麼近，我的心裏充滿着愛慕和憐憫。但是我

不敢吻她——我們中間已經生了隔膜。我愛慕地把她抱在我的懷裏，只抱了一秒鐘，我怕我這時的感情的激動會驚動她。我輕輕地把她的身子向裏邊放下，就慢慢走開了，同時我覺得有什麼神奇而又是確實的東西在這之間離開了她的身體。

幾分鐘以後我拿了一杯冰水回到房裏來，我把杯子送到她的嘴邊，然而她似乎一點也不覺得。我奇怪地想道：『她不能夠這麼快就睡熟了。』『母親，』我輕輕地喚她。沒有回答。『小母親媽媽！』她好像不聽見似的。一陣恐怖壓倒了我，我便大聲叫起來：『親愛的，親愛的！』我把我的熱嘴唇壓在她的臉上。過後我才覺得一隻手挨着我的肩頭，我聽見醫生的穩重的聲音：『孩子，你不要傷心。她已經過世了。』

四

『年青人，醒起來！你做什麼嘆氣？』我莫名其妙地掉過頭去，正看見我座位後面一個黑人勞働者的粗魯而不兇惡的面孔。

『呵，沒有什麼，我剛剛在做夢，』我這樣回答。我不願意多談話，便故意裝作專心看書的樣子。

這英國話來得多麼奇怪！就和我來到美國一樣地突然。我母親去世後過了半年，教育當局常常威嚇我，說我有『危險的傾向』，要給我一張品行惡劣的證書，使我以後沒有獲得職業的機會，不管我的成績是怎樣地優良。接着我又和我的監護人拉山舅父大吵了一頓，使得我的處境更加難堪了。因此我就決定到美國去。我想，在海洋的那邊就有那一個光榮的自由國家，那崇高的建設的土地，在那里每個人都充滿着人的尊嚴昂頭地邁步——我的青年的夢想就這樣實現了。

現在我是在美國，在這幸福的土地上了。幻滅，失望，毫無效果的掙扎……我腦裏的萬花筒把牠們全都展現在我的眼前。我看見我自己坐在聯合廣場公園裏的長凳上面，和密海爾兩人（他們是我的同居的朋友）擠在一起。晚風掃過這憂鬱的公園，把寒氣浸進我們的骨頭。我白天到處尋找工作，都沒有結果，弄得人勞瘁不堪，這時候又餓又

乏。我一看見這兩個朋友，我的心更沉下去了。「什麼也沒有，我們白天踏遍街市後夜晚在公園裏聚齊，那時候，每個人帶着不快的臉色報告說：『什麼也沒有！』」費加在不舒服的睡眠中不住地呻吟着，他的手老是在揉他的膝頭。我抬起落在座位下面的報紙來，蓋在他的腿上，把另一頭塞在下面，讓他的兩腿壓着。但是突然一陣狂風吹來，就把報紙拉開，捲到黑暗裏去了。我埋下頭去把他的帽子按緊一下，他那可怕的蒼白色的面孔把我也駭呆了。只有幾個星期的功夫就把這玫瑰色臉頰的肥胖的青年變成了這樣子！可憐的人，沒有人要他的勞力。呵，倘使他的母親知道她辛辛苦苦養大的孩子在公園裏過夜的話，她不知道會多麼心痛。……我覺得有什麼痛楚。那是什麼呢？一個人俯着身子看我，黑發聳的一大團在暗夜裏動着。我半昏迷中看見一隻膀子揮來揮去，畫着短短的半圓形弧線向着什麼地方重重地敲打，牠每動一下，我就感到一陣痛楚，好像挨着皮鞭似的。呵，我的脚底好痛！我連忙驚惶地跳起來。一隻粗壯的手抓住我的喉頸：我看見面前站着一個警察。

「你們是小賊嗎？」他咆哮地問道。

密海爾睡得迷迷糊糊地回答道：「我們俄國人找工作。」

「出去滾開！」

我們默默地急忙走出去了，我和費加走在前面，密海爾一歪一倒地跟在後面跟着。燈光矇矓的街上顯着冷清清的樣子，偶爾有一兩個快步的行人，衣服裹得緊緊地，神秘地在街角一現就過去了。從灰色的入行道上揚起了一股一股的灰塵被風捲着，吹到遠方去，於是成了螺旋形向上面昇去了，跟着又來了第二股窒息人呼吸的塵霧。不知道從什麼地方來的一股折磨人的香味進了我的鼻孔。「第二道街的麵包店，」費加提醒我說。我們的脚步不自覺地加快了。我們聳起肩，低着頭，身子戰抖着，走到了包爾利街。密海爾老是留在後面。「倒楣，我不舒服，」他趕上了我們，就這樣說，這時我們剛走進了一條開着的門道。我們把衣袋裏仔細檢查了一下，三個人的財產合起來只有一角二分。密海爾得找一個有床的地方睡覺才行，我們便決定把一角錢分給他。剩下的二分錢買了香烟。

來我們三個人平分，至於多餘的一根也由每個人輪流抽幾口，我和費加就睡在市政廳的石階上。

「披特——斯——堡！披特——斯——堡！」

查票員的粗暴的聲音把我從迷糊中猛然驚醒了。這長遠的旅程雖使我十分焦急，但是一旦知道自己達到了目的地，又覺得完全沒有準備，反而因此恐懼起來了。我慌忙站起來收拾行李，然而我看見別的乘客都坐着不動，便又連忙坐下，恐怕我的激動被別人看出來。爲了掩飾我的張惶起見我就掉頭向着開了的車窗。濃密的黑煙掩蔽了天空，使得晨光也帶了陰暗的灰色。煤灰滲在空氣裏，叫空氣也變重了；氣味簡直叫人發嘔。遠遠地從巨大的火爐裏吐出了無數的火柱來，灰白色的火光照亮了一排傾圮破陋的木屋。這是工人的住家，就是那般工人，他們創造了披次堡的工業的光榮，他們栽培了披次堡的百萬富翁，他們豢養了卡內基，福利克一流的人。

這景象使我對這倒錯的社會正義起了深的憎恨，是牠把人類的需要變換成了一個慘苦的勞工的地獄。牠奪去了人的靈魂，使他一生得不着一線陽光，叫他過着比禽獸的還低賤的生活，在天堂的幸福和地獄的苦刑這兩塊磨石中間牠把血肉磨成了鋼鐵，把人命磨做了黃金，黃金，無數的黃金。

呵，偉大的，高貴的人民！然而以奴隸生活為滿足的行為果真算是偉大，高貴嗎？不，不；他們覺醒起來了！覺醒起來了！

戰場

莫嫩加拉河滿足似地和平地伸展在我的眼前，河水在陽光裏閒懶地起了漣波，溫柔地發出低唱，應和着那朝霧籠罩的岸上的樹木的私語。然而對岸却現出了一幅和這完全相反的圖畫。離河邊不遠聳起了一道高的板牆，上面裝設着鐵絲網，還有那戰時用的守望塔和礮壘更把這威嚇的氣勢顯得兇猛了。這兇惡的板牆帶着一千隻凹眼俯視着我，「福利克砲壘」這名稱把牠那故意殺人的目的正確地表現出來了。許多羣激動的人就聚集在河流跟砲壘中間的空地上面，把空氣裏充滿了各種吵鬧的聲音。人們抬着文奇斯脫式快槍急急走過，他們的臉很骯髒，眼光很勇敢却又帶着焦慮。大炮的黑洞眼從工廠的天井裏露出來，拆卸了的胸牆阻礙着通路，地上到處都是燃燒的灰燼，空

炮彈，煤油桶，破碎的火爐和一堆一堆的鋼鐵。這地方看起來像是一個發生過血戰的戰場——這是我們現代工業生活的象徵，這又是一場殘酷的鬥爭的象徵，在這鬥爭中，那強壯的工人是強者，但是他往往敗北，因為他的行動懦弱。然而碼頭上「品克頓」船隻的燒焦的船身和濺滿了血跡的跳板，却又證明出來那真正的強者，那勇敢的受難者也曾得過了一次勝利。

一羣工人走近我的身邊。他們是高大強壯的漢子。他們的脚步和態度上都表現出一種自覺的堅強的力量。每個人都拿了一件武器：有的拿着文奇斯脫式快槍，有的拿霰彈槍。我看見有一個人拿了一支發亮的海軍式連發手槍。

「你是誰？」這個人嚴厲地問我道。

「一個朋友，一個來客。」

「你有證明書或會員證嗎？」

我的信物使他們滿意以後，他們就放我再往前走。

在一個工廠天井裏我遇見一大羣各種各樣的男子和女人；那個短小寬臉的斯拉夫人，站在他那高大的美國的罷工伙伴的身邊；一個黑臉濃鬚的意大利人正向着一羣激動的同鄉一面做手勢一面講話。大多數的人都向着一個新搭的演講台擠去，演講台上面正站着一個肥胖結實的男子。

我也擠上前去。「各位，聽着，聽着！」我聽見了演說者的聲音。「各位，我只說幾句話！你們大家都知道我是誰，是不是？」

「不錯，不錯，執行官！」幾個人這樣叫着。「說下去！」

「不錯，」演說者繼續着說，「你們都知道我是誰。我是你們的執行官，本西法尼亞州，阿利根尼郡的執行官。」

「快說下去！有一些人等不得叫起來了。」

「各位，倘若你們不打岔我，我就要說下去。」

「噓——噓！不要吵！秩序！」

那個演說者向前移動了幾步，站到演講台邊上。「和姆司德的人們我做執行官的，我的神聖的職務是在維持和平。你們這城市如今陷在無法律的混亂狀態裏面了。我已經請求州長派了軍隊來，我希望——」

「不要！不要！」許多抗議的聲音響起來了。「你這混蛋！」一陣吵鬧就把執行官的話語淹沒了。他急得把拳頭捏緊亂搖，把腳在演講台上頓得響，他向着羣衆大叫，然而他的聲音依舊消失在一般喧擾中去了。

「阿頓奈爾？阿頓奈爾！」從各方面來了喊聲。這聲音漸漸變成了一個大得驚人的合唱：「阿頓奈爾！」

我看見衆人擁戴的罷工領袖敏捷地走上了演講台。全會場突然靜寂起來了。

「弟兄們，」阿頓奈爾以迎合人心的態度和流利的辯才開始說話，「我們已經得了一個崇高偉大的勝仗，把公司戰敗了。我們已經把那般「品克頓」侵入者趕出城去了。」

「打倒兇手！」

「不要響！秩序！」

「你們打了一個大勝仗，」阿頓奈爾繼續說下去，「一個偉大的，極有意義的勝仗，這樣的勝利是空前的，勞動鬥爭的歷史上還不會有過。」

響應的歡呼聲打斷了演說者的話頭。但他馬上又接下去：「然而你們應該表示給全世界看：你們要維持和平與秩序的，同時你們也要保持你們的權利。那些「品克頓」是侵入的流氓。我們爲了保護我們的家庭起見，我們把他們趕跑了；我們做得不錯。然而你們是守法的公民。你們尊重法律和國家的威權。只要你們的行爲正當，你們的鬥爭就會得着輿論的贊助。朋友們，現在時機來了！」他便帶着熱誠的樣子大聲叫道：「現在時機來了！歡迎軍隊來！他們並不是福利克派來的！他們是人民的軍隊，他們是我們的朋友！讓我們把他們當作朋友來歡迎！」

對於這個勸告，有的人拍掌喝彩，有的人就發出了不能忍耐的反對聲。有些高高地

舉起手憤怒地辯駁着，羣衆前後地擠動起來，隨後就分裂成幾個激動的集團。於是一個高大的黑臉漢子在演講台上出現了。他的洪亮的聲音漸漸把羣衆吸引到演講台前。騷動慢慢兒平靜了。

『各位，不要相信那番話！』這個演說者向着聽衆搖動他的指頭好像想加重他的警告的力量一般。『你們萬不可相信軍隊是來和我們做朋友的。阿頓奈爾先生的話固然好聽，然而那番話會叫我們上大當。弟兄們，記着我告訴你們的話。軍隊並不是我們的朋友。我現在向你們說的話，我自己的的確確是很明白的。他們來這裏，是因為那個可惡的兇手福利克需要着他們。』

『聽！聽！』

『真的！』那個高大的漢子繼續着，他的聲音帶着感情而顫動了。『我可以告訴你們這是怎麼一回事。執行官這壞蛋要求州長派軍隊來，是那個可惡的福利克給他錢要他這樣做的。我敢說這是真話！』

「不是的！不！」吵鬧聲又起來了，然而我能夠聽見演說者的聲音壓倒這喧鬧而清晰地響着：「是的，福利克賄賂了他。你們都知道這個胆小的執行官。我告訴你們，你們萬不可讓軍隊開來。起初只是他們來，過後破壞罷工的傢伙也就出現了。你們願意那般傢伙嗎？」

「不！不！」羣衆怒吼起來。

「好，倘使你們不願意那般可惡的騙子，你們就不可讓軍隊開來，明白嗎？倘若你們不照我的話做，他們就會把你們從家中趕走，這家庭是你們用了血做代價換來的。你們的妻子，你們的兒女都會被他們趕出去，而且連這些地方（他指着工廠的那一面）他們也不許你們逗留一下。倘若你們不小心，他們一定要這樣地對付你們。我們在這些工廠裏面流過了血汗，我們的弟兄們死傷在這裏面，我們把這鳥公司弄發財了，現在他們却請軍隊來預備向我們開槍，就再幹那般「品克頓」流氓想做而失敗了的事情。現在你們還要歡迎軍隊嗎？我告訴你們，不要讓他們來！」

這個演說者在聽衆的呼叫聲中離了演講台。

「麥克納基！老實人麥克納基！」人羣的外層裏有一個人這樣叫着，於是衆人齊聲響應起來：「老實人麥克納基！」

我急忙跑過去看那個很得和姆司德民衆擁護的市會議員的風姿，他自己也是卡內基公司的一個小職員。這一個面貌和善身材高大的漢子在人叢中擠着往演講台前走去，衆人都向着他點頭微笑讓路給他。

「我並沒有預備好什麼演說，」這個市會議員緩慢地開始說道，「然而我想對你們說，我不明白你們怎麼樣去反抗軍隊。剛纔那位弟兄所說的話自然很有道理。可是他忘記告訴你們一點小小的事情。這就是「怎麼樣？」他怎麼樣可以不讓軍隊開進來？這就是我想知道的一點。我也怕讓軍隊進來不會有好結果。破壞罷工的人也許就會藏在後面。然而不讓軍隊進來也是不行的，你們不能反抗他們。他們並不是「品克頓」。而且我們也不能夠反抗本西法尼亞州政府。也許州長不派軍隊來也說不定。然而倘使他果真

派了軍隊來的話，我以爲我們最好的辦法還是把他們當朋友看待。我相信我們就只有這條路可走，我要說的話就只有這一點兒。」

羣衆散開了，給他這樣一說，大家都現了垂頭喪氣的樣子。

披次堡的精神

一

那兩個好像是孿生弟兄一般的城市在俄海阿河岸上突出來，像一個巨大的蜂房，散布着熱烈活動的氣息，使空氣中充滿了活躍的生命。無數的人羣匯成了一股洪流，不停息地流動着，在一處會合起來，在他處又分散成幾股支流，依舊不停息地流着，接連地越過牠們的逕路，拖了無數彎曲錯綜的水道和無數尖頂圓頂的建築物在牠們的後面。牠們的巨大的影子掩蔽了金光燦爛的俄海阿河，河水曲折地流着，很艱難地彎彎曲曲地通過牠的逕路，時而擁抱着河岸，時而驚恐地隱藏起來，後來又胆怯地伸手去挨那個把火與烟噴到蜂房裏去的盛怒的怪物。一片濃霧，使人覺得難堪的，使人灰心落胆的，低

垂在這一切的上面——這便是充滿着黑暗與寒冷的我們的生存的象徵。

這是披次堡，美國工業制度的心臟，牠的精神決定着這個偉大民族的生活。披次堡的精神，這個鋼鐵的城市，牠的產物就像鋼一般冷，鐵一般硬。這就是這偉大共和國的主音，牠支配着其他一切的諧音，破壞了和諧而奏出吵鬧的調子。牠的所謂自由的火炬不過是工廠裏的爐火，只知燒毀，破壞，蹂躪一切：這是一個有全國這麼大小的火爐，在那裏面生產者的骨髓和肢體，精力和血液被鍊成了柏塞麥式鋼，製成了鐵甲，鑄成了殺人的機器，由財神的高級僧侶卡內基，福利克一類人的手把牠們供奉在財神的神位前。

這鋼鐵城的精神就是卡內基公司與和姆司德工人間的交涉的特徵。亨利·福利克握着統治卡內基公司的全權，把這火爐的精神體現了出來，他便是這商業的活的表徵。工人們打退「品克頓」以後曾向公司表示願意講和，但是意外地遭公司拒絕了。福利克向工人發出哀的美敦書：鋼鐵工人的團體必須完全地，絕對地解散，縱然爲這事情會

流盡和姆司德工人全體的血，也不顧惜；公司只肯與個別的工人交涉，而這工人必須接受公司所提出的條件，不能有絲毫的疑問與討論；他，福利克，決定僱用不參加工會的工人繼續開工，他甚至預備借用本州與合衆國的聯合的軍力，來達到這目的。工人若不服從他的命令在減縮工資的新規則下面復工，便會即刻被公司開除，而且應該馬上離開公司的房屋。

二

和姆司德城內一條陰暗僻靜的巷子裏有一所破舊的木頭平房。約翰生的寡婦領着她的四個小孩住在裏面。六個月以前起重機斷了，把她的丈夫埋在兩百噸重的金屬下面。屍首被抬進她的家裏來，那時候她已經發了狂，不肯承認這殘廢的肢體就是她的肥大強壯的「傑克」。這以後幾個星期裏鄰人們不斷地聽見她的瘋狂的叫號：「我的丈夫！我的丈夫在哪里？」然而那般善良的鄰人們的愛憐的看護，竟使這可憐的婦人多

少恢復了一點她的理性。她最近帶了四個小孩去見福利克，居然被他接見。她跪下去哀求福利克不要把她趕出房屋去。她訴說，她的丈夫死了，她付不出房租，孩子又太小，不能夠做工；她自己連走路也感困難，更不用說做事。她以為福利克是很仁慈的，福利克答應為她盡力設法。她的鄰人們催促她趕快向公司要求賠償損失。她也不聽她們的話。她丈夫的朋友告訴她說：「那付起重機早已壞了；政府的視察員斷定牠不能再使用。所以你丈夫——」但是福利克先生是個好人，起重機的好壞他一定知道得很清楚。他不是說過這全是她丈夫自己不小心嗎？

對於那位善心的福利克先生允許她拖欠房錢的事，她覺得非常感激。她以前很害怕人家會給她奪去這小小的住家（在這家裏她和她那死去的丈夫過了好些情愛的日子），又怕她的小孩會被趕到街上去。她決不會忘記祈禱上帝降福給那位善心的福利克先生。她每天就把她 and 那位偉人會見的故事反覆地說給鄰人們聽；他如何親切地接見她，又如何單純地和她談話。她說：「他就和我們普通人沒有兩樣。」

她現在正和鄰人瑪利講這奇異的故事，那個駝背的婦人已經聽她說過二十遍了，可是興味並沒有減少。單認識一個會見過鋼鐵大王的人，也不是尋常的事情；而且這個人還和那位大人物對面談過話！

『我說：「親愛的福利克先生，……」約翰生的寡婦這樣敘述道，『我說「親愛的福利克先生，請你看我這幾個可憐的小天使」——』

門上起了叩聲，把她的話語打斷了。『一定是獨眼的開特，』她覺察道。於是她高興地叫起來：『進來！進來！』她又嘆息地說：『可憐的開特！她的男人得了肺病。我怕他不會活到多久。』

一個身材高大面目兇惡的漢子站在門口。他後面跟着兩個同樣的人。她大吃一驚，就從椅子上站起來。一個小孩開始哭着，連忙跑過來躲在他母親的背後。

『太太，對不起，』那個高大的漢子說。『不要怕。我們是執行官派來的。把這個讀讀看。』他拿出一張公文模樣的紙來遞給她。『我們奉着命令叫你騰出房子。太太，很抱歉，

然而請你準備快點，我們還有十二家要——」

一個尖銳的叫聲響起來。這個可憐的寡婦無力地倒在公差的懷裏。

三

披次堡的華麗的住宅區東頭，躺在午後的陽光裏，那寬廣的馬路看起來很涼爽而引誘人。路旁的樹木把牠們的影子投在車馬道上，微微地互相點頭招呼。馬車接連地在路中馳過，馬披着華麗的馬衣，僕役穿着漂亮的制服，這些更給這美麗的圖畫添了色彩和生命。一隊人馬走過我面前。太太小姐們的笑聲是快活而安閑。她們的快樂使我很氣惱。我想着和姆司德的事情。我的腦裏現出了那陰氣森森的板牆，防禦物和大炮；接着是那寡婦的可憐的樣子，我聽見她的小孩在哭，我又聽見一聲悲慘的哀叫……

然而這里却只有快樂和笑聲。紳士們很高興，太太們很快活。貧困與需要是和他們不相干的。平民只配做他們的奴隸，來養活他們，給他們修造美麗的宮殿，自己却只得着

一點施捨的麵包皮。『我給你們什麼，就拿什麼！』福利克這樣命令着。看，這里不是福利克的府邸嗎？一個很華麗的地方，有大花園，有倉庫，有馬房。單是馬房就比那個寡婦的住家舒服得多。呵，生活本可以是舒服，美麗的。爲什麼牠不應該如此呢？爲什麼還會有這麼多的貧困和鬥爭呢？我的周圍充滿着陽光，花草以及種種美麗的東西。這才是生活！快樂與和平……然而事實並不是這樣。……那些太太小姐們坐在馬背上笑。她們會想到人民的慘苦嗎？也許她們在笑我。笑罷！笑罷！你們看不起我！我是屬於人民這方面的，你們却是福利克那方面的。好罷！不久也該我們來笑了……

晚上我回到披次堡，便知道卡內基公司與罷工工人協議委員會間的會議已經停頓，因爲福利克不肯考慮工人的要求。最後的希望也失掉了！主人下了決心要來剿滅他的反叛的奴隸了。

行 動

在會客室的左邊，福利克的辦公室的門開了一下，那個黑人聽差走了出來，這時候我瞥見了一個身體結實的黑鬚的人坐在桌子前面。

『福利克先生有事情，他現在不能夠接見你。』黑人說着就把名片退還給我。

我接過了名片，把牠放回在袋裏，慢慢地走出了會客室。但是我突然轉過身子迅速地走回裏面去，我穿過隔在書記和客人中間的那一道門，一把推開那個吃驚的聽差，急忙走進左邊的辦公室，站在福利克的面前。

起初那透過窗戶射進來的日光使我的眼睛看不清楚。我漸漸看出來兩個人坐在長桌的另一頭。

「福利——」我開始喚他的名字。我看見他臉上現了恐佈的表情，我就馬上閉了嘴。他顯然知道他是難逃性命的了，所以有着這種死的恐懼。「他明白了！」這個念頭像電光似地在我的腦裏一閃，我很快地取出那支連發手槍。我舉起槍，我看見福利克把手抓住椅子扶手預備站起來。我向着他的頭瞄準。我想：「他穿得有鋼甲也未可知。」我撥着槍機，他連忙恐懼地把臉掉開。火光一亮，高大的屋子裏彷彿回響着大炮的聲音。我聽見一聲尖銳的哀叫，又看見福利克跪在地上，把頭靠着椅子扶手。我的心很平靜，我專心地注視着這個人的一舉一動。他倒下來，頭和肩都躺在那把大安樂椅的下面，不動又不響。我疑惑：「死了？」我必須確實證明才行。我和他中間隔了二十五尺的光景。我向着他走了幾步，突然另外的那一個人撲到我的身上來。我簡直把他忘記了，這時候我却不得不掙脫他的手。他的身材又瘦又小。我不想打傷他：我和他沒有一點關係。我突然聽見一個叫聲：「殺人呀救命！」我分辨得出是福利克在叫喊，我的心依舊很冷靜。我想：「還活着？」我便推開那個瘦漢子，向着福利克的爬動的身子又放了一槍。我的手被那個瘦

漢子打了一下——子彈就滑開了！他扭着我的身子，我們就糾纏着在房裏轉來轉去。我一面想弄倒他，一面却窺着他的膀子和身體中間的空隙，就把手槍靠着他的腰向着蹲踞在椅子背後的福利克描準。我撥動槍機。槍機響了一下——却沒有子彈出去。那個瘦漢子依舊抓住我，我便用力去扼他的咽喉，然而一個沈重的東西突然從後面打到我的頭上來。一陣劇烈的痛楚刺激着我的眼睛。我倒在地板上，微微覺得手槍從我的手裏滑開了。

「鐵鎚在什麼地方？快打他！」混雜的聲音在我耳裏響着。我掙扎着想站起來。許多個身體的重量壓在我的身上。呵——這是福利克的聲音！他沒有死？……我用力向着那聲音來的方向爬過去，把那些抓住我的身子的人也拖了過去。我必須把袋裏的匕首拿出來，我果然把牠拿在手裏了！我接連地用牠去刺窗前的那個人的腿。我聽見福利克發出了痛苦的哀叫——又響起了許多人的叫喚和跑步聲——我的兩膀都被人拉着，扭着。他們把我從地板上抬起來。

警察，書記和穿着套褲的工人一齊把我圍住。一個警察抓住我的頭髮拉起我的頭，我的眼睛正和福利克的遇着了。他站在我的面前，幾個人扶着他。他的臉上帶着死灰色，黑鬚上染了一些血跡，血還從他的頸項裏流出來。我起初感到一種類似羞愧的感情；但是過後我却爲這種感情十分氣惱，我爲什麼羞愧呢？這是一個革命者不應該有的。我帶着傲慢的憎恨直視着福利克的臉。

「福利克先生，你認出這個人就是謀刺你的兇手嗎？」福利克無力的點了點頭。

街上擁擠着一大羣激動的人和警察同路的一個便衣青年溫和地問我道：

「你傷了嗎？你在出血呢。」

我伸手摸我的臉。我不覺得一點痛楚，然而我的眼睛有一種奇特的感覺。

「我的眼鏡失掉了，」我勉強地說。

「你的頭沒有失掉，還算你運氣好！」一個警察在旁邊粗暴地接口道。

逼供

一

鑰匙的聲音漸漸消滅了。脚步聲也消失在遠處。警察們也都走了。一個人靜靜地在着，究竟要舒服一點。他們的傲慢的注視和愚蠢的問題，圈套和威嚇——這一切是多麼討厭！現在我覺得完全不關心似的。我直挺挺的躺在牆邊的木頭長凳上面，馬上就睡熟了。

我醒來時，覺得又倦又冷。周圍只有靜寂和黑暗。這是在夜裏嗎？我用手緩慢地摸索。有什麼又濕又黏的東西挨着我的臉頰。我突然驚懼起來，縮回了身子。這監房是潮濕發霉；惡臭的空氣使我作嘔。我用腳慢慢地踏那地板，身子再向前移動，很仔細地注意着。我

抓住鐵格子。我覺得那確實是鐵的東西了，我才把嘴壓在門上，從那窄小的空隙裏短地呼吸了幾口氣。我覺得很熱，出着汗。我的咽喉乾燥得要破裂了；我實在忍受不住。「水！我要喝水！」這聲音很使我吃驚。是我在說話嗎？這音響滋着，從一個走廊到另一個走廊，撞在對面屋頂下的角落裏；牠又再往下爬，鑽入遠處的洞穴裏，於是猝然停止了。

「喂，你爲着什麼事進來的？」

這聲音像是從走廊的各方面同時發出來的。然而我聽見人聲，心也就有些安定了。現在空氣似乎也好受一點，不再像先前那樣使人難呼吸了。我開始看出對面一排一排監房的輪廓來。門口都有着黑暗的影子。裏面的囚人的形狀就和那些不停地在籠子裏跳動的野獸沒有兩樣。

「你爲着什麼事情進來的？」這聲音是從我這一面的監房裏來的。「喂，你不能够講話嗎？喝醉了酒，是不是？」

我爲着什麼事情進來的呵，不錯！就是福利克。然而無論如何我不會在這裡住多久。他們不久就會把我帶回去——他們會叫我站在牆邊——也許就像這樣的一堵黏土的牆。他們會縛住我的眼睛，那里還有兵士……不，他們要絞死我。好罷，他們把我帶出這里的時候，我也會高興的。我現在口乾得很。我悶得透不過氣來。

……鐵格子門的挺直的鐵條漸漸陰暗起來，於是溶化成了一條，交叉地嵌在上面和側面的窗格的中間。牠像一付絞刑架，還有一個人正在把木樁打進土裏。他小心地把牠靠在牆上，去拾起一把鐵錘。他又把一隻腳放進洞裏。這是那個木匠！他打中了我的頭。也是從後面打的，這個胆小的人。只要他能夠明白他自己究竟做了一件怎樣的傻事呵！他是人民中間的一個；我們必須到他們中間去，教導他們。我希望他會抬起頭往上面看。他不知道他的真正的朋友。他有着一個寬背，樣子就像一個俄國農夫。他的膀子上有那麼多的毛！我只希望他抬起頭來……他現在把木樁打進了土裏；他在踏緊周圍的泥土。我想他掉過身子的時候，我會捉住他的眼光。呵，他簡直不看我這一面。他的眼睛老是往

視着土地。他簡直和俄國農夫沒有分別。他又往後退了幾步，帶着批評的神氣，考察他的工作。他似乎很高興。這十字樁看起來很奇怪。橫的一根太長，完全不合比例。我怕牠會斷。從前我哥哥給我看過一張圖畫，畫着一個人懸掛在一根樹枝上面，畫題是司頓加拉進的處刑——我那時候的感覺我如今又記憶起來了。「樹枝不會斷嗎？」我這樣問道。母親就回答說：「不，沙夏；司頓加——呵，他一點也不重。」我不明白她爲什麼要和馬克辛交換了一瞥古怪的眼光。母親憂愁地微笑着，不肯給我解釋。於是她掉頭去對我哥哥說：「馬克辛，你不該把這種圖畫給沙興加看。他年紀還太輕。」「媽媽，他已經到了應該知道司頓加是一個偉人的年齡了。」「什麼！你這小糊塗！」父親生氣地罵起來，「那是一個兇手，一個匪徒。」然而母親和哥哥却勇敢地替司頓加辯護，父親就專制地結束了這次的爭論。他叫道：「現在不許再說一句話！我不願意再聽見人說起那個犯法的農夫。」他這舉動把我深深地激怒了。這種意見的分歧弄得我十分莫明其妙。無論誰都能夠說出一個兇手和一個偉人中間的差別來。爲什麼他們三個人的意見就不能夠一致呢？

最後斷定：司頓加一定是一個好人。母親決不會爲一個絞死的兇手流淚，然而我看見她望着圖畫的時候，她却偷偷地揩她的眼睛。不錯，司頓加·拉進定是一個高貴的人。我也哭起來，我哭我自己以前居然不知道那件說不出的罪惡，我奇怪我怎麼能夠寬恕「他們」殺死司頓加的事情，我奇怪爲什麼那根細弱的樹枝會載得起他。牠爲什麼不斷呢？……他們爲我預備的絞刑架恐怕載不起我的重量。他們會把我像司頓加那樣的絞死，也許將來有一天一個小孩會看見那幅圖畫——他們會叫我做兇手——只有少數的人才明白真相——而且那幅圖畫會畫着我吊在……不！他們不會把我絞死！

我伸手去摸我的衣襟，我明白硝酸甘油的彈藥筒還安全地在夾裏中間，我不覺非常高興。我望着我想像中的那個木匠微笑，你們的準備都是沒用的！我自己已經把那件事準備好了。不，他們決不會絞死我。我的手撫摩着那細長的管子。動手罷！造你們的絞刑架罷。怎麼，那個人穿着他的上衣。難道他已經做完了嗎？他現在掉轉身子了。他筆直地望着我。怎麼！這是福利克！他還活着……

我的頭腦燃燒起來了。我把頭緊緊靠在鐵格子上面，猛烈地呻吟着。他活着？我失敗了嗎？失敗了嗎？

二

沈重的脚步声更逼近了；鑰匙的響聲也變得更清晰了。我必須鎮定自己。我不能夠讓那些嘲笑的，敵視的眼睛看見我的苦痛。牠們能夠減輕這種可怕的不安的心緒，然而我必須做出毫不在乎的樣子。

他們問我肯「和長官一道進餐嗎？」我拒絕了，只要求給我一杯冷水。那可以；但是長官想先和我談談。一邊一個警察押着我經過螺旋形的走廊，最後走到上面長官的辦公室裏面。我的心裏充滿着逃走的念頭，我仔細地留心着周圍的情形。我是在一間陳設華麗的寬大的房間裏，窗戶開得異常高，上面蓋着厚的窗簾。我站在一排黃銅欄干前面。欄干裏放着一張寫字台，旁邊坐了一個中等身材的漢子，顯然是一個愛爾蘭人，他正在

翻閱一些紙件。

「早安，」他高興地招呼我。「請坐，」他在裏面指着欄干外面的一把椅子。「我聽說你要水喝？」

「不錯。」

「我先有幾個問題問你。沒有什麼要緊的事。關於你的家世，你知道。不過是手續罷了。請你明白地回答，過後不論你要什麼我們都會給你。」

他的態度很客氣，差不多到了討好我的程度。

「那麼柏克曼先生，告訴我，你的姓名是什麼？我指的是你的真姓名。」

「那就是我的真姓名。」

「你是說你送給福利克先生的名片上就用着你的真姓名嗎？」

「我用的是我的真姓名。」

「那麼你是一家紐約職業介紹所的代理人嗎？」

「不是。」

「你的名片上不是這樣寫着嗎？」

「那是爲了希望福利克接見的緣故。」

「那麼你用「亞歷山大·柏克曼」這姓名也是爲着希望他接見的緣故嗎？」

「不是。我用着我的眞姓名。我的意思是：不論將來會有什麼事情，我決不能夠連累他人。」

「你是一個和姆司德的罷工工人嗎？」

「不是。」

「你爲什麼刺殺福利克？」

「他是一個人民之敵。」

「你和他有什麼私怨嗎？」

「沒有。我把他當做一個人民之敵。」

「你從什麼地方來的？」

「從車站。」

「喂，柏克曼先生，你應該坦白地說話，我是你的朋友。我打算給你一個好的舒服的

監房。先前的那間——」

「比俄國監獄壞得多，」我氣憤地打斷了他的話頭。

「你在那里住了多久？」

「什麼地方？」

「俄國監獄裏面。」

「我以前從沒有進過監獄。」

「喂，柏克曼先生，說真話哪。」

他向着站在我椅子後面的警察做了個手勢。那人就去把窗簾拉開了，陽光鮮明地射進房裏來。我不住地望着壁上的掛鐘。短針指着五點。寫字台上面的日曆是七月——

二十三日——星期六。我被捕以後，不過才三個鐘頭，在監房裏却覺得過了很久很久了。

……

『你對我應該十分坦白，』問官又說。『關於你的事情，我知道得比你所料想的更多。我們已經捉到了你的朋友拉克——麥托夫。』

對於這種愚笨的圈套，我忍不住要笑了。我在披次堡頭一夜所住的旅館裏，用的姓是拉黑麥托夫，這是巧爾尼雪夫斯基的小說何爲裏面的主人公。

『是的，我們捉到了你的朋友，你的事情我們全都知道了。』

『那麼你爲什麼還要問我呢？』

『你不要裝作聰明。快回答我的問題，聽見嗎？』

他的態度突然改變了。他的語調裏帶了威嚇。

『現在回答我，你住在什麼地方？』

『給我一點水。我的口很乾，不能夠講話。』

「一定，一定，」他親切地回答着。「你就會有水喝。你喜歡威士忌，還是喜歡啤酒？」

「我從沒有喝過威士忌，啤酒也很少喝。我要水。」

「好，等我們的事情一完，就馬上給你水喝。那麼我們不要浪費時間了。誰是你的朋友？」

「給我水喝。」

「我們的事情完得愈早，你也愈早有水喝。我還給你預備下一個，很好的監房。柏克曼先生，我願意做你的朋友。你若是對我好，我就會照應你。現在說，你到披次堡住在什麼地方？」

「我沒有話同你講。」

「回答我，否則我要——」

他的臉因憤怒變成了紫色。他捏緊拳頭從座位上跳起來，但是他突然又控制了自己，做出安心的微笑說：

「柏克曼先生，懂事些。你看起來像是一個有知識的人。爲什麼你不帶着懂事的樣子講話？」

「你想知道什麼事情？」

「誰和你同去福利克先生的辦公室？」

我實在忍不住看這幕喜劇了，就站起來說：

「我一個人來到披次堡，我住在商人旅舍。我在旅客簿子上寫着拉黑麥托夫這個姓名，這是假名。我的真姓名是亞歷山大·柏克曼。我一個人去到福利克的辦公室。我沒有一個幫手。我要對你說的就只有這幾句話。」

「很好，很好。柏克曼先生，請坐。我們不用忙。請坐。你高興在這里多坐一會也不妨。這里還是更舒服一點。然而我打算給你預備一間好的監房。你只要告訴我，你在紐約的地址是在什麼地方？」

「我要告訴你的話都告訴你了。」

「喂，你不要固執。誰是你的朋友？」

「我決不會再說一個字。」

「混蛋，你會仔細再想一下的。警察，把他帶回去。原來的監房。」

以後接連的三天裏面，每早晨每晚，上都有一個新的問官來重演一幕這同樣的喜劇。他們輪流地使用討好和威嚇；笑和怒的方法。我依舊做出毫不在乎的樣子。然而他們不肯給我水喝；他們故意給我鹹的食物，使我口渴得更厲害。我在那張堅硬的木凳上面度過的，不眠的長夜裏，這難受的口渴熬煎着我，折磨着我，而且燃燒着我的心臟，監房裏的惡臭的空氣又窒息着我的呼吸。這墳墓中的寂寞使我十分難堪，我的靈魂陷落進了不安定的苦痛裏面。

監牢

白天裏充滿着吵鬧的聲音。人不斷地走來走去。鐵門開閉聲繼續不停地在走廊裏響着。上層監房裏起了一種有規律的脚步聲，砰砰地在我的頭上敲着，到了快要叫人發狂的程度。粗暴的叫喚在我的耳邊響起來：

「監房第十一——號！出庭去！向右邊走！」

一個囚犯急急走過我的監房。他的脚步很興奮，他帶着懼怕的樣子。

「喂，快點出庭去！」

「傑米，運氣好！」

那個人走過一羣參觀的女客旁邊，突然臉紅起來，就把臉掉開了。

這一羣參觀者正圍着一個管理員說話，裏面有一位太太向前走了幾步，手裏拿着長柄眼鏡，勇敢地注視着那個囚犯，一面問道：「看守先生，那是誰？」她突然往後退了兩步。一個人被禁卒們押着走過。他的臉上有一道深的傷口，正流着血，頭上束着縛帶。看守們兇猛地把他推進一個監房裏去，他沈重地跌下來，碰在床上。「呵，不要這樣！看着上帝的面子，不要這樣做！」那一道沈重的門關閉起來，淹沒了他的叫號。

參觀者便擁擠到那監房的門口。

「他做了什麼事情？他現在不會跑出來嗎，看守先生？」

「不會，太太，他在裏面很安全。」

女客的笑聲響起來，很清朗。她挨近鐵格子，注意地往裏面看去。一個不關心的微笑掛在她的嘴邊。

「看守先生，他犯了什麼罪？」

「太太，他偷了幾件衣服。」

女客的臉上現出了輕蔑的失望。「那個人——噯——我們昨天在報上讀到的，他在什麼地方？你知道——就是那個在報上畫圖的——他——噯——那麼殘酷地——噯——殺死了一個女子。」

「呵，那是傑克·他林。在「殺人犯部。」太太們，請走這邊。」

二

太陽慢慢地逼近我的監房裏看得見的那塊藍天了。（我的監房是在監牢的西部。）我靠着鐵格子，去接受那明媚的光線。牠們帶着溫柔的愛撫在我的臉上輕輕滑過，我覺得我的心裏有什麼東西在溶化了。我更接近那鐵門。我渴望着那寶貴的擁抱來包圍我，把牠的柔和的芳香傾注入我的靈魂。最後的光線淡了下去……然而灰色石板上面的長影子却靜靜地散佈着。吵鬧漸漸地停止了，聲音也消失了下去。我聽見那起了鏽的門

鍵在響，接着是鎖的聲音，過後就完全變成靜寂，黑暗了。

靜寂變成了淒慘而難堪。牠使我充滿了神祕的恐懼。牠是活的東西。牠緩慢地，有規律地呼吸着，像一個怪物一般。牠一起，一落，一近，一遠。現在牠緊緊靠在我的門上。我聽見牠的激動的呼吸。呵，這是看守……他的輪廓消失在半黑暗裏看不見了，然而我却看出他的白眼珠。這一對眼睛注視着我，守着我，跟着我動。當我在房裏踱着的時候，我覺得那眼光就定在我的身上。我不自覺地加快了脚步，但是我逃不開那眼睛。牠在嘲笑我。牠在我的面前跳舞。這裡那里都是牠，我周圍到處都是牠。牠時而飛上飛下，又變成兩倍，三倍。牆上現了一百多個洞，每個洞裏有一隻可怕的眼睛望着我。牠從各方面包圍着我，攔住了我的路。

我把頭埋在枕上。我睡得很不安寧，而且時時醒起來。那可怕的眼睛永遠注視着我，那一對白眼珠不停地跟着我的一舉一動而轉動。

囚犯的行列走過我的監房。兩個人一排，大家都在低聲談話。這是從全世界各地的人湊起來的極其混雜的一羣。美國西部的土著，面貌魯鈍的「本西法尼亞的德國人」默默地慢慢走了過去。意大利南部的人，黑眼睛的矮胖子，臉上帶着伶俐的，容易猜疑的表情，用興奮的快步子走路。瘦長的西班牙人，顏色淺黑，面貌文雅，帶了捺住的輕蔑的眼光向四周看。每個人走過我的門前，總要偷偷地向我的監房看一兩眼。這行列的末一個是年青的黑人，他一個人走着。他粗魯地向我點頭，微笑，露出了一排雪白的牙齒。看守走在最後。他在我的門前站住了，他用他那鋒利的眼光嚴峻地批評地打量着我，一面說：

「你可以加入。」

監房被打開了，我加進了行列裏面。黑人和我站在一排。他馬上忙着和我談起話來。他說他很高興，他們到底允許我「加入」了。無緣無故地取消我四天的運動時間，這是

可恥的事情。他說現在他們會「把那守夜狗弄走了。一定是害怕自盡。」

他的話語滔滔不絕；雖然我明白地露出⁴不想談話的神氣，他似乎也毫不措興。他問我想不想找支紙煙？可以在監房裏抽煙的。只要有「洋鈿」人便買得到「香煙」；除了酒外，什麼東西都可以買。他暢談着牢裏的種種事情，那個長子叫做傑克·丁福，是和姆司德的工人，他向着「品克頓」丟過炸藥。傑克旁邊的那個意大利人殺了他的老婆。那邊的那個德國人是個瘋子，在睡夢中扼殺了他的兒子。這個多嘴的同伴又自動地告訴我，他也在等候審訊。不過是第二等的殺人罪，不會被絞死。他說着一面得意地笑起來。「他的」那個人過了九天才「死脫」了……他相信他們不會絞死他。「他們不會的，」他反覆說着，快活地露齒笑了。突然間他換了話題。「喂，你幹了什麼事？只有殺人的案子才關在這一邊。你的人沒死脫嗎？」他並不等我回答，就對我說，我的事情「不要緊。」「他們不能夠絞殺你！」他說到他自己的案件，就漸漸地激動起來。他給我詳細地敘述那情形。「那個黑大漢當作我怕他。他現在明白了，」他咯咯地笑着。「我什麼人都不怕。」

我對他說：「喂，大漢滾開！你不要碰我女人！」那個黑大漢抓起切肉刀——你曉得，我們在大客棧的廚房裏面。我叫道：「大漢，丟開刀！」呀，他向我走過來。這傢伙拿刀刺我，這里，他起勁地拍他的衣袋，「我却叫那壞蛋自己吃了虧。我給他戳進他肚皮中間，先生，真的沒說謊。我真幹了。他丟了刀。我拔出刀來，差不多有兩英寸深，刀已經半彎了。我又給他戳進去。」他一面做那可怕的動作給我看。「那個黑大漢不會再和我打麻煩了。別的人也不會，我敢說。然而他們不能夠絞殺我。先生，他們不能夠，因為我的人，是兩個禮拜過後才死脫的。先生，我的運氣還不錯。」他的臉上現了一個猶笑，他的牙齒白白地在發亮。突然間他認真地問我道：「你是罷工工人？你不是？你是一個鋼鐵工人？」他很驚奇。「爲什麼你要打死福利克？」我試來給他一個解釋，這時候他却並不掩飾他的疑惑：「你怕說出來。你完全不要緊，亞歷克——這是你的名字嗎？然而你不要緊，先生，你不要緊。不要對人說。他們大半是騙子。你要當心他們。你要記住……」

銅鑼敲出了牠的深沈的低音。

「大家回監房！」

行列散開了。許多道門齊聲響起來，我又在我的監房裏面了。

四

監房裏窄凳子上面放着一隻洋鐵鍋，盛了深褐色的混合物。這是午飯，然而這「午餐」看起來並不叫人垂涎：鍋已經舊得不堪，並且起了鏽，湯的氣味也使人起疑心。油膩的水面上這里那里點綴了幾片菜蔬，就像一池死水，上面浮着綠色的黏泥。我剛剛嘗了一口，就使我發嘔。我便決意只把我在早餐時剩下來的一塊麵包拿出來吃……

在孤寂的靜夜裏我起了一種清晰的自由之感覺。白天的空氣充滿着討厭的焦慮，時時叫人感到迫切的恐怖。然而夜間却是給人安慰的。我第一次覺得我是一個人在這里，沒有人來監視我了。「守夜狗已經給弄走了。」這種不斷的監視真是特別殘酷，只爲

的是怕犯人逃脫劊子手的絞繩！典獄告訴我，這只是一種防備自盡的辦法。他這種愚蠢的提示就像拿一把刀刺進我心裏一樣。我們兩個人的精神的態度竟然差得這麼遠！我在不會向人民解釋過我的行爲之動機和目的以前決不能夠自殺。這一層他的心決不能夠理解。自殺好像我的目的就在殺死福利克！這種想法是不可能的，而且是在侮辱我了。……福利克這東西，單獨的一個人值不得一件恐怖主義的工作！我的目的是在那個九頭怪物，福利克不過是牠的一個看得見的代表，和姆司德的發展使他暫時成了重要人物……我要叫全世界知道和姆司德的困苦。晴天的霹靂會給人一個警告，說在平靜的天際之外一個大風暴快來了。社會抗議之電光——

『快，亞歷克！拿去。』一件白的東西從鐵格子撲了進來。是從報上剪下來的一段消息。我急急讀牠了不得！誰也不會想到！駐紮在和姆司德的軍隊中某聯隊的一個兵士鼓勵全隊伍『爲那個向福利克開槍的人三呼萬歲。』我的心靈中滿溢着美麗的希望……

他的名字叫什麼？顏姆斯。他代表了那聯隊中的最好的感情。別人大概沒有他的那種勇氣。他們不敢響應他的歡呼，尤其是在聯隊長的面前……聯隊長生了氣，問是誰爲「那個刺殺福利克的兇手」歡呼，顏姆斯勇敢地走出行列，說是他做的事。聯隊長要他認罪，他也不肯。勇敢的孩子……

我應該留心這事情的結果怎樣。也許那個黑人以後會再給我一點這種報上剪下來的記事。他冒險來向我表示友情，他這舉動是很大量的。在這裡雖然別的囚犯可以購買報紙，典獄却明白地禁止人傳遞報紙給我。他在種種方面專門和我一個人爲難……

我本能地覺得有什麼人站在我的門前。典獄的一對狡猾的小眼睛，注視地從鐵格子外面看進來。我覺得他是一個敵人。好，他要拿這段報紙的記事，就讓他拿去。然而任何拷問都不會使我供出那黑人的名字。

「有位先生在我的辦公室裏要見你，」典獄告訴我說。

「那是誰？」

「你的一個朋友，從披次堡來的。」

「我在披次堡不認識一個人。我不要見那個人。」

典獄的殷勤的勸誘使我起了疑心。他爲什麼這麼關心要我去看一個不認識的人？我聽說接見是特權。現在我謝絕這種特權。而典獄倒反而固執着。我終於拒絕了。最後他命令我走出監房。兩個禁卒押着我進了走廊。有十二個人排列在那里，禁卒叫我在這行列的前頭站住。他們數過了六個人，把我排在第七。我注意到，在這個行列裏面只有我一個人戴眼鏡。典獄從一個祕密的辦公室帶了三個探監的人進來。他們走過我們這行列，把每一付面孔都仔細看過。然後他們又回轉來，他們的眼光依舊定在我們的身上。他們裏面有一個人動了一下，彷彿要把手放在我左邊那個人的肩頭似的，典獄却連忙把他喚開。他們低聲談了幾句話，然後神氣十足地走近我們這行列，慢慢地走回去，到後來他們都橫立在我身邊。那個高大的人就像招呼熟朋友似地把手放在我的肩上，喚道：

「柏克曼先生，你還認得我嗎？我在第五號路上遇見過你，就在電報局大樓的前面。」

「我一生就從沒有看見過你。」

「呵，不錯！你記得我對你說——」

「沒有，你從沒有對我說過什麼。」我不能忍耐地打斷他的話。

「把他帶回去。」典獄這樣命令道。

我抗議這種欺騙的辦法。典獄却堅持說，這是一個確鑿的證明。偵探看見我和兩個朋友一起偵察福利克先生的辦公室。我氣憤地否認他那虛偽的敘述，我責備他設計陷害我的朋友。他也很生氣，便下個命令，把我這下午的運動的權利取消。

典獄在警察署的計畫裏所負的任務現在我完全明白了。我看出了他的真正面目。

◎卡內基公司的辦公處就在這所大樓裏面。

……他的臉上常帶着和藹的笑容，而下面却隱藏着極端的惡意，他利用典獄的地位來虐待那些不幸的人以滿足他的淺薄的虛榮……

我把前前後後的事情想了一番。我對典獄不由得起了深的憎恨，他的那種無恥的行爲使我十分氣憤。我的黑人朋友曾經勸過我當心我隔壁的囚犯，現在想起來又有新的意義了。那個人一定是個偵探，顯然是典獄故意把他安放在這裏的。還有一些小事情，雖然牠們本身是無足輕重，現在却更證實我的疑心了。我再把我那鄰人的種種事情仔細想一下，我的疑心就變成了確信。我那年青的黑人朋友因為警告我當心隔壁的偵探，就被關進了地牢。至於那個偵探，雖然他每天不斷地敲壁，不歇地談話，却沒有人來處罰他。顯然是他有特別的權利……

我覺得我周圍盡是敵人，公開的，祕密的，都有。這裏沒有一個人我可以叫做朋友的，只有那個黑人，他對我很好。我希望他再給我一些報上剪下來的新聞——也許那上面會有我的朋友們的消息。我明天在運動時間裏要設法和他站在一排……呵，他們在分

散傳道小冊。明天是禮拜日，——沒有運動！

五

在禮拜日取消了囚犯的午餐說是來尊榮這主的日子。早飯只有一小塊麵包，和一杯苦的黑咖啡。晚餐和早飯一樣，不過咖啡稍微淡一點，而盛咖啡的洋鐵杯上面的鏽也更多一點。我閉着眼睛勉強吞了一口。這倒像油膩的洗碗水，還帶了點燒焦的麵包的氣味。

在這神聖的日子裏運動也被取消了。空氣裏充滿了那長久的沉寂所生出的憂鬱。下午我聽見內門的響聲。一時衣裳的綵繚聲大作，唱詩的太太們就座了。「殺人犯部」的門打開了十五度光景的縫隙。犯人依舊留在各人的監房裏面，看守們繫在走廊的入口。

一切全都寂靜了。在這難堪的沈寂中我聽得見我自己的心跳。一個淡淡的影子在

暗黑的地板上突然掠過；現在牠又在鐵格子上面擺動。我聽見氈底鞋輕輕走路的聲音。帶鑰匙的禁子默默地走過我的監房，就像一個一瞬即逝的祕密，在一個受苦的靈魂上投下了牠的黑影。我看見一支手槍從他的衣袋裏露了出來。

突然間提琴的溫柔的調子在廊子裏響了起來。女性的聲音唱起了，「主呵，離你更近了，更近了」的歌。音量慢慢地擴張，牠高起來，一和走廊的地板接觸就變得更響亮了，而且在我的監房裏回響着：「離你更近，離你更近。」

歌聲消失了下去。一個深沉的男性的聲音說道：「讓我們祈禱罷。」這個金屬一般的堅硬的聲音響起來就像命令。看守們低了頭站着。他們的嘴唇跟着那個看不見的話的人咕嚕地在動：「我們在天上的父今天給我們以每日的麵包……寬恕我們的罪過，好像我們寬恕那些對我們犯罪的人——」

「你倒拚命在犯罪！有人從上層的廊子裏發出了這樣的叫喊。許多監房裏面都起了極力壓抑住的笑聲。看守們紛亂地跑到樓上去。鬧聲增加着。「秩序！典獄的聲音

被吵鬧和抱怨壓倒了。許多道門猛烈地打開又被關住了。鐵的響聲震得人耳聾。突然間一切都靜寂了：看守們已經到了廊子裏。只有急促的脚尖聲還可以聽見。

罵人的囚犯，尋不出來。晚餐的鑼響了。犯人都站在監房門口，手裏拿着杯子，等着來接咖啡。

「這羣豬都不准吃晚飯！不准吃晚飯！」典獄怒吼道。

安息日的祝福！

鐵門門拉起來，我們被鎖在監房裏過這整夜了。

六

一天一天，一星期一星期都在討厭的單調中過去了，這種單調的生存中的唯一的點綴就是我對於逼近的審訊的焦急。他們不要我知道準確的日期，這也是他們的殘酷的計畫的一部份。「你得準備好，你隨時都有被傳去受審的可能，」典獄對我這樣說過。

然而影子一天天變長起來，日子一來一去，不知過了若干時候，我的名字依舊沒有寫在法庭的名單上面。這是一個多麼殘酷的拷刑……

雜役夫沿着廊子走來。他慢慢地走着，拂拭鐵欄干上面的灰塵，然後掉轉身子用那揮帚在我的門上輕輕揮了幾下。他靠着外壁，低低地俯下身子，假裝在拂拭門檻——他的手很快地動了一下，一個白色的小捲從下面的鐵格子中間投了進來，落在我的腳邊。「一封私信，」他低聲說。

我毫不關心地把那字條拾了起來。牢裏我並沒有一個熟人；也許是什麼可憐的人來討一支香煙。我把這字條放在一份摺疊着的報紙的篇幅中間，我很吃驚，那上面寫的是德文。這會是誰寫來的呢？我去看信尾的署名。卡爾·諾爾德？這是不可能的；這是一個圈套！不但是那筆蹟——我不會認錯：這細小、清晰的筆法一定是諾爾德的。然而他怎樣把這張字條偷偷送進來的呢？我的眼睛一看見那幾行鉛筆寫的字，我就覺得熱血直往

頭上衝。包爾和他兩個人都被逮捕了，他們現在也被關在這監牢裏面，罪名是和我同謀。行刺福利克；偵探們賭咒說他們看見包爾，諾爾德兩人和我一起在福利克辦公室的大樓前面徘徊。那字條上說他們兩人請了一個律師，問我要不要這律師辯護。

運動時間的鐘聲響了。我勉強走到廊子裏。我覺得在發燒；我的腳沉重地往前移動，我不覺碰在鐵欄子上。

『亞歷克，你生病嗎？』這一定是那個黑人的聲音。我的喉嚨很乾燥；我的嘴唇不肯動。我模模糊糊地看見看守走近我的身邊。他把我拖回到監房裏面，放下了床位，一面說：『你可以躺下去。』鎖聲一響，我又是獨自留在監房裏了。

行列走了過去，一來一往，一往一來。那有規律的脚步聲就像鐵鎚一般的打在我的頭腦上。他們要到什麼時候才停止呢？我的頭痛得很厲害——我倒欣幸我沒有被叫去走路——這全靠着那個黑人好心去喚了看守來——我覺得病很重。那是什麼呵，那張

字條！牠在什麼地方？

我想到會遺失掉那張字條，不覺大大地驚恐起來。我連忙從地板上拾起了報紙。我用那顫抖着的手去翻篇頁。呀，原來還在這裡：要是我找不着牠，我會以為這只是我的幻想罷了。

看見這張破紙頭使我充滿了焦慮。諾爾德和包爾都在這裡！要是他們當心的話，事情會弄得很好。他們本來是無罪的；他們可以證明牠。但是……我的頭很沉重。我疲倦地躺在床上。

七

「你的同黨在這裡。你願意見他們嗎？」典獄問道：

「什麼「同黨」？」

「你的同夥，包爾和諾爾德。」

「你指我的朋友罷。我沒有同夥。」

「這都是一樣。你願意見他們嗎？他們的律師也在這裏。」

「好，我要見他們。」

自然我自己並不需要律師替我辯護。我要自己來處理我的案子，我自己會解釋我的行動。但是我却很高興和我的同志們見面。

看守把我帶進廳子的時候，我很小心地注意着一切。我看見諾爾德和包爾坐在牆邊一張小桌子前面。還有兩個人和他們在一起；我想這大概是他們的律師。所有的眼睛都好奇地，探索地注視着我。諾爾德向着我走來。他的樣子有點興奮，他那濃眉蓋着的眼裏射出一種很嚴肅的眼光。他抓起我的手。他很熱烈很親密地握着牠，好像他要把無限的信任傾注在我的心裏一般。一陣感激的波濤，壓倒了我：我想去抱他。但是許多好奇的眼光刺進了我的腦裏。我去看包爾。他那善良的健康的面頰上露了一個快樂的微笑。看守拉了一把椅子放在桌子旁邊，他自己靠在鐵欄干上面。他在這裏使我很受拘束，我們

所說的一切他都會報告給典獄聽的。

他們介紹我認識了那兩個律師。年青的一個顯然是新近畢業的，很敏捷，活潑又愛多嘴。他帶了一種焦急的等待着什麼的神氣，他的狹長的臉上現着一種猶太人的機敏。他說他的那個卓越的同事是如何好心地答應來辦理我的案子。他對那個年長的律師十分客氣，差不多是很恭敬的。而那個年長的律師却做出厭煩的樣子，默默地不作聲。

「你有什麼話嗎，上校？」那個年青的問道。

「沒有。」

「上校」不客氣地吐出這簡短的回答。年青的律師很不好意思，就像一個小學生做一件玩皮的事情被捉住了一般。

「那麼，你呢，柏克曼先生？」他問我？

我道謝他們關心我的案子。但是我說，我並不需要律師來替我辯護，因為我以為我並沒有罪。我只想在法庭上作一次公開的演說。倘使我請了律師來代表，那麼我就沒有

這個機會了——

在我對面的沈重的呼吸攪亂着我。我看那「上校」他的眼睛閉着，從他的張開的嘴唇裏發出來有規律的沈睡的呼吸。年青律師的臉上露了一點驚惶的樣子。他站起來帶了道歉的微笑說：

「上校，你疲倦了。這里真氣悶。」

「我們走罷，」「上校」回答道。

我憂鬱地回到監房裏。

八

黑夜使我充滿了孤寂的感覺。生命是離得那麼那麼遠——牠把我拋擲在這個寂靜的沙漠裏面。救火機在遠方響着，河面上起了音響信號機的叫聲，這一切更增加了我的寂寞。然而「生命」這怪物，牠彷彿又還是很近，牠，那麼一個大東西，充滿着活力，專心

走牠自己平日的道路。我真是太不小心，把自己投進了黑暗裏——就像一粒火星從火爐裏爆出來，化作了一股煙，消失在夜的黑暗中。那個怪物牠的一對大眼睛是很殘酷的；牠們看守着生活的每道門。牠們監視每個進路，不要我再走進去——還有在這里的別的人。那般人真可憐，他們看見審判的日子一天天逼近，就漸漸地變得很苦惱，很激動。牠們的眼裏帶了一種懼怕的表情；他們的臉上也顯着憔悴和憂慮的樣子。他們走起路來沒有一點氣力，長時期的等待把他們弄得精疲力盡了。只有那個年青的黑人還是快活的。但是我却時常看不見他那和善的面孔上的笑容。我相信今早晨那三個意大利人從法庭回來時，他的眼睛一定濕了。那三個人被判了死刑。十八歲的喬倒是脚步堅定地走向他的監房。他的哥哥巴斯加奈兩手蒙着臉，默默地哭着，走過我們面前。但是那個老頭子——他們的父親，他走過廊子的時候，我們看見他突然站住了。他搖擺了一下，便猝然向前面倒下去，頭碰着鐵欄干，他的身子無力地落在地板上。禁卒們拖着他的膀子，把他拉上樓去，他的腿沈重地碰着石頭，白頭髮上染滿了鮮紅的血跡，眼光非常遲鈍。他突然

間站直了身子。他的頭向後一仰，他的膀子舉了起來；他悲痛地嘶聲叫道：『聖母呵！我是沒罪的，沒罪——』

禁卒揮動他的棒。這老頭兒搖幌了一下就倒下去了。

『喂！準備好！小心監視！典獄大聲叫道。

『沒罪！小心監視！』回聲嘲笑地在屋頂下響着。

那個老頭兒時時擾亂着我的心。我聽見他的苦楚的叫號；他那悲慘的絕望使我的骨髓都變冷了。運動的時間也變成十分難堪。……單調到了極點的監牢生活，實在叫人不能夠再忍受下去。還有那繼續不斷的殘酷行爲也很是悲慘。我希望把這一切都了結了。我的審判的日期老是沒有確定，這是一個無止息的苦刑。到現在我差不多等了兩個月了。我的法庭演說也預備好了。我本可以死，然而他們不會讓我的解釋發表，因此民衆也就無法知道我的目的。……我只希望知道我的確定的開審日期，那一天會是我的最

後的日子。那個意大利老頭兒——他們父子至少也知道他們的死刑在哪一天執行。他們每天天地數着。每過一點鐘就使他們更逼近死期。他們在這里受絞刑，就在這監牢的天井裏。也許那時候他們會是很興奮。但是劊子手却會很冷靜地殺掉他們。

我不會受絞刑——然而我却覺得我彷彿已經死了。我的生命完結了；只有那最後的儀式還待我來完成。在那以後——好，我會找個辦法。審判一完畢，他們會把我帶回監房。調羹是洋鐵做的：我把牠磨出一道口——在石板地上——輕輕地——在夜裏——

『第六號，出庭去！——第六號！』

那個帶鑰匙的禁子真是在叫『第六號』嗎？誰在第六號監房呢？怎麼，這是『我的』監房！我覺得冷汗流下我的背。當我急急地拾起報紙的時候，我的心跳得很厲害，我的手在發抖。我興奮地翻開報紙看。這一定錯了：法院通告欄裏還沒有我的名字。名單每禮拜一發表一次——怎麼，這是禮拜六的報紙——昨天我們做了禮拜——今天一定是禮拜一。呵，真無恥！他們沒有給我今天的報紙，今天是星期一——不錯，今天是禮拜一——

影子從門外落進來。銷響着。

「快，出庭去。」

審判

法庭裏冷得像墓地一樣。染色的玻璃窗把病態的陽光投進這靜寂的房裏來。在黯淡的光線中面孔看起來就像鬼魂。

我焦急地往四面看。我想我的朋友們會來看我……但是我到處都遇着冷淡的眼睛，四面八方都是警察和庭丁。還有幾個新聞記者坐在旁邊。我不得不靠他們把我的話傳達給民衆，這太丟臉了。

「被告人，站起來。」

93
本西法尼亞州政府（那個書記這樣嚷着）認爲我犯了下列各項重罪：懷着殺害的心思毆打亨利·福利克；毆打賴席曼；闖進卡內基公司辦公室三次，每次構成一個單

獨的罪，非法私帶武器。

「你服罪不服罪？」

我抗議他們增加了這許多罪名。我不否認我有殺害福利克的企圖，然而毆打賴席曼的控告是捏造出來的。我進卡內基公司辦公室只有——

「你服罪不服罪？」裁判官打岔說。

「我沒有罪。我要來說明——」

「你的律師會來說明白。」

「我沒有律師。」

「法庭會指派一個律師來替你辯護。」

「我不要人辯護。我有話陳述。」

「在適當的時候，會給你一個機會的。」

我不能忍耐地看着訴訟進行下去。那一切的手續有什麼用處？我的定罪是預定的。

結果。那些坐在陪審席中的人，他們要來決定我的命運。好像他們就能夠了解似的！他們用冷酷的，毫無同情的眼光打量我。爲什麼那些補缺陪審員不當着我受檢驗呢？我進來的時候他們都已經坐好了。

「陪審員是什麼時候挑出來的？」我問道。

「你可以另選四個，」檢察官回答道。

補缺陪審員的名字都很陌生。然而誰來裁判我，這又有什麼關係呢？反正都是我的敵人……然而只要我能夠，哪怕把那「偏淨天的車輪」^①阻攔一刻也好。我胡亂在那印好的名單上揀了四個人，於是新陪審員也就入了座。

審判繼續下去。一個警察和兩個福利克的黑人職員來做證人。他們證明在福利克的辦公室裏看見過我三次。他們完全說假話，但是我對這些花錢買來的偽證一點也不注意。一個高大的漢子出現了。我認得就是那個在牢裏厚着臉皮說認識我的偵探。以後

① 偏淨天的車輪典故出自「印度神話」後借喻以人供其犧牲之習慣，信仰或制度。——譯者。

是一個醫生，他說福利克的每一處傷痕，都有致命的可能。賴席曼也被傳到庭上來了。他說我企圖殺害他。『你說謊！』我氣憤地叫起來，然而看守們強迫我好好坐下去。現在福利克出席了。我向着他，他却極力躲開我的眼光。

檢察官轉身向着我。我表示不願意和那些政府的證人對質。他們完全說謊；一句真話也沒有，我不要加入來演這齣滑稽戲。

『傳被告的證人，』推事命令道。

我並不需要證人。我自己有話陳述。檢察官要我說英國話。但是我却堅持着讀我預備好的德文原稿。後來還是推事決定答應叫法院的翻譯員來給我翻譯。

『我是在向民衆說話，』我開始說。『也許會有人疑惑我爲什麼不要法律的辯護。我有兩層理由。第一……；我不相信人造的法律，那只是用來奴使和壓制人類的。第二，像我的這行爲是一種非常的現象，不能夠以狹小的法律標準來衡量。要充分了解這一層，必須要洞察社會的背景。一個律師會從法律的立場來辯護或掩飾我的行動。然而真正

的問題不在給我自己辯護，而在解釋我的行為。倘使以為我是在受審判，那是大錯特錯。真正的被告乃是現社會——那不合公道的制度……」

翻譯員的聲音很尖銳，却時斷時續。他把我的話按字直譯，在他的不準確的英語裏，更成了不連接的破句子。他的吵鬧的調子刺着我的耳朵，他那毫無意義的演說使我的心發痛。

「翻譯整句子，不要翻譯單字，」我抗議道。

他帶了氣憤的樣子離開我。

呵，請繼續譯下去罷，」我驚恐地叫起來。

他猶豫地回轉來。

「看我的原稿，」我求他，「我讀一句，你就譯一句。」

那一對遲鈍的眼睛掉過來，他的睇視是空虛的，看不見的。這人原來是一個瞎子！

「——我們——繼——續——下去——罷，」他口吃地說。

「我們已經聽夠了」推事打岔道。

「我的原稿還沒有讀到三分之一呢，」我驚惶地叫起來。

「這就夠了。」

「我不請律師就是爲了節省時間來——」

「我們再給你五分鐘。」

「然而在這樣短的時間裏，我不能夠說明。我有陳述的權利。」

「我們另有方法教訓你。」

我被帶回到被告席。有幾個陪審員離開了他們的座位，那個政府律師便連忙跑上前去和他們低聲說了幾句話。他們依舊坐了下去。推事站起來，那時候全法庭靜寂得沒有一點聲音。

「對於你不應該被定罪的事情有什麼意見嗎？」

「你不肯讓我說，」我這樣說，「你們的公道是一齣滑稽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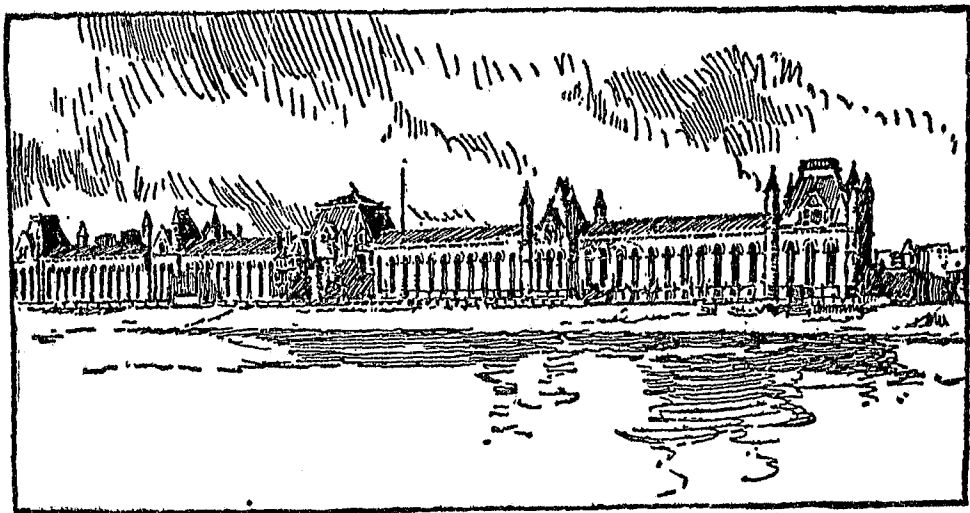
「閉嘴！」

我茫然地聽見，竟上起了響聲。看守們急急把我帶出了法庭。

「推事對你很客氣，」典獄擲揄我道。「二十二年，很不錯，是嗎？」

第二篇

懲役所



美國本國西法尼亞州的西德所

絕望的思想

「將就住下去吧。你得在這兒住些時候了，哈哈！」

彷彿在夢裏似的，我聽見這粗暴的話語。我疑惑這個人是在對我講話嗎？他爲什麼笑着？我覺得十分疲倦，我只想安靜地獨自歇一會兒。

現在那聲音停止了；脚步聲也漸漸地去遠了。周圍很靜寂，我一個人在這里。一種說不出來的重量壓在我身上。我覺得精力完全竭盡了，我的心也是很空虛的。我沉重地倒在床上。頭埋在草枕上面，我的心痛楚着，我沈入在睡夢中去了。

我的眼睛好像被熱鐵燒着一般。那熱度使我的視官失了感覺，更燒焦了我的眼皮。

現在牠又鑽進了我的頭，我的腦也在燃燒了，這腦筋正被一種烈火掃蕩着。呵！

我恐怖地醒了起來。一股眩目的光正射在我的臉上。我吃驚着，連忙用手蒙住眼睛，然而這神秘的光却透過我的手刺到我的眼皮上，而且拿牠那種折磨人的酷刑弄瞎了我的眼睛。

『起來，把衣服脫掉！你究竟在幹什麼？』

這聲音使我吃了一驚。監房裏閃耀着一股連續不斷的光輝。此外就全是黑暗，看守的臉孔也看不見。

『現在躺下去睡覺吧。』

我默默地服從着，突然間我的眼前就變成一片漆黑了。一種恐懼抓着我的心。難道我的眼睛真正瞎了嗎？我摸索着床，牆壁……我看不見，我發出一聲絕望的叫喊。就奔跑
到門口去。一個微弱的響聲達到我的緊張的耳裏，一股光亮照在我的臉上。呵！我能夠看見！
我能夠看見！

『喂，你發什麼瘋？滾去睡！你聽見嗎？』

我躺在床上，不動一動，也不作聲。各種古怪的恐怖包圍着我……這一定是一個可怕的地方！這種苦楚——我不能夠忍受下去。二十二年呵，簡直沒有一點希望！我一定要死。我今晚就要死……我屏息着呼吸，偷偷爬出床去。鐵的床架響了起來。我便驚恐地爬了回來，假裝在睡覺。周圍依舊是很靜寂。禁卒並不會聽見我的聲音。我雖然閉着眼睛，但是倘若禁卒提了那可怖的牛眼燈來，我一定會覺得的。我慢慢地把眼睛睜開。四周是非常黑暗。我在監房裏摸來摸去。牆壁潮濕着，又在發霉。氣味就叫人作嘔……我不能夠在這里住下去。我一定要死。就在今晚上……有什麼白的東西在角落裏發亮。我小心地俯下頭去。這是一把調羹。我把牠捏在手裏，起初沒有什麼感覺，過後我就被一個極大的快樂壓倒了。現在我有辦法死了！我爬回到床裏去，很興奮地握住這把洋鐵調羹。我的手摸我的胸膛。心跳得很厲害。我要把調羹尖壓在這兒——像這樣——我要把牠戳進去——再稍微低一點——用力戳進去——恰恰在肋骨的中間……這金屬是冷冰冰的。我

的身子却是多麼地熱！我把調羹向着我的腰間輕輕插下去。我用手去摸調羹尖。這太鈍了！我必須用力壓下去。呵，這真是鈍得厲害。只要我有一把手槍就好了。然而也許子彈會打不出來。就因爲這個緣故福利克才得以不死，而我却必須死了。他在法庭上是怎麼地望着我。他的眼睛裏有恨，也有怕。他把頭掉開，不敢看我。我看出來他好像覺得自己有罪似的。然而他究竟還活着。我不會把他弄死。呵，我失敗了，我失敗了……

「喂，給我靜下來，不然我要把你送進地牢去。」

這粗暴的聲音使我吃了一驚。我一定呻吟過了。我要把毯子拉來蓋着我的頭——我做了。我先前正在想什麼，給打岔了呢？呵，我記起來了。他很健康，我却在這里。我沒有弄掉他。他活着。自然，這也沒有大關係。宣傳的機會有了。這是主要的目的。然而我本來的意思是不讓他活着的。而且我在法庭上的演說也失敗了。他們騙了我。他們不把審訊的日期公布。他們怕我的朋友們會到場。檢察官和推事打斷我的話頭，不許我說話，那種情形，真叫人氣得發狂。我的演說辭還沒有讀出三分之一！沒有一點用處，效果完全失掉了。那個

翻譯員不知道在幹什麼！那個可憐的老頭兒！我改正他的錯誤時，他不高興。我還叫他讀我的德文原稿。我不知道他原來是一個瞎子……那個推事！他做得好像他和這件事情沒有一點關係。他應該知道這判決就等於死刑。二十二年！他好像以為人可以在這可怕的地方活到二十二年以後！不錯，他知道這個。他說過他要拿我來做一個例子做戒別人。這個老混蛋！他一輩子就幹這種事情。他還好意思問我，要我對着判決發表反對的理由……分明是他禁止我說下去。他還說：『法庭已經是很能容忍的了。』我很高興我明白地對他說過：我不會期待過公道，而且也不會得着公道……

我把調羹捏在我的發顫的手裏。我把尖頭壓在戈的胸上，來試驗肌肉的彈力。我想，用力戳一下就會把牠戳進肋骨中間去……

一——二——三——深沉的金屬的低音在靜寂裏盪漾着，回響着，而且很有力量。突然間一切都活動了：上面，左右，四面八方，各樣東西都帶着生命顫動了。人在打呵欠，在咳嗽；椅子和床被拉動着，發出吵鬧的響聲；沈重的脚步在石地上面踱起來。遠遠地起了

車輪轉動的聲音，就像在打雷一般。這聲音愈過愈近，而且愈響亮了。我聽見看守們的兇惡的命令聲，又聽見熟習的鎖的響聲，門正在開閉。現在輪子的聲音變得很清楚了。那輛沈重的麵包車帶着一聲呻吟在我的門前停下來。一個禁卒開了門。他的眼睛猜疑地，好奇地望着我，同時那個雜役夫遞了一小塊麵包給我。我剛剛來得及把手縮回去，門馬上就被關住，上了鎖。

『要咖啡嗎？拿你的杯子來！』

熱氣騰騰的咖啡從鐵格子中間傾注到我那起鏽的破洋鐵杯裏。監房很昏暗，雜役夫看不清楚，咖啡滿溢出來，燙痛了我的赤脚。我發出一聲痛楚的叫喊，就把杯子擲落在地上。借着走廊上的微光看來，這地面上就彷彿染了一團血跡。

『你這是什麼意思？』禁卒向着我咆哮起來。

『我實在忍不住了。』

『你想玩點花樣，是不是？好，我們要你賠出來。喂，散姆，』他招呼雜役夫道。『取消A

七號的午飯，你聽見嗎！

「是，先生。是，先生。」

「咖啡也取消。」

「是，先生。」

這禁卒還用憎恨的眼光打量着我。他的臉上露出了惡意。我不覺得就往後退了兩步。他的眼光便跟着落在我的光脚上面。

「你沒有領到鞋？」

「我有。」

「我——有！你！你！你不能夠叫一聲『先生』嗎？鞋領着了？」

「是。」

「把鞋穿上，你這傢伙！」

他的嘴裏嚼着煙草，舌頭把那一塊塊渣滓從左頰捲過右頰來。於是吓的一聲，一口

棕色的濃痰落到我的腳上。『你這傢伙，把鞋穿上。』

響聲和喧鬧停止了；腳步也消失了去。在這黑暗的走廊上一切都是寂靜。只偶爾有一兩個人影幌過；默默的，就像鬼魂一般。

二

『向前，開步走！』

一長列的囚人，穿着條紋的囚衣，走着所謂連鎖步伐，就像一條搖頭擺尾的巨蟒向兩邊扭來扭去，牠的黑灰兩色的身體向前面移動着，然而看起來牠不是在同一個地方。當每一個小隊由看守率領着逐漸逼近而經過我的監房的時候，那一千多隻腳在石板上擊着整齊的拍子，並且帶着輪流更迭的抑揚的音節。那些兇惡的臉，牠們那種感覺遲鈍的冷淡和帶惡意的眼光很使人厭惡。有時也有一兩個像樣的面孔，聰明的眼睛，或者

同情的表情，然而這却給那粗暴兇惡的行列添上了另一種特徵：一隻野獸被人追趕得沒辦法時露出的鬼鬼祟祟的樣子。頭埋着，右腕伸出去，手按着前一個人的肩膀，大家穿着同樣的黑灰兩色橫條紋的囚服，這些人好像是一架大機器上面的沒有意志的輪齒，牠們只是機械地跟着旁邊的看守們的命令轉動。

這整齊的步調漸漸減低起來，終於帶着最後幾下空虛的脚步聲在那通到天井去的兩重門禁後面消失了。靜寂的柵衣掩蓋了監房部。在這鐵石堆積成的建築的中間，我覺得十分孤獨，十分寂寥。靜寂用牠的那種差不多可以觸摸的重量壓着我。我被活埋在窄小的牆壁中間；那大塊的岩石落下來壓在我的頭上，我的腰上。我不能夠呼吸。惡臭的空氣悶得我透不過氣來。呵！我不能夠，我不能夠在這里活下去！我不能夠忍受這種苦楚。二十二年！這是一輩子。不，這是不可能的事。我一定要死。我要！就在現在！

我抓住調羹，就把身子往床上一倒。我的眼光在監房內四處漂蕩，監房被廊上的燈光微微照亮着：白色的牆壁，因潮濕發了黃色——床頭有無數深紅色的血斑——牆洞口密密麻麻的爬滿了臭蟲——一張小桌子和一把破椅子——污穢的地板，到處都是灰黑的點子……怎麼，這是石頭那麼我可以磨尖調羹了。我小心地蹲在角落裏。那把污垢蓋滿了的調羹在石頭上輕輕地滑動着，到後來那一層油膩就被磨掉了。於是牠擦地響起來。我用枕頭來遮掩了這聲音。那金屬在我的手裏發了熱。我把那尖頭在我的手指上劃了一下。血滴到了地板上。傷痕是參差不平的，然而刀口却很鋒利。我偷偷爬回到床上去。我伸手去摸我的心。我用刀口去挨那地方。在肋骨中間——這裡——當他們看見我的時候，我一定死了……他們會看見我，身子冷冰冰地躺在床上——下面一大灘血——褲子會染成了紅色——不是深紅色，而且血還會浸過乾草去……我很想知道我究竟有多少血——我必須從這里打進去，不要錯一點地方——要快，要用力——這不會有多大的痛苦。但是刀口粗糙不平——牠會掛着我的肉。人說皮膚很結實。我必

須使大勁才行。也許最好是把身子壓在刀口上面罷？不行，洋鐵會被壓彎的。我要把牠緊緊握住——像這樣——然後用力一下子就戳進去——一直戳進心裏——這是最妥當的方法。我一定不要把自已割傷——否則我會慢慢地冒出血來——他們不等我死就會發覺這件事情，不，我一定要立刻就死！他們會發覺我已經死了——我的心——他們會考驗牠——不跳動了——調羹還插在那裏面——他們會叫醫生來——「他已經死了。」愛瑪，費加和別的朋友聽見這消息——她會悲傷——然而，她會明白的。不錯，她會高興——他們不能夠再把我關在這里來折磨了——她會知道我欺騙了他們——是，她……她如今在什麼地方呢？對這事情她究竟怎麼想法？她也會以為我是失敗了嗎？並且費加也——只要我再能夠得到愛瑪的消息——就是一次也好！這會叫我死得更容易一點。然而她會明白，她……

『從床上爬起來！喂，你不懂規矩嗎？起來！』

我大吃一驚，不作聲就從床上跳下來。我一鬆手，調羹落在了在地上。牠敲着地板，在石

頭上叮噠地大聲響着。我站在看守的面前，我的心彷彿停止了跳動一般。這個高大的漢子的討厭的樣子看起來很熟，他的嘴上正露着一個譏諷的微笑。呵，就是早晨那個看守！

「你這狡猾的東西！把調羹給我！」

咖啡的事情突然在我的腦裏浮現出來。嫌惡和憎恨充滿了我的全身。我起初遲疑着。我必須把調羹藏好。我不能失掉牠——我更不能夠把牠交給這個畜生——

「所長，請到這裡來看！」

我被拖出了監房來。那個高大的看守仔細地把調羹查看了許久，一個帶惡意的猶笑偷偷上了他的臉。

「所長，請看。就像一把剃刀那樣地鋒利。倒很不錯。」

「費林士先生，把他帶到典獄那里去。」

在那連接南北兩監房部的圓廳裏，我看見了典獄。這個人站在一張高高的寫字台前，帶着一身的瘦骨和兩個彎曲的肩頭。他的臉就像一張黃色羊皮紙上面起了密密麻麻的皺紋。一根彎曲的鼻子懸垂在兩片閉緊的薄嘴唇上面。他的鋼鐵似的眼光冷冷地而且兇惡地在我的臉上盤旋。

「這是誰？」

這個低微的差不多帶女性的聲音把他的死人一般的面孔和身子襯得更顯眼了。這對比是很可驚的。

「A七號。」

「看守，什麼罪名？」

「有兩個罪名，麥克潘先生。躺在床上和尋自盡。」

一種帶了惡魔的滿足的微笑慢慢地佈滿了典獄的枯槁的臉。他右手的不靈活的長指頭拘攣地動着，好像在不住地敲一塊想像中的木板。

「不錯，哼，哼，不錯。A七號，兩個罪名。哼，哼。他怎樣地尋——哼，哼——尋自盡呢？」

「用這把調羹，麥克潘先生。就像一把剃刀那樣鋒利。」

「不錯，哼，不錯。尋死。我們這里並沒有，哼，哼，尋死這種罪名。鋒利的調羹，哼，哼，這是一個重大的犯罪。我以後再來處置牠。至於白天躺在床上這種犯規的行爲，哼，哼，關三天。看守，帶他下去。他會漸漸安靜的，哼，哼。」

我很疲倦，沒有一點氣力。一種完全不關心的感覺佔有了我，我糢糊中微微覺得禁卒們帶我走過黑暗的走廊，拖着我走下一些險峻的階梯，又把我的衣服剝掉一半，最後就把我推進了一個黑洞。我這時頭昏眼花，我的頭腦旋轉着。我身子搖幌地走了幾步，便跌倒在地牢的石板上。

地牢裏充滿了光亮。這刺痛着我的眼睛。有什麼人俯着頭在看我。

「有點發熱。還是把他帶到監房去好些。」

「哼，哼，醫生，他在處罰期間呢！」

「麥克潘先生，這不大安全。」

「那麼我們以後再處罰他。哼，哼，看守們，把他帶到監房去。」

「起來！」

我的腿似乎痲痺了。牠們不肯動。我被人抬起來，抬到上面去，經過一些走廊和廳子。最後就被人重重地拋擲在一張床上。

我覺得身子很弱。也許我現在就要死。這倒很好。然而我沒有武器！他們把那調羹給我拿走了。監房裏沒有一件東西可以供我使用。鐵格子門！這些鐵條——我可以把頭撞在這上面。但是呀！這樣的死法太可怕了。我的頭蓋會撞破，腦髓會迸出來……然而鐵條是很光滑的。撞一下就會把我的頭蓋撞破嗎？我怕第一下不過會帶點傷，而我卻沒有氣力去撞第二下了。只要我有一支手槍，那麼事情就會很容易很迅速地了結了。我常常這

樣想過，我應該選取「給槍打死」的這種死法。槍口對着額角——子彈決不會誤發的。有些人還是對着鏡子這樣開槍的。然而我沒有鏡子，並且我也沒有手槍……從嘴裏打進去也是致命的……那個莫斯科學生——他叫做魯索夫；不錯，伊凡·魯索夫——他是對着嘴開槍自殺的。自然，他爲着一個女人自殺，是太愚蠢了；但是我佩服他的勇敢。他非常冷靜地準備了一切，他甚至留下一個字條，說把他的金表送給房東太太，因爲（他自己這樣寫）子彈穿過他的腦子以後出來，也許會把牆壁損壞了。不得事情果然是這樣。我看見子彈嵌在沙發旁邊的牆壁裏面，伊凡躺着，他的樣子是如此安靜，如此和平，我還以爲他是在睡覺。我常常看見他教完我們的功課以後就這樣地在我哥哥的書房裏睡覺。他真是一個好教師！我還記得，母親給我介紹他說：「沙夏，伊凡·尼古拉維奇要在暑假裏教你拉丁文。」我一看見他，馬上就喜歡他了。他和我握手，捏得那麼緊，就像一把鉗子夾住一樣，我的手整整痛了一天，然而我很高興我沒有叫出聲來。我爲這事情更佩服他；我覺得他既然有這手勁，那麼一定是一個強健勇敢的人。當我把這事情告訴母親

時，她只是微笑。她說，她的手也有些痛。姊姊却微微紅了臉。她說：『大概頗有勁。』哥哥馬克辛看見他的同學給我們一家人一個很好的印象，他覺得非常高興。『我不是對你們說過嗎？』他快活地叫起來：『伊凡·尼古拉維奇是一個聰明勇敢的孩子！你們想想看，他只有二十歲。他明年就畢業。他是自從大學開辦以來最年青的學生。真是個聰明勇敢的孩子！』然而馬克辛把子彈帶回家裏來，那時他的眼睛又哭得多麼紅。他說，要把這顆子彈保存一輩子：這是他親手從伊凡·尼古拉維奇的房裏牆壁上挖下來的。吃午飯的時候，他打開那個小匣子，撥開棉花，把子彈露出給我。姊姊發了歇斯特里，媽媽責備他太殘忍。『爲了一個女人，一個下賤的女人！』姊姊這樣呻吟起來。我想他爲了一個女人的緣故自殺太愚蠢了。我覺得有些失望：伊凡·尼古拉維奇應該是一個更勇敢的男子。衆人都說那女子很漂亮，是科甫諾的著名美人，她身材高，舉止端莊，然而我覺得她走路姿勢太不自然。她好像有點忸怩，有點做作。母親說我太年青不應該談這種事情。倘使她知道我愛上了姊姊的同學拉地亞，她一定會大大地吃驚的。我還吻過我們的侍婢。

那個小羅沙——我記得她恐嚇我說要去告訴母親。我非常害怕，我不敢去吃午飯。媽媽打發婢女來叫我，但是我直等到羅沙答應不告訴人以後才肯去……那個可愛的女孩子，有着紅蘋果似的臉頰，她的心真好！然而這個小丫頭守不住秘密。她告訴了達塔尼亞，這是我們隔壁那位中學拉丁文教員的廚子。第二天那教員就拿婢女的事情來取笑我。他還在班上當着全體同學取笑我。我只希望地板會張開口把我吞下去。我羞愧得沒有辦法。

……這一切似乎去得遠遠地了。就像隔了幾個世紀一般。我不知道她現在成了什麼樣子。羅沙如今在什麼地方？呵，她一定在這里，在美國。我差不多忘記了——我在紐約遇見過她。這真是想不到的事。我正站在我寄宿的那所公寓的門口。那時我在美國才只有幾個月。一個年青的女士走過我面前。她望着我，隨後就轉身走上了石階：『你不認得我嗎，柏克曼先生？你真正不認得我嗎？』我想她也許認錯了人。我以前決沒有看見過這

個又漂亮又時髦的年青女人。她要我走進裏面門廳去談幾句話。「不要告訴這里的人。我是羅沙。你不記得嗎？你知道，我是你母親的——你母親的丫頭。」她的臉通紅起來。那一對紅的臉頰——不錯，這是羅沙！我想到了那次的偷吻。「我現在還敢嗎？」我正想着，突然我就明白了我如今穿的是多麼襤褸的衣服。她好像很走運。我們兩個的地位完全變過了！她看起來簡直是一位小姐，就和我姊姊相像。她問我：「你母親在這里嗎？」母親？她死了，是在我離開家鄉以前不久死的。」我就心地望着她。她還記得我母親打她時的那種可怕的情景嗎？「我簡直沒有得到你母親的一點消息。」她的聲音變成了嘶澀；我看見一滴淚珠在她的眼裏發光。這可憐的姑娘她永遠是如此大量，如此好心腸。我應該爲着我母親虐待過她的事情，向她謝罪。我們兩個彼此望着，覺得很難爲情，過後她伸出一隻戴着手套的手。我覺得這隻手很大；也許還很紅。「柏克曼老爺再見，我以後要來看你。請你不要告訴那些人我是誰。」她說完，我們就分別了。我感到一種羞恥和犯罪的感情。柏克曼老爺，老爺這個字眼她用的是俄語的 *Gospodin*，聽起來就使人聯想起那

個奴隸性的 *Barinya* (太太) 這個稱呼，在我們家裏僕人們就用這個來稱呼我母親；不管她打扮得多麼漂亮，羅沙始終沒有忘掉那個稱呼。她受那種影響太深了，可憐的女孩子。她不能夠把自己解放過來。我從沒有看見她參加我們的會，她一定是一個守舊派。她完全沒有知識，她連字也不認識。也許她在美國學會了讀書識字也說不定。那麼她現在會在報上讀到我的事情，她會知道我是怎樣死的……呵，那調羹給人拿走了！我究竟怎麼辦？我不能夠活下去。我不能夠活下去，我不能夠忍受這種折磨，倘使我的刑期只有七年，我便會努力捱過這個時間。然而我現在無論如何做不到。我可以在這里活一兩年。但是二十二、二十二年！這有什麼用，沒有人能夠服滿二十二年的刑期。二十二年，太可怕了！他們的鬼公道——他們開口閉口總談着法律。然而依法律來說，我的刑期至多不該超過七年。他們要拿我做一個例子來儆戒別人。我事前自然也料到。然而二十二年——這等於整整的一生了。在這地獄裏，一個強壯的人可以活到五年，恐怕還要是一個很強壯的才行。我知道我不能夠，我至多會活兩三年。我和愛瑪，費加，我們三個人從前常常談

到這事情。那時我想像中的牢獄生活是這麼奇怪的。我被關在一個可怕的黑洞裏，坐在地上，手足都加上鐐銬被鎖在牆上；蟲豸在我身上爬來爬去，慢慢地蠶食我的臉和眼睛，而我自己被鎖在牆上，完全沒有辦法。愛瑪和費加也有着這同樣的觀念。她說她只可以在牢裏活幾個星期。我想，我可以過一年，但這還沒有把握。我想像着我怎樣用腳把虫豸趕開；牠們吃盡我的肉，一直吃到我的心，總要經過長久的時間；那時我便完結了……這裏也有蚤虱，那些棕色的大臭蟲，牠們和那些蟲豸一定不會是兩樣，又兇又餓。也許這裏也有蟲豸。在地牢裏一定有：我的腳上還有一塊傷疤。我不知道這事情是怎樣發生的。在地牢裏面我完全失了知覺。地牢，那個黑洞就和我從前想像中的監獄沒有兩樣。那里太可怕了，我恐怕在裏面連一個星期也活不到。這里稍微好了一點；然而在這個監房裏永遠沒有陽光——永遠是倒明不暗的。而且又小又窄；沒有窗戶；很潮濕，時時發霉臭。牆壁又濕又黏；還有無數的血斑。臭蟲——呸！真叫人發嘔。比起關在黑洞裏，手脚都鎖在牆上的情形來，也好不了多少。所好的只是我的手脚還沒有被鎖住。我也許會在這里活個三

五年；至多不過五年罷。但是那些野蠻的禁卒不，我不能夠忍受下去。我想死！總之我不久就會死在這里；他們會把我殺死。然而我不能夠使他們得到這個滿足；我不會讓他們誇口說他們在牢裏拷打我，或者殺死我一類的話。我不雷願自殺。我要殺死我自己。我要把頭去碰鐵格子——不，不是現在！等到晚上，完全黑暗的時候——那時他們便不能把我救活了。這種死法很可怕，然而我一定要做……倘使我能夠知道愛瑪和費加，他們在紐約的情形——那麼我會死得更容易……在這事件裏他們怎樣行動，我不知道。他們會利用牠來作宣傳嗎……——

『晚飯要咖啡嗎？拿你的杯子來！』雜役夫在門外叫道。突然他低聲說：『抓住牠，快點！』就把一件又長又暗的東西從鐵格子縫裏擲了進來，落在床腳旁邊。那個人走了。我拾起包裹來，這是用褐色紙緊緊包着的。這會是什麼東西呢？我拆開包皮，裏面還有兩層舊報紙；過後一件白色的東西便進了我的眼簾。原來是一張毛巾！但裏面還有什麼圓圓的堅硬的東西——這是一塊肥皂。當我猜想着是誰送了這東西來的時候，一種感激的

念頭偷偷地進了我的心裏。要知道，這里至少還有一個人把我當作朋友看待，這是很好的事情。也許這牢裏有什麼我認識的人。但是他怎麼能夠得着這些東西？這些東西是不違犯獄規的嗎？這毛巾又精緻，又柔軟；這可以給我減少一點那堅硬的乾草褲子的痛苦。在這里一切都是非常乾燥，非常粗暴的——言語，禁卒……我用毛巾擦我的臉；這使我覺得有點舒服。我應該洗臉——我的頭很沈重——我到這里來，還不會洗過臉。我是什麼時候來的？讓我算算看；今天是什麼日子？我不知道，我不能夠用思想。但是我的審判——那是在禮拜一，九月十九日。他們在那天下午，不是在晚上，把我帶到這里來的。並且那個看守——他用牛眼燈照我，使我大吃一驚。這是昨夜的事嗎？不，這一定久得多。難道我只是從昨天起才到這里來的嗎？怎麼，在我却覺得已經是這麼長久了！這會是禮拜二嗎？只是禮拜二？下一次雜役夫經過的時候我一定要問他。我還要問明白是誰送了這毛巾來的。也許我可以從他那里要到一杯冷水喝；或者這里就有——

我的眼睛漸漸習慣於監房裏的微暗的光線了。我可以把物件辨別得很清楚。這里

有一張小木桌和一把舊椅子，便器在那最遠的角落裏。差不多被床掩住了！在便器的旁邊，正對着門的一堵牆壁的中央，有一個小小的圓盆，上面塞着一隻木栓。水溫熱，裏面有不少泥土，然而還新鮮。我用毛巾擦我的臉，這使我很興奮。沸騰着的血液帶着一種悅耳的聲音在我的血管裏循環。忽然我的臉被一根鋒利的刺刺痛了，這好像是一根針。原來有一根扣針插在毛巾上面。我把牠抽了出來，這時候有什麼白色的東西撲到了地板上。一張字條！我一面留心聽着有沒有腳步聲，一面匆忙地讀着那鉛筆寫的字跡：

『你讀了這個不要忘記馬上就把牠撕掉，這是一個朋友寫給你的。我們要幹一樁大事，你可以加入。我們曉得你靠得住。準備好，讓你的燈夜裏點着。』當心！『螺旋釘』和『凳子』。他們比獵狗還壞。牢裏到處都有他們，不要隨便說話。再見，明天再碰頭。——一個忠心的朋友。』

我小心地反覆讀着這字條。這種古怪的話語弄得我莫明其妙。我含糊地推測牠的意思：顯然有人在計劃逃獄的事情。當我想着種種的可能性的時候，我的心跳動得非常厲害。倘使我能夠逃走……呵，我用不着死！爲什麼我先前不會想到這事情呢？這會是一件多麼光榮的事情……自然他們會搜遍全國來搜索我的蹤跡。我應該躲藏起來。但是這有什麼關係呢？我會得着自由。而且會有多麼大的效果！這一定會是個大大的宣傳。人們會非常關心這事情；並且我——我還會有新的機會——

猜疑的陰影突然罩在我的快樂的思想上面，用絕望來壓倒了我。也許是一個圈套！我不知道這字條是誰寫的。我自己幹慣了結黨謀叛的事情，不能夠這麼容易地給人欺

● 大概是「隨時小心提防着」的意思——譯者。

● 這是「禁子」不是「螺旋釘」——譯者。

● 這是「奸細」不是「斃子」——譯者。

驅。但是他們爲什麼要用圈套來陷害我？而且是誰幹的事？一個禁卒嗎？這是什麼用意呢？然而他們本來就是很卑鄙，很殘酷的人。那個高大的看守，（所長叫他做費材士先生）他好像很不高興我。這也許是他幹的事情，要使我碰到一些麻煩。難道他真的幹出這種卑鄙的事情？這類事情是有的——在俄國就有這種流氓，他的樣子活像一個奸細。他不會用這種手段對付我。我應該把字條再讀一遍。這上面有許多字眼我不懂得。我應該讓我的燈夜裏點着什麼燈？我的監房裏並沒有燈；我可以在什麼地方找到燈呢？並且我應該留心什麼「螺旋釘」呢？而且「凳子」——我這裏只有一把椅子；我爲什麼要留心牠？也許這可以用來做一件武器。不，這一定有別的意思。字條上面還說那個人明天要找我。我會從他的面孔上看出來他究竟是不是可靠。不錯，不錯，這是最好的辦法。我要等到明天，呵，我希望明天馬上就來。

求生的意志

一

在監房的陰暗裏日子一天天地捱過去，就像沒有止境一般。鑼聲拿牠那沈悶的單調支配着我的生存。但我的思想的進路却被那神奇的通信者的字條改變了。我等着那個人到我這裏來，却白白等了許久——然而那逃獄的暗示却給我生出了希望。求生的意志開始確定了，而且是一天天地更加強烈起來。我很覺得奇怪，我的自殺的念頭漸漸減少了，至多也不過偶爾匆忙地略略想一下，就拋開了去。我很懼怕自己毀滅的思想。我鎮靜了我的紛亂的心曲；我決定先把逃獄的種種可能性完全試過再說……要做這種事情是要費去相當的長時間的：第一我們必須和這個新環境熟習，明白牢裏的各種情

形。我在這方面不會有過什麼機會。牢中當局把我關在獨房裏面，顯然是一種政策，使我因此便不能夠知道什麼走廊，兩重門，螺旋形過道等等的這種錯綜繁雜的組織。即使他們釋放我，要是沒有人指路，要找路出去也很困難。呵，要是我能夠有着我昨夜夢見的那隻魔術戒指，那是多麼快樂的事情！我在夢裏幻想着這是革命女神的符咒。我把她看得十分清楚：很高大，很威嚴，她的眼睛裏射出來那種征服一切的愛的光輝。她站在我的床前，她的尊貴的臉上充滿着極其溫柔的微笑。她把手向着我伸過來，一半是祝福我，一半是指着那暗黑的牆壁。我急切地向着那方向看去——那里，在一個小孔裏面，有什麼亮東西在發光，就像早晨的陽光中的一滴新鮮的露珠。原來是一隻心形的戒指嵌在中央。這些閃爍的光線拿一種大希望的光輪把這暗黑的角落照亮了。我一時感情爆發，不能自己地伸手去抓住那隻戒指，把牠緊緊地捏成一團，呵，那時候光線馬上發出火來，火光四散，火舌向四處伸去，立刻溶化了鋼鐵，銷燬了獄牆，使我看見綠的田野，青的樹林，還有那一羣一羣的男女愉快地在自由的陽光下面勞動，這一幕令人高興的景象，隨後就被

什麼東西驅散了。

呵，倘使我現在就有着那隻魔術戒指呵！逃獄，自由！也許我的那未知的朋友會實踐他的約束。他也許是在完成他的計畫，或者是他沒有機會來看我……然而愛瑪和費加決不會相信逃獄的可能性……可憐的愛瑪，她一定很悲傷！他們沒有信來：我被移到懲役所，已經有四天了。我每天焦急地等着教誨師來，這裏的信件都是由他分送的。呵，現在他來了，他那興奮的快步子我耳朵已經聽慣了。我懷着希望傾聽着他的一舉一動；我認得他那用力關門的聲音，和接着起來的彈簧鎖的響聲。他那短促的脚步在那從上層圓廳通到監房部的橋上清晰地響着，走過了迴廊。這孤寂的脚步聲響在靜寂裏，就像一個人深夜經過墓地時的那種胆怯的匆忙的樣子。教誨師現在站住了：他在對着信封上面的號數和監房門口掛着的木牌的號數。究竟還有人記憶起一個關在牢裏的朋友。腳步聲繼續着，漸漸變成微弱，這時候送信人正繞到遠遠的那一角。他走過對面那一排監房，登上最高的一層，最後他才到了底層，我的監房就在這裏。他那腳步聲愈逼近，我的心也

跳得愈快。我想我一定有信。他走近我的監房了——他停腳了。我還看不見他，然而我知道他是在對號數。也許這封信就是給我的。我希望教誨師不要弄錯；K排，第六號監房，A七號，一件輕的東西撲落在隔壁監房的地板上，同時那短促的快步子走過了我的監房。我沒有信！我又得多等二十四個鐘頭了，可是那時候也許這微暗的影子依舊不會在我的門口站住的。

二

一想到我的二十二年的徒刑。我就變得完全絕望了。我無論如何總要設法逃出這個地獄，恢復我的自由。自由……席——席！

這是教誨師的聲音！也許他今天會給我送信來……恐怕我的朋友們的來信都被他扣留了；或者這是典獄幹的事情，因為信袋先要在典獄的辦公室裏面經過檢查。現在他走下我們這底層來了。他停了腳步。一定是第二號監房有信。他又向這方面走過來。他

的影子落在我的門口——然而他走開了！

「教誨師，請你，只要一下子的工夫。」

「誰在叫我？」

「教誨師，這里，K排第六號監房。」

「孩子，什麼事情？」

「教誨師，我想找一點書來讀。」

「讀書？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圖書館呢！真正很不錯。我下次給你一本目錄。你每禮拜可以借一本書。」

「我錯過了這一排監房的借書的日子，我還得等一個星期。但是我這時候想找本書來讀。」

「孩子，你沒有作工嗎？」

「沒有，教誨師。」

「是你不肯作工罷？」

「不是，人家還沒有叫過我去作工呢！」

「呵，好，不久就會派你去作工的。孩子，你忍耐一下罷。」

「但是你現在可以找本書給我讀嗎？」

「你的監房裏面沒有一本聖經？」

「一本聖經？教誨師，我並不相信牠。」

「孩子，你讀讀也沒有害處。牠對你會有好處的。你讀讀看。」

我遲疑了一下。一個絕望的思想掠過我的頭腦。

「好罷，教誨師，我要讀聖經，但是我不要讀那近代英文的譯本。你大概有一本附着希臘文或拉丁文註解的罷。」

「怎麼，孩子，你懂得拉丁文，希臘文？」

「是，我研究過古文。」

教誨師似乎很受感動。他走近幾步，靠在我的鐵格子門上，看他那樣子，好像是預備着和我長談一般。我們開始談起話來。我們談着古文學，談着我的知識的來源，談着俄國的學校，談着社會情形。這個監獄教誨師是一個有趣味而且有趣味而且有趣味的人，他又是一個腳跡廣遍的旅行家，他到過俄國，覺得那個國家有很大的希望。最後他向着一個禁卒招呼道：

「讓A七號跟着我去。」

那看守用猜疑的眼光看了我一下，就開了門上的鎖，一面問：「教誨師，要我跟去嗎？」

「不，不。這就行了。孩子，來罷。」

我們經過一排空監房，上了樓梯，到上層的圓廳裏去，教誨師的辦公室就在圓廳的左邊。我很激動，很留心，周圍的情形，我全都仔細地看在眼里，一點也不肯放過。我在表面上裝出全不關心的樣子，其實我却偷偷地注意着教誨師的一舉一動，我看見他從手裏捏着的一串鑰匙裏面揀出圓廳的鑰匙，拿來打開了門。一種對於自由的熱烈的渴望折

磨着我。逃走的計畫在我的心裏成熟了。全監牢的鑰匙——教誨師都帶得有——他住在監獄隔壁的典獄家裏——他又是這麼衰弱——我可以毫不費力地把他打倒——圓廳裏沒有一個人——我會悶住他的叫聲——奪過鑰匙來——

「孩子，坐罷。你坐下，這里有一點書。你且找找看。我有一本我自己用的聖經的謄本，是附有註解的。這一定在這裏面。」

我望着他把那一串鑰匙放在寫字台上。我的眼睛裏快要冒出火來了。我只要動一下，就可以把牠們拿在我的手裏來。那一把又大又重的鑰匙，一定是開大門用的。牠是那麼大——用牠在他的頭上打一下，就會馬上弄死他。呀，這里還有一個櫃子！教誨師正在拿什麼書出來。他的背向着我。只要推他一下——我就會把他關在那裏面……我偷偷地挨近寫字台。我的眼睛定在鑰匙上。我俯在鑰匙上面，假裝專心在看一本書，同時我的手小心地慢慢兒向前面伸過去。我很快地把身子斜靠下去，我手裏捧着的那本攤開的書就把鑰匙完全掩蓋了。我的手摸着鑰匙。我下了一個決心把這一串沈重的鑰匙捏在

手裏，我的手慢慢地舉起來——

「孩子，我現在找不着那本聖經，我另外給你找一本別的書。我很同情你。我雖是一個國家的官吏，然而我以為他們對待你很不公道。你的刑罰太重了。在這動亂的時代裏，鼓舞起你這一個年青熱心家的那種心情，我是很能夠了解的。這與和姆司德有關係是不是？」

我倒在椅子上，像受了一個重大的打擊，我的勇氣完全失掉了。那種深切的同情的調子，那種真摯的戰抖的聲音——不，我不能夠挨他……

一線光亮

我渴望着交結一兩個朋友。便是只看見一個人影子，也會使我覺得安慰。每天早晨吃過早飯以後，我總是熱心地傾聽着走廊地板上的熟習的掃帚濺水聲。這是那個老雜役夫在洗地板。這獨臂的犯人動着嘴輕輕地在吹哨，用他的左手舞動掃帚，把掃帚的柄端挾在腋下。

「喂，亞歷克！你今天怎麼樣？」

他站在牆壁的那一頭，就在我的監房對面，掃帚的動作也中途停止了。我偶爾碰見他那和善的藍眼睛的注視；他的頭不住地向左右轉動，時時提防着禁卒走來。

「亞歷克，你好嗎？」

「呵，平平常常。」

「我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亞歷克，我是經過了這磨鍊來的。你不要心焦，你的事不要緊，老朋友。你還很年青呢。」

「然而已經老得可以死了，」我苦惱地說。

「噓！不要說得這麼響！『螺旋釘』的耳朵很尖。」

「螺旋釘？」

大的希望在我的心裏波動着。「螺旋釘」那張不可思議的字條裏面有這個費解的字眼——也許就是這個人寫的。我異常焦急地注視着這個雜役夫。他把背向着我，埋下頭來，突然動起掃帚，以短而快的動作急急地掃地。「噓！」當他走過我的監房這一面的時候，他頭也不掉地這樣警告我。

我注意地傾聽着。除了那有規則的掃帚聲外，沒有一點聲音。然而一個老犯的有經驗的耳朵不會錯誤。一個長影子落進廳子來。那個帶着兇眼睛的高大的禁卒站在我的

門前。

『你在窺探外面做什麼？』

『我並沒有窺探。』

『不許你抗辯。滾回你的洞裏去。不許你靠在門上，你聽見嗎？』

禁卒向着廳子那邊叫道：『喂，你這廢人！你在這邊講話，是不是？』

『先生，不是。』

『不許你對我說謊。你一定在講話。』

『我敢賭咒說我沒有講話。』

『好，要是我捉到你和那條豬說話——我會叫你知道好歹的。』

掃帚的聲音停止了。雜役夫在揮灰塵。揮帚的響聲近了。那個人又站在我的門前，他的頭東張西望，一面勤快地動着那把揮帚。

「亞歷克」他低聲說，「當心那個「螺旋釘」這是說那個看守，他是一個——你看見他剛才罵我嗎？」

「要是他看見你和我講話，他會把你怎樣呢？」

「你知道，他會把我丟進地牢裏去。我還要失掉我的工作。」

「那麼你還是不和我講話好。」

「呵，我不怕他。他不能夠捉到我，他不行。他並沒看見我和人講話；他不過駭駭我罷了。然而我不怕。」

「然而你也得小心。」

「不要緊。他現在已經走出到天井裏面了。除了吃飯時間外，他在監房部裏本來就沒有事情。他不過給別人找點麻煩。他是個卑鄙的壞蛋，這玉麥麵包湯姆。」

「誰？」

「就是禁子費林士。我們叫他做玉麥麵包湯姆，因為他偷我們的硬餅乾。」

「硬餅乾是什麼？」

「哈哈。每禮拜二和禮拜六我們有一塊玉麥麵包當早飯吃。這自然很少，可是却比那陳「胖克」好一點。你知道「胖克」是什麼意思？你還不大懂我們的話，是嗎？麵包叫做「胖克」還有些漂亮的孩子也叫做「胖克。」

他快活地笑起來，彷彿說出了很巧妙的趣話似的。突然間他閉了嘴側耳聽着，帶着很小的樣子急急地蹣起腳走開了。過了幾分鐘他又回來，低聲說：

「完全好了。路也乾淨了。湯姆給喚到工場裏去了。要到吃中飯才回來，謝謝上帝。只有那個密切爾老頭兒在監房部裏，他管着這一排。這叫做北部。」

「那麼南部是婦人住的地方嗎？」

「不，女人另外有房子。南部是新的監房部，剛剛修好已經擠滿了，天天有「鮮魚」進來。披次堡法院真算得勤快。你這兒有熟人嗎？」

⑤ 「鮮魚」指新犯

『沒有。』

『好，亞歷克，那麼想法去認識幾個。這樣可以有點趣味。你需要的就是找幾個朋友，孩子，我知道你覺得怎樣。我剛到這兒的時候，我也很想死。太悶了。一個傢伙勸我不要灰心，想法去認識朋友。我想他是在打我的主意，可是他却是個規規矩矩的老實人。亞歷克，你得認識幾個朋友；你不去認識朋友，你會吃虧的。我現在要跑開了。再見。我的名字叫獨臂。』

『獨臂？』

『在這里別人都叫我這個名字。我是個老兵，打過仗。我跑得很快，所以打掉了我的右膀，哈哈，哈哈再會。』

我每天焦急地等着和獨臂偷偷講幾句話。只有這事情打破我的生活的單調。然而一連過了好些日子，我們都沒交談過一個字。那個獨臂的囚人默默地走過去，好像他已

經忘却了我的存在，而我却懷着跳動的心從鐵格子裏窺視他，想在他的臉上找到一個安慰的認識的記號。只有他那眼睛的迅速的震動使我知道他還關心我，而且警告我當心那個在旁邊偵察的禁卒。

漸漸地靠了獨臂的聰明，我們居然可以時時交談幾句，我因此得了許多監獄裏的有價值的消息。獨臂說，同囚的人都同情我。他們知道我是「規規矩矩的人。」我一定可以找到朋友，然而我應當留心「奸細。」他們會把任何事情都報告給看守聽。每個囚犯的歷史，獨臂都很熟悉。他說大多數的人都「腐爛」了。特別是守夜的看守「兇，並且是個偵探。」夜裏南北兩監房部每部守夜的禁子只有三個，然而白天往來活動偵察的人却有一百多個。獨臂答應做我的朋友，並且還要給我「指示更多的門徑。」

工場

一

我和十二個犯人排成一列，站在典獄辦公室的前房裏面。我的眼睛第一次當着白天的光亮看見我身上的條紋布囚衣，這時候我真是被羞愧壓倒了。我被弄得變成了一隻畜牲！一個穿條紋布囚衣的犯人給我的第一次印象還是十分明顯：他像一隻危險的野獸。我總覺得他又像一隻母老虎——我現在一定也成了那種樣子。

圓廳的門打開了，現出來典獄的瘦長的身子。

『舉手！』

典獄慢慢地走過這個行列，時時把舉起的手仔細看一下。他把我們分成幾羣；然後

指着我在裏面的這一羣，用他那帶女性的調子說道：

「都沒有殘疾。看守，把他們，哼，哼，帶到第七號去。把他們交給胡茲先生。」

「排隊！向前，開步走！」

我到底被派去作工了！我要仔細研究「第七號」的性質，看看從那裏有沒有逃獄的可能性。我們被禁卒們在旁邊押着，用緊密的連鎖步伐走過了天井。牆頭的哨警們把槍鬆鬆地架在彎着的膀子上。望着我們這個像蛇一般在露天裏轉動的行列。天井是寬大而清潔，草地也弄得很整齊，很漂亮。在監房裏關了兩個星期出來第一次呼吸新鮮空氣，這事情很厲害地鼓舞起了我的求自由的渴望。也許在工場裏我會找到逃走的机会。這思想就使我的觀察變得更靈敏了。我看見，南北兩個監房部構成了一個平行四邊形，東、南、北三面都圍着石牆，工場，廚房，病院都在這裏面，在極南的一端還有女犯部。

「散隊！」

我們進了「第七號」，是一個蓆子工場。這是一個陰黯的，天花板很低的房子，窗戶

小而且是格子窗，我很費力地辨認出了裏面有些什麼東西。空氣裏充滿着灰塵，織機的響聲震得人耳聾。一種吵鬧而憂鬱的霧圍氣，彌漫了這個房間。

管理這工場的看守把我派到一個瘦長的犯人正在使用的那架機器的旁邊。「吉姆，你告訴他怎樣做。」

過了一些時候，吉姆完全不理我。他低低俯在機器上面，彷彿專心在工作，他的手敏捷地動着梭子，腳踏在踏板上。不久他粗魯地低聲說：

「『鮮魚』嗎？」

「你說什麼？」

「你這傢伙，在這兒久不久？」

「兩禮拜。」

「多少年？」

「二十一年。」^①

「你瞎扯。」

「我說的真話。」

「真的呵？」

織機的梭子不停地飛來飛去。吉姆沈默了一會兒，於是猝然問道：

「他們幹嗎把你弄到這兒來？」

「不知道。」

「你愛鬧事？」

「沒有。」

「那麼你有神經病？」

「爲什麼？」

「這是個瘋子工場。他們送來的人不是瘋子，就是要叫你在這兒發瘋。」

⑤ 外有一年在習藝懲戒所內作苦工，共二十二年。

「你是怎樣到這里來的呢？」

「我該死——他們叫我來發瘋，你看見嗎？」他指着他的太陽角的一個深的傷痕。「我跟幾個禁子相打。他們差點就把我打死了。就是那個胖傢伙，皮·胡茲。我要向他算賬，好，天罰他的狗靈魂，我要殺死他。我賭咒，定要殺死他。反正我也會死在這兒。」

「也許這倒不壞，」我試來鼓勵他看。

「這不壞，[？]你曉得些什麼？我的癆病很厲害，每晚吐血。這些灰塵會殺死我，你也逃不掉，快得很。」

這時候他起了一陣劇烈的乾咳，好像他故意用這來加重他的語勢一般。

同時梭子又給蓆子的鬚頭纏結住了。他止了咳，喘過氣來，便抓起他手邊刀子，很靈巧地割幾下就把那金屬的梭子弄了出來。那根發光的東西又動來動去，吉姆也專心做他的工作。

「不要再纏我，」他警告我說，「我的工作給耽誤了。」

他的全部筋肉緊張起來，他的長身子俯在織機上面，輪流地一推一拉，他用了全力，打算趕快弄完這天的工作。

看守走近我們的身邊。他把頭向我點一下，問吉姆道：「他做得怎樣？」

「他很不錯，不過，胡茲，這里用不着這孩子。他有二十一年刑期。」

「收拾起你那鬼把戲！」看守氣憤地回答道。吉姆依舊埋下頭去作工，只是畏怯地偷看着禁卒手裏舉着的那根棍子。

禁卒剛轉身，吉姆就哀求起來：

「胡茲先生，我教他做工就誤了功夫。請你寬放一點吧？這工作我真做不了，我又生病。」

「胡說。吉姆，你什麼病也沒有。你只愛偷懶。這就是你的毛病。你不要裝病。這騙不過我。」

正午的時分看守把我叫在一邊。「你是新來的。這里的情形你還不熟，」他警告我

道：『不要理吉姆。他喜歡搗亂，我們把他處罰過。他現在倒好了。你的時間長，你自己要好地做。這里不是玩耍的地方，你懂嗎？』

當我去排隊準備回監房裏吃中飯的時候，他還叫回我去說：

『亞歷克，你得當心吉姆那個傢伙。你知道，他有點神經病。』

他懷了特別用意地旋動着手指，指了我的頭。

二

蓆子工場弄壞了我的健康。灰塵使我的喉管發炎，我的眼光在這永遠是陰暗的屋裏也變弱起來。管理工場的看守對我的工作進步遲緩屢次表示不滿意。他昨天還警告我說：『我再給你一個機會，要是你下禮拜再做不出一張好蓆子，你就進地牢去。』他又嚴厲地叱責吉姆，說他教我做工並不負責。吉姆正要回答，却被一陣厲害的咳嗽攔住了他的話。他的瘦削的面孔變成了綠黃色，然而過了一刻他似乎緩過了氣來，又默默地繼

續工作。我忽然看見他緊緊抓住架子，臉上帶了恐佈的樣子，他開始在喘氣，接着就有一股黑血從他的嘴裏噴了出來，他倒在地板上。

織機的響聲繼續着。在隔壁一架機器旁邊工作的囚犯偷偷地把那個倒在地上的身體望了一眼，過後又埋下頭去繼續工作。吉姆不動地躺在那里，他的血把地板染成了紫色。我連忙跑到看守的面前。

「胡茲先生，吉姆——」

「滾回去，混蛋！」他對着我叫起來。「你怎敢不得許可就離開你的地方？」

「我剛剛——」

「我叫你滾回去！」他怒吼着，一面舉起他那根粗重的棍子。

我回到了我的原位。吉姆靜靜地躺着，他的嘴張開，臉上沒有一點血色。看守一步一步地慢慢走近了。

「這裏有什麼事情？」

我指着吉姆。他看了看那個昏迷不醒的人，然後用腳輕輕地去踢那個血跡模糊的面孔。

『起來，吉姆，起來！』

那個沒有知覺的頭往側面一滾，撞在織機的腳上。

『他大概不是裝假，』看守這樣地自言自語。他過後就向着我伸出了手指威嚇道：『不准你沒有命令就離開你的地方，記着，你！』

過了許久，我就心吉姆已經被人忘掉了的時候醫生來了。這是南金先生，高級獄醫，一個矮胖的人。他叫人把吉姆抬到病院裏去，他還問道：『有什麼人看見這個人倒下去嗎？』

『這人看見的，』看守指着我回答道。

當我對醫生敘述那經過的時候，他却好奇地望着我。後來他便問我的姓名。『呵，那件大名鼎鼎的案子，』他微笑道。『我和福利克很熟。他決不是那種壞人。但是你在這裏

也得受優待。柏克曼先生。你知道，這是一個民主主義的機關。再說，你的眼睛怎樣了？牠們在發炎。老是這樣的嗎？」

「這只是在我到這個工場裏作工以後才起的。」

「呵，醫生，他沒有病。」看守插嘴說。「他在這裏還只有一個禮拜。」

南金先生嘲笑地看了禁卒一眼。

「你要他在這裏嗎？」

「是：我們這裏缺少人。」

「好，胡茲先生，我是醫生。」於是他轉身向着我，加了一句：「明天早晨到病院裏受檢查。」

醫生檢查的結果使我換到製機部去。這個改變給我喚醒了新的希望。簾子工場是

一個懲戒的工場，派到那里作工去的大概都是所謂「無可救藥的人」（精神異常錯亂的囚犯，和少數不服管束的倔強份子），所以那里是一個監視最嚴密，管束最嚴格的地方。那是防守最周密的工場，要從那里逃出去簡直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製襪部我也許會找到這機會。自然這需要着時間；但是爲着那件大事情我是能夠忍耐的。襪子工場裏的工作情形也比較好一點：房間明亮，又通空氣，管束也不十分嚴厲。我因爲是近視眼，所以免掉去做機器工作。典獄起初咬定說我的眼睛「很好」，看得見織襪機上面的無數根針。老實說，我看得見那些針；然而我却看不很清楚，不能夠確定不把每根線頭錯穿進別的針眼去。倘使我承認多少看得見一點的話，我知道，我一定會被派去做那工作，結果我會常常因了出品不夠，或不好的緣故，受着嚴厲的處罰。所以我便裝作完全看不清楚針的樣子。看守雖然常常拿處罰來威嚇我，也不能夠改變我的決心，後來他便把我派去做那比較輕易一點的「翻」襪工作。這種工作雖然討厭，却不費力。起初襪子從編織機上面下來，是沒有襪底的，我便把牠們集起來抱到一張桌子上面，那里豎着一根約莫十八

英寸高的鐵樁，頂上有一個倒轉的小圓盤。襪子一放上樁去，裏子就被翻了出來，我便急急把牠從樁上剝下來。然後又送到機器那里去縫好襪底，再由我拿去翻一次，這樣一來工作就算完成，只等着分類和裝載了。

日子一天一天地一星期一星期地在單調裏過去了。工作的實習使我成了熟手，然而那機械的勞役的時間是很難捱過去的。我想倘使我對工作有一點興趣，時間也容易混一點，我便把我翻過的襪子一一來點數，我計算每一次翻襪需要多少動作，我又統計在一定的時間裏翻過的襪子的總數。然而這一切努力都沒有用處，我依舊不能不想到那些永無結果的題目：朋友和宣傳；我這不公道的過重的判決，自殺和逃獄。

夜裏我也得不到安息。在夢中一種無名的重量壓迫着我，一種恐怖折磨着我，我常常驚跳起來，駭得緩不過氣，靜靜地來經驗那危險去後的暫時的安慰。然而過了一刻我又慢慢記起我周圍的情況，我便落進了憤怒與失望的海裏，沒有一點力量，也沒有一點

希望。

在我的本西法尼亞的夢魔的表面平靜的發展中間，在那希望與灰心，生與死的不絕的鬥爭裏，白天跟着黑夜，黑夜跟着白天不停地這樣走了過去。

給愛瑪的信

親愛的妹妹：

從前次寫信給你到現在彷彿已經有一個世紀了，然而這只不過是一個月。我的生活的單調使光陰過得很慢——只有你的親愛的，深情的信函和費加的來信給我打破了那可怖的孤寂。當我回到監房去吃午飯的時候，我心裏盼望着會得到你的信函，這種懇切的期望使我加快了脚步。早晨十一點鐘的光景教誨師開始巡迴送信；他的熟練的手把信往監房一拋，就穿過鐵格子落到床邊，或者落在屋角的小桌子上面。然而倘使是一封很輕的信，牠便會飛落在地板上。我走到監房門口，一眼就會看見那個白色的小東西，躺在什麼地方，不管信函是長是短。我閉着眼睛用手量量牠有多少重，就像受着你的

可愛的溫暖的手的緊握，這接觸溫柔地達到我的心裏，到後來我就覺得我越過了深淵而出現在你的面前了。鐵格子淡了下去，牆壁也不見了，空氣變成了甜蜜瀰漫着花草的芳香——我又和你一塊兒，在清朗的七月的月光裏散步……你的眼睛和頭髮中那種特有的俄國味像施魔術一般地給我帶來了我們那美麗的河流凡爾加；船夫曲的調子裏充滿了苦痛和渴望，在我的周圍飄蕩……午飯原樣的擺在那里。我却拿着你的信在呆想，我把牠重讀，我慢慢地，慢慢地讀牠，我只怕我會很快地就把牠讀完。午後的光陰也因了你這接觸和拜訪變成很光輝的了，我一天只想回到我的監房——在夜晚的靜寂裏，我解脫了眼前的夢魘，自由地在我們的夢裏的花園內散步。

第二天早晨我在工場裏工作，又不斷地焦急地懸念着是否有一封安慰的信函在監房裏等着我。我一想到教誨師，我心裏就跳動得很厲害；也許這時候你的信就在他的手裏。他在閉封，他在讀牠。爲什麼應該給陌生的眼睛看……然而教誨師好像是很和善、很謹慎的。現在他在走廊裏送信。當他走到底層的時候，信件已經很少了。呵！希望他快點

到我的監房來，不然他的信等不到那時候，就會送光。過後，我禁不住要笑我這個孩子似的想法，——要是有一封信是寄給我的，那麼他決不會交給別的犯人。然而也許他會送錯……不，決不會——我的名字和在監獄裏的號數，還有教誨師批在信封上面的監房的號數都會保證信件不會誤投。現在午飯的汽笛響了。我急忙回到監房去。地板上沒有東西！也許是在床上，桌子上……失望的心使我很不安。也許信落在床下，也許在黑暗的角落裏。不，那里並沒有——然而今天我決不會沒有信！我應該再找一遍——也許牠落在被單中間也未可知……不，沒有信！

愛友，我的日子就是這樣度過去的。在思想裏我永遠和你，和費加在一起，過着我們從前的那種生活。至於這裡的生活我決不會習慣，而且在眼前的現實裏我也找不到一點興味。我以後會有什麼樣的結果，我不知道。我也不去管牠。親愛的，記着我們是什麼樣的人：不管我們的運動要求着怎樣的犧牲，縱使個人滅亡，而結果人類也會得到益處。我們應該在這個意識裏去求慰藉。

亞歷克

一八九二年十一月十八日

迫害

受苦和繼續不斷的危險是敏捷的教師。在這懲役所內的三個月中間我學會了許多事情。究竟我從前所想像的那種模糊的恐怖是不是比監獄生活的實際更爲可怕，我如今倒有些疑惑了。

特別在某一點，現實的監獄生活是一個苦難和不斷的激怒的泉源……這裏面充滿着欺騙，虛偽，詭計——比在外面世界裏還要厲害。諂諛，中傷，偵探——這些在牢裏最易發展。一個禁卒的惡意就可以招來不幸，要防避牠只有靠着諂媚和奉承，靠了奴隸性的服從和諂諛還可以得着輕易的工作……還有種種色色，看見這些景象就使我頭痛。

昨天我在工場裏看見一件事情——小約翰·大衛士和傑克·布拉德福打架。這兩個都是孩子，而且是新來的。小約翰是個樣子很老實的年青人，在離我的桌子幾尺光景的一架編織機跟前工作。在小約翰的對面是傑克，據他自己說他從前在感化院的經驗把他『教得更聰明了』。我在牢裏住了三個月，學會了一個本領，可以用一種差不多叫人看不見的嘴唇的動作談話。用這方法我就從小約翰那里知道布拉德福時時偷竊他的出品，使他好幾次因為工作怠惰受罰。小約翰希望以後不要再發生這種事情，便把失竊的事告訴了監工的禁卒，不過他並沒有提到傑克的名字。然而禁卒不顧他的訴苦，依舊報告上去。後來小約翰就被關進了地牢。昨天早晨他回到工場裏來，他的玫瑰色的臉頰變成了蒼白色，眼睛也陷了進去，走起路來也是有氣沒力的。當他回到那機器跟前的時候，我聽見他對那看守說：

『加桑先生，請你把我換個地方。』

『爲什麼？』禁卒問道。

『我不能夠在這里做工。我願意在另一架機器跟前做，加桑先生，請你。』

『你爲什麼不能夠在這里做呢？』

『我天天失掉襪子。』

『哈哈，你又來玩老把戲了，是不是？你還想進地牢嗎？』

『我再受不了地牢了，加桑先生，我賭咒說我受不了。可是在這里我的襪子天天給人偷去。』

『你見鬼！誰偷你的襪子？不要亂推到別人身上。我在這里守着，沒有人能夠偷你的襪子。你現在快去做工，你得好好地做，懂得嗎？』

下午點數的時候，小約翰差十八雙襪子。布拉德福却做多了。

我看見加桑先生走到小約翰身邊。

『喂，三十號，三十號機器，』他叫道。『你不肯做工，是嗎？穿好衣服，戴上帽子。』

這句話真^要命。這意思是馬上去報告典獄，結果必然是進地牢。

「呵，加桑先生，」那個年青人哀求道：「這不是我的錯，上帝幫忙我，這並不是我的錯。」

「不是你的錯？誰的錯呢？難道是我的錯？」

小約翰遲疑了一下。他的眼睛往四處看，然後轉到布拉德福的臉上，那個孩子却故意避開了他的眼光。

「我不能夠告發，」他低聲回答。

「呵，見鬼！你沒有什麼事告發。那麼穿好衣服，戴起帽子。」

小約翰在地牢裏過了一夜。第二天早晨他到工場裏來，他的臉頰更陷了下去，眼睛也更凹進去了。他絕望地拚命工作。他專心致志地努力勞動着，他的眼光定在那一堆慢慢在增加的襪子上面。他偶爾把布拉德福恨恨地看了一眼，那個年青人恃着有看守幫忙，便對着他狡猾地霎了一下左眼。

有一回小約翰並沒有停止工作，不過稍微側過頭來看看我。我鼓勵地對他微笑，同

時我看見傑克的手偷偷伸過桌子去很快地抓了一把小約翰的襪子。接着一個尖銳的叫聲就把工場弄得混亂起來。他們費了大力才把這個狂怒的孩子從那個被打倒了的布拉德福的身上拉開。兩個人都被帶到典獄那里去受審判，唯一的證人是上級看守加桑。

我不能忍耐地等候着審判的結果。從開着的窗戶裏我看見看守走了回來。他進了工場，嘴角帶着微笑。他走過我的身邊，這時候我決定和他說話。

「加桑先生，」我裝作尊敬的樣子說道，「我可以和你說一句話嗎？」

「怎麼，柏克，當然可以，我又不會吃掉你。你快說吧！」

「他們把那兩個孩子怎樣處置了？」

「小約翰在地牢裏關十天。很不錯，是嗎？你知道他先打人，所以是他不想作工。我就在他旁邊，看得很清楚。我不能夠輕易地給人愚弄，你說能夠嗎，柏克。」

「好，加桑先生，我當然也說不能夠。但是你知道他們是怎樣打起架來的嗎？」

「不知道。可是小約翰承認他先打布拉德福。你知道這就夠了。」布拉德「明天回工場。我把他從寬發落；他是一個很勤快的工人，他的出品時常是比規定的多。只取消他的晚飯。他一定受得住。並不是什麼大損失。是嗎，柏克？」

「不大，」我表同意說。「然而，加桑先生，這全是布拉德福的錯。」

「怎樣會呢？」禁卒問道。

「他偷了小約翰的襪子。」

「你沒有看見他偷吧。」

「我看見的，加桑先生。我看見他這——」

「當心，柏克。一切都定好了。小約翰究竟不是個好東西；他太活潑了。你最好還是不提這件事情，聽見嗎？我的話跟典獄的一樣。」

這種過度的不公平使我的心非常痛苦。可憐的小約翰在那可怕的地牢裏已經是

第四天了。而且還是第三次，然而他却是完全無辜的。我一想到那種可恨的待遇和看守的欺騙與偏私，我的血就不由得沸騰起來。我應該來援助那受迫害的人。是的，我要這樣做。然而應該怎樣進行呢？告發加桑先生，一定沒有用處。而且他要是知道我告發了他，他便會給我苦吃：他在工場裏有着絕對的權力。

我暗地想了好幾個辦法，然而拿來仔細考量了以後才發現都不容易實行。個人利益的考量和義務的觀念鬥爭着。但我想像着小約翰在地牢裏的情形，我又看見他那空着的機器和布拉德福的勝利的微笑，這樣喚醒了我的譴責的良心，到後來沈默就變成不能忍受的了。我決定一遇着機會馬上就向典獄說話。

我終於有了一個機會。典獄走進工場來。他身材高大，稍微有點駝背，頭向前伸出去，就像一隻餓狼在追趕腳跡一般。

「麥克潘先生，有一點事情求你。」

「好。」

「我以為小約翰·大衛士處罰得很冤枉。」

「你以為，哼，哼。誰是這個無辜的小約翰，哼，大衛士？」

他的手指頭不能忍耐地在桌上敲着；他用嘲笑的，猜疑的眼睛打量我。

「三十號機器，典獄先生。」

「呵，不錯；三十號機器，哼，大衛士，他打人。」

「別人偷他的襪子。麥克潘先生，我親眼看見的。」

「是的，是的。爲什麼，哼，你看見了嗎，朋友？那麼你承認，哼，哼，你並不專心做你自己的工作了。那是不可行的，哼，太壞了。加桑先生！」

那個看守連忙走到他面前。

「加桑先生，這個人，哼，控告你。犯人，不許打岔我。哼，你是第幾號？」

「A七號。」

「加桑先生，A七號，告發管理工場的看守。請你，哼，哼，記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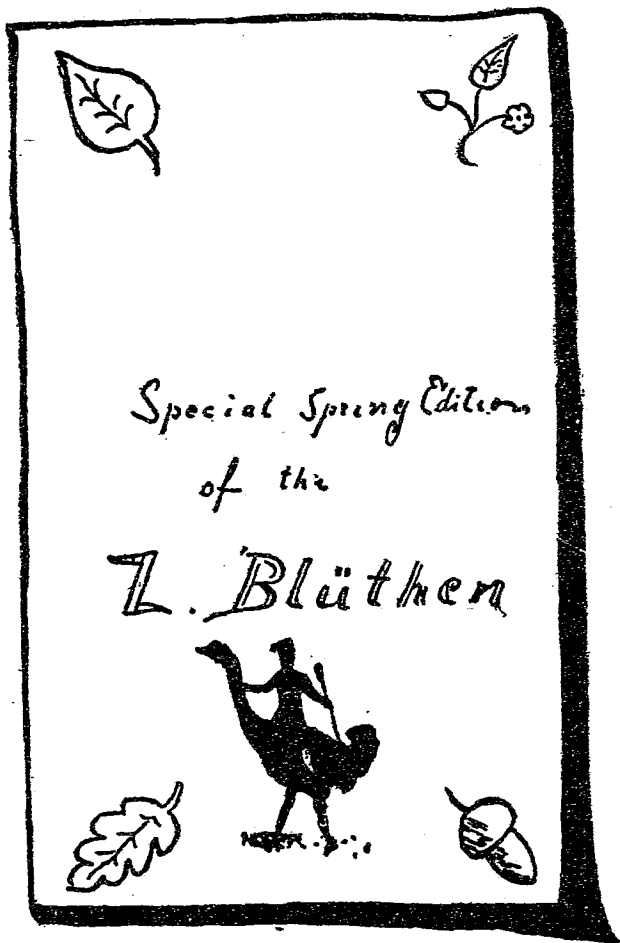
兩個人走開，在旁邊低聲談了一些話。我只聽見「專門鬧事的暴徒，」他的粗好，」

這幾個字。典獄對那個看守點頭，他的兇惡的眼光憎恨地定在我的身上。

二

我覺得絕望，孤獨。那個終日快活的獨臂的安慰也失却了。我這可憐的朋友正在受罰期中。我把工場裏的片斷的談話連接起來，湊成了我那朋友的故事。一個三次坐牢的犯人亞丹士是典獄所喜歡的奸細，他有一次參加養拳把他按月領到的煙草輸掉了。獨臂是賭博煙草的保管人，他要求獨臂把煙草分給他。獨臂不肯，因此激怒了他。他就去報告獨臂私下賭博。看守突然跑去搜查獨臂的監房，發見了煙草，這樣證實了亞丹士的告發。我那朋友便被關到地牢裏去。然而五天期滿，並不見他回到他的舊監房來，我不久便知道他被關到獨房裏去了，因為他始終不肯供出那些托他保管煙草的人的姓名。

獨臂的命運使我十分痛苦。那可怕的處罰把我的可憐的好心的朋友完全毀掉了。這天早晨，我碰巧走過他的監房，我招呼他，然而他並不睬我。我想也許他沒有聽見我的聲音。我很焦急地等到正午好回到監房部去。「喂，獨臂！」我叫道。他站在門口，從鐵格子裏注意地看外面。他冷淡地望着我，眼裏沒有一點表情。「你是誰？」他斷續地啜泣着。他開始亂說起話來。突然間我明白了那可怕真相。我這可憐的，可憐的朋友，這第一個對我說過幾句親切的話語的人——他瘋了！



號特季春 花的獄牢

「牢獄的花」

一

一道濃霧從阿海俄的寬廣的河面上升了起來。牠把兩岸抱在牠的神祕的擁抱裏，給樹木和岩石罩上了一層陰鬱的面紗，對着太陽生氣地皺起眉頭。在「死屋」裏面空氣是十分寒冷，鐵籠內一切是安靜而沈寂。

只是偶爾有一個敲聲，好像是敲在金屬的東西上面似的，打破了這靜寂。我注意地聽着。這聲音似乎更近，更響亮了一點，有時又停頓一兩下，而且顯然是有意的。我不由得想起俄國政治犯在牢裏談話的方法，我便努力想從這敲聲裏猜出一點意思。當我走近靠裏的那堵牆壁時，這聲音就變得更清楚了。而且我突然聽見一個輕微的私語聲從便

器裏出來。難道這只是我的幻想，或者，我真的聽見人在叫我的名字。

「喂！我對着那管子叫道。

敲聲突然停止了。我聽見一個壓抑住的聲音：「亞歷克，是你？」

「是的。誰在那里？」

「不要管牠。我敲了那麼久，你都聽不見，你一定是個聾子。快把你耳朵裏的塞子拔掉。」

「我不知道你能夠用這種方法講話。」

「你不曉得？你現在明白了。那些空管子裏面沒有水，你曉得嗎？呵，該死——」
一股水衝過，把他的後面的話語淹沒了。不久水流盡了，敲聲又響了起來。

「喂，喂，亞歷克，是你嗎？」

「離開這管子，聽見嗎？你這多嘴的呆子！」有什麼人對着管子打盆地叫起來。

「你不要吵！」

「偷馬賊，不要玩你的把戲。」

「喂，孩子，現在不要鬧。是我，朋友。這是罷勃，偷馬賊罷勃。我在講正經話。現在不許再鬧，你們聽見嗎？亞歷克，你還在那里嗎？好，不要管他們吵鬧。那是發瘋的「南邊的長子」放的水——」

「你說誰發瘋見鬼！一個聲音打岔道。」

「呵，靜靜的不要吵。誰說你發瘋？不，你有點神經病。喂，亞歷克，你還在嗎？」

「是的，罷勃。」

「呵，你曉得了我的名字，是嗎？不錯，我是罷勃，偷馬賊罷勃。你看見我的時候不要認錯；我是罷勃，偷馬賊。你聽得見我的話嗎？亞歷克，是你嗎？」

「是的，是的。」

「不會錯嗎？我有話和你說。你的號數多少？」

「A七號。」

「對。幾號房間？」

「K排第六號。」

「我是大罷勃在——」

「多嘴的罷勃。」上面來了一個沈重的低音解釋說。

「加利，閉嘴，我在管子旁邊說話。亞歷克，我在F排第六號，頂上的一層。你隨時都可和我講話，我總在，哈，哈！你知道，管子是通上通下的，你高興和哪一排講話，就可以和哪一排講話。然而總得老認住那一個監房，不要弄錯，就像你住的第六號監房一樣，你懂得嗎？現在倘使你想同十四號監房，同矮子講話，你知道——」

「我不想同矮子講話。我不認得他。罷勃。」

「是，你認得他。亞歷克，你聽我告訴你，你就會明白。是我罷勃在講話，你明白嗎？我說是你高興和矮子講話，你告訴我好了。告訴罷勃兄弟，他會和你辦妥的。你明白嗎？你知道矮子是誰？」

「不知道。」

「你應該知道。那是卡爾·卡爾·諾爾德。你認得他，是不是？」

「什麼！我驚訝地叫起來。罷勃，真的？諾爾德在你那一排？」

「的的確確在這里。十四號監房。」

「你爲什麼不立刻就說出來呢？你已經講了十分鐘了。你看見過他嗎？」

「亞歷克，你忙什麼？你不能够看見他，現在無論怎樣都不行。或者等慢慢地來說不定會有辦法。亞歷克，不必忙。你還有很多的功夫。還有好幾年，哈哈！」

「喂，偷馬賊，收拾起你這花樣！」我認得是加利的深沈的低音。「你幹嗎引這個孩子發愁？」

「加利，沒有壞意思。」罷勃回答道，「我不過和他開開玩笑。」

「好，收拾起這種把戲。」

「亞歷克，你不介意，是嗎？」我又聽見罷勃的聲音，調子已經變得溫柔了。「我並不

想叫你傷心。亞歷克，我是你的朋友，你可以信得過我。說，我帶得有矮子給你的東西，矮子，我指卡爾，你明白嗎？

『罷勃，什麼東西呢？』

『我不從洞裏說，那不妥當。我是這一排送咖啡的雜役。明天早晨我去拿咖啡鍋子的時候，我就偷偷地到你那里來。現在，當心，禁子來了。』

二

知道我的同志們在這里，這給我的生存帶來了一點興味和意義。這使我呼吸到一點從前那種環境的空氣。我的靈魂已經死沈沈的躺在墳墓裏了，這事情却拿新的生命和希望來攪醒了他。

我們祕密地交換幾張字條，這使我的呆板的日常生活有了一個點綴。這好像山間一道清瑩的小溪流快活地流過一個停滯的泥沼。我在工場裏作工的時候我的思想也

完全集中在我們的通信上面……

晚上的光陰也不覺得是怎樣難捱的了；我在通信裏找到了愉快和慰藉。字條改變成了厚厚的信函，一天天地凝固着我們的友情。我們討論意見，交換印象，還談論牢裏的種種事情……

我們的通信的內容漸漸擴大起來，從個人的事情變到社會政治的學說，煽動的方
法和應用的戰略。那過長久的熱烈的討論吸引了我們的全部興趣。長篇大論的信函使
我們不得不更加細心；寫信紙張的難得，這是一件很嚴重的事情。所有能到手的一片一
條的紙頭都用盡了；偶爾找到的雜誌報章，牠們的邊沿上也給我們用鉛筆寫上了字跡，
用過又擦掉，總有好幾次，磨耗了的破布片上面也佈滿了極細小的黑水寫的字跡。有時
候連圖書館書籍的空頁也不得不被我們撕了下來，我們做得很巧妙，叫人看不出一點
痕跡。紙的問題使我們終於感到不得不把通信停止了，我們因此很是驚慌。然而我們的
忠實的郵差靠他那偷馬的本領在這時候又顯出他的天才來：罷勃自己出來做我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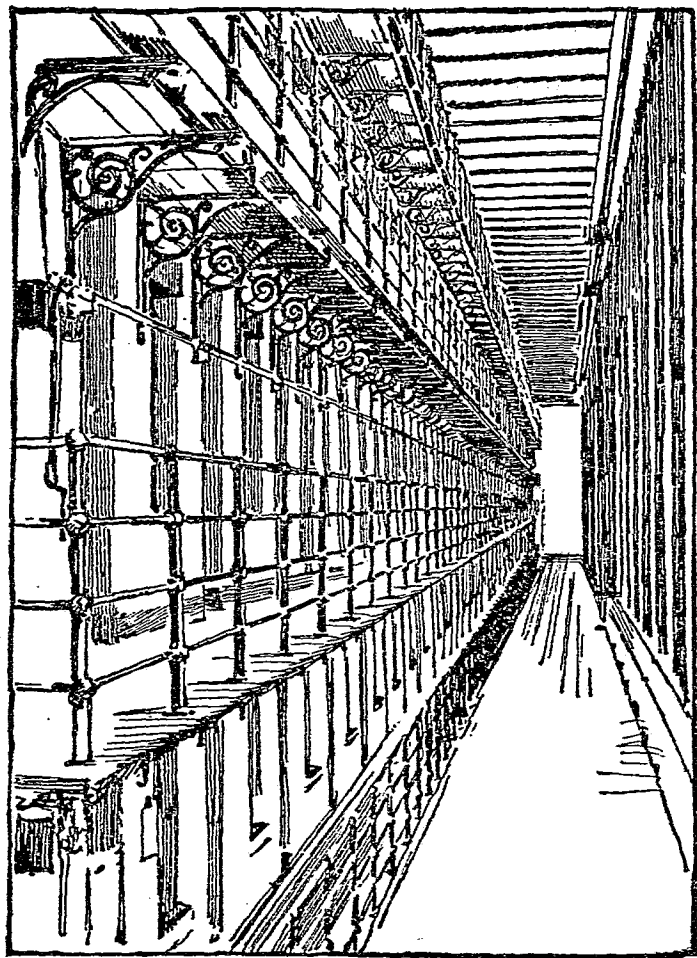
軍糧委員，把他在那裏服務的掃帚工場指定爲我們的糧站。

這種意外的富裕使我們充滿了快樂。偷馬賊發來的大捲紙頭打消了饑荒的恐懼；這種包東西用的光滑的黃紙使我們可以自由地寫上更大更清楚的字跡，同時又使我們起了大的計劃。我們打算把我們的通信改爲一份小刊物，並且開好預計的讀者名單。不久 *Zuchthausblättern* 第一期就得着我們的那個唯一的訂戶的鼓勵的讚許，更使我們吃驚的是他投了一首頗不壞的詩稿來，就寫在刊物的最後一頁的空白上。我們很高興這個幸福的收穫，便一致地尊他爲「第一流詩人」，請他來主編詩歌欄。

不久我們就計劃把刊物的形式弄得更好看一點：形式大小並不變更，依舊是五寸長，三寸寬，但是頁數却有增加；每一期換一個編輯，來保證機會均等；讀者全做助理編輯。刊物的出版改爲定期，視每一期刊物在讀者中間輪流傳觀完畢，所需的時間而定期限。作者，讀者的姓名都用一個固定的字母來代替，免得被人發覺。譬如包爾是一個大漢子，

就用英文的 G 字來代表；我因為是個中等身材，就用 M；諾爾德最矮，所以他用德文「小」字的第一個字母 K。至於我們的詩人，他的事情沒有人清楚，我就稱他做 D，這是從德文「詩人」這個字來的。「M」、「K」、「G」三個人輪流做總編輯，職務是把刊物發出來，讓每個讀者依次把投稿寫上去，然後送回到他那裡，讓他閱讀評定每篇稿件。這份刊物傳觀以後內容逐漸增加，最後就交給第二個編輯人，下一期稿件的編輯便歸他負責。

這種獨一無二的辦法却成了一個愉快和安慰的泉源。這份小小的刊物內容很豐富，文筆也很有變化。筆跡的參差不齊提高了我們的興趣，更鼓舞我們去猜想那些逐漸增加的投稿的讀者是怎樣的一種人。在這小小的地盤裏，這一處是各種敵對的社會學說的鬥爭；那一處有一篇政治短文和一篇談諧的趣話排在一起；一篇關於「物性」的論文却插在牢獄閒話和個人的懷舊談中間。有時候一種自然流露的幽默和拼字法的無意的衝突又使得這不依慣例的社談有了一種特別的魔力……



房監的部南

性的渴望

禮拜日的晚上：我的新監房在上層的廊子裏，那里又熱，又悶；我不能夠睡。我的眼光穿過鐵格子窗，注視着阿海俄河。一輪圓月高掛在河面上，把河水浸在牠的柔軟的光輝裏。催眠歌的甜蜜的調子在樹林間漂蕩着，河的兩岸充滿了快樂的笑聲。一個少女的聲音，像銀鈴一般地鳴響起來，別的聲音又在遠方叫着。生命是很愉快的，牠就在我的近旁，真是近得很，但又是可望而不可即——我的周圍却只有寂寞和死亡。

這女性的聲音在我的耳裏接連地鳴響了幾天。牠聽起來是這麼年青，這麼活潑，這麼可愛。一個漂亮的姑娘，一定是的。要是能夠見她一面，那會是多麼快樂呵！我好幾個月來就沒有看見一個女人了：我渴望着聽到那柔軟的聲調，感到那溫柔的接觸。我反覆地

回想着河上的聲音和林間的甜蜜的曲調；當我與奮地在盪房裏踱着的時候，我的幻想在這憂鬱的脚步聲裏彈出了愉快的歡歌，繪出了幻景和畫圖。牠們活着，牠們還在呼吸！我看見那苗條的身軀，豐腴的胸膛，白嫩的頸項，孩子似的面龐，和那一對水汪汪的大眼睛。怎麼！這是柳巴。我回憶到我第一次挨着她的少女的胸膛時的那種沈醉的驚奇，這時候我的血液不覺激情地，猛烈地沸騰起來了。從她那柔潤的嘴唇裏吐出來的軟語帶着多麼天真的誘惑性，那事情又來得多麼突然！那時候我們住在新港。我們陸續地聚集在那個地方，到後來就成立了一個小小的紐約公社。愛瑪先到我這裡來，因為那時候我在這個陌生的城市裏非常孤寂，我是一份鄉村週報的排字工人，在一個守舊的家庭裏，我每晚上又寒冷又憂鬱地捱着時刻。然而愛瑪一來，就給我帶來了暖熱和光明。接着又來了費加和曼尼亞。柳巴住在紐約；但是曼尼亞這個忠誠的小靈魂非常想念她的妹妹，後來這三個女子便一起到婦女內衣工廠裏去作工。在這自由的空氣中一切似乎都是幸福的，柳巴漸漸地長成了一個美麗的婦人。她具有一種含糊的魔力，時時給我喚起一

個深切的渴望。一個沈醉的愛慾。有一次那還是一年前在紐約的事情。我突然起了一種對她的衝動。這衝動不可思議地突然把我緊緊抓住了。我到她家裏去和她的父親下棋，他告訴我柳巴患了病，現在漸漸好起來了，她很高興看見我。我到了她的房裏，坐在床邊，和她低聲談話，我一面注意到枕頭從她的頭下滑開了。我俯下頭去，無意地挨到了她的散垂在旁邊的濃髮。這柔軟的暗栗色的微波震撼了我的靈魂，接着我就俯下去偷偷把那絲浪般的柔髮壓在我的嘴唇上面。一時的羞恥的感覺完全消滅了。我的心裏充滿着讚美，甚至崇敬的感情，對於這個有着使我着迷的美髮的少女，我差不多要膜拜了。她寬弛地躺在床上，充分地展示出來她的少女身體的美麗和愛嬌，我望着這個，我就被一個深切的渴望突然壓倒了。我們談話的時候，我的貪婪的眼光就沒有離開她的使人銷魂的體態，我不由得要妬忌她的未來的愛人，憎恨那褻瀆她的行爲。但是我離開她的床邊以後，這愛慾就完全消滅，不留一點痕跡，而那一時的靈感也就像被黎明所驚碎了的夢景一般地消去了。只有一種暫時的含糊的不安還留着，好像是在想望一件永不能到

手的東西一樣。

於是那夢想不到的幸福來了。那永不能忘記的時刻呵！我們剛剛看了法國女伶沙拉·伯那爾的名劇託司加回來，沙拉演那女主角，是沒有一個女伶能比得上的。在我們的公社的小屋裏，我到頂樓去便要經過柳巴的房間。她已經上床了，不過還醒着。我坐在她的床邊，我們就談起今晚的戲來。那個偉大的悲劇女伶的藝術十分感動了她；後來，不知怎樣地談到了女伶們的坦胸衣服上面，我便說：

「我並不注意舞台上戲子的漂亮的相貌，但是我有一付很好的看戲用的雙眼鏡。我看見她們的乳房都很肥大，很寬鬆。這很可厭。」

「你以爲——我的很好嗎？」她突然問道。

我一下呆住了。然而這問題是來得如此誘惑而又無意，如此天真而又懇切。

「我從沒有——讓我看看，」我衝動地說。

「不，不！」她帶羞地叫道。「我不能，我不能！」

「柳巴，我不要看。你看我現在閉着我的眼睛。單讓我摸一下罷。」

「呵，我不能，我不好意思！只可以隔一條毯子摸，請答應我，沙夏，」當我的手偷偷地伸進被裏的時候，她這樣要求道。她緊緊地握着被單；我的手便放在她的腰上。我挨到這結實的圓軟的乳房，一陣激情的忘我就使得我的身子戰抖起來。我怕會惹起她的少女的抗拒，便極力忍住我的快樂，只是小心地，溫柔地揭起被蓋來。

「柳巴，牠們的確很美麗，」我說着，極力不讓我的聲音戰抖。

「沙夏，你——喜歡牠們嗎？」她的一雙大眼睛看起來快活而發光。

「親愛的，我敢說牠們是希臘式的，」我回答着，就把最後一層被單拉開，俯下頭去吻她的胸膛。

「我很高興我來到這裏住，」她夢幻地說。

「你在紐約很寂寞嗎？」

「真是寂寞得可怕，沙夏。」

「那麼你喜歡這生活的變化嗎？」

「呵，你這蠢孩子！你還不知道？」

「柳巴，你說什麼？」

「我要的就是你，親愛的。」她的兩隻膀子溫柔地纏住我。

我忽然覺得膽怯了。愛瑪，我們的計劃，都來到我的腦裏，使我起了自責的念頭，因而心也就冷下來了。蒼白色的月亮把影子投進房裏來，我冷冷地靜寂地躺在柳巴的胸膛上。被單滑了下去，我伸手去抓牠，却不留心地挨到了她的膝頭。

「沙夏，你怎麼能夠！」她驚叫道，就帶了恐懼的眼睛坐起來。

「柳巴，我並沒有這個意思。你怎麼能夠以爲我幹那種事情？」我的心完全冷却了。我的手鬆鬆地放在她的胸膛上。我們兩人不安地默默躺着。

「沙夏，已經很晚了。」她溫柔地把我的頭再放到她的胸膛上面。

「親愛的，再過一會兒罷，」處女乳房的魔力又一次壓倒了我，我像落雨般地狂吻

着牠們，激情地，瘋狂地壓着牠們，直到她發出了痛苦的叫喊。

「你現在該去了，親愛的。」

「晚安，柳巴。」

「晚安，我至愛的沙與加，你還沒有和我接吻呢。」

我離開她時，還覺到她那令人留戀的嘴唇。

在失眠的夜裏，性的渴望漸漸變得更加強烈了。過去的景象復活在我的思想中；監房裏裝滿了相熟的面孔。我的記憶中早已死去了的事情，又活潑地在我的眼前出現了；牠們從我的靈魂的深處湧現出來，而且帶着顯著的真實性移動着，就和我幼年時代在那些黑暗可怕的夜裏看見祖先的肖像活起來的情形一樣。輕薄的馬霞從對街的窗戶裏向着我笑；一羣少女假裝正經地走過我面前，規規矩矩地埋下了眼光。過後又裝腔作勢地回過頭來喚我。我又和同學們在一起了，我們追逐女學生，跟她們到河邊去，她們一

且發覺我們的眼睛緊貼在棚後縫隙裏偷看她們時（這些縫隙都是我們弄出來的），她們驚惶得了不得，我們却因此快樂地發笑了。我心裏很討厭狄亞穿着她的襯衫洗澡，我爲了報復起見，就泅到木板下面，在那些女孩子中間突然露出頭來，於是她們又羞又怕地連忙跑去躲藏了。然而我却不高興萬尼亞給女學生起渾名叫「母羊」，對着她們「哧，哧，哧」地叫。而且當柯立亞隔着學校的天井用淫穢的字眼去罵小龍尼亞時，我就痛快地打他一頓，那時我正秘密地愛着這位小姑娘。

然而以後的日子的回憶又不斷地重來到我的腦裏，少年時期的景象却漸漸地模糊起來。松尼亞和柳巴，還有我初到美國幾個月裏的小情人，她們更清晰地不斷地在我眼前出現了。呵，我那小情人，她真像一隻母鵝！她不肯和我擁抱，因爲她以爲一個女人沒有結婚就和人擁抱是件罪過。但是在她家裏禮拜日的聚會中她却很狡猾地發起接吻的遊戲，而她總是輸給我！她現在應該是一個有着丈夫和兒女的婦人了……她很快地就過去了，革命的情緒，果園街的日子裏的熱狂甚至把她的名字也掃蕩去了。燦爛的光

輝照亮了我那俄國少年時代的模糊的憧憬，而把我的空泛的理想主義明確地形成了。牠在我的盲目的叛逆精神上，面放下了光輝四射的正常化的光輪，而使我的夢景現在日光的山上。於是我的「生手」時代的貧困又帶了一個新的面目。呵，我初到美國的幾年間的生活是多麼慘苦！……然而時間的織機在新世界生活的繡帷上也織出了快樂和歡欣。我站在那裡，一個孤寂的異邦人，惶恐地看着宮園的擾攘，但是却充滿着希望和勇氣把我的運命寄託在自由上面。沙皇去得很遠了。他的兇惡的哥薩克兵，現在也不必怕他們了。自由是多麼鼓舞人的東西！連空氣裏也充滿着熱誠和力量，我帶着信託的熱狂去擁抱新的生活。我加入在創造世界的生產者的隊伍裏，並且以勞動的尊嚴所賜給我的男子氣概而自豪。我的家族胡亂地嘲笑我的第二故鄉，這事情使我非常生氣。他們責備我做一個「卑下醜醜的工人」，污辱了父母的名聲，這事情也很使我氣惱。我猛烈地攻擊他們的這種勢利的眼光。他們污辱了勞動的尊嚴，我便把舊世界拿來和新世界比較，指出舊世界中的種種不義作為報復。自由和繁榮，這一個民族的偉業就足以使勞

動成爲神聖了……時間的織機不停地動着，孤寂包圍着我，我沒有一個朋友，我在新大陸上不斷地掙扎。宿舍很齷齪，工人的命運很悲慘。所謂「勞動的尊嚴」是並不存在的。用血汗換來的麵包吃起來也很苦。黃金般的約言被壓迫收起來了。成功的唯一信物就是野蠻的奴隸制度。於是理想的呼聲就像沙漠中的號角一般地響了。革命的吶喊猛烈地奔騰過來。像黑夜裏電光一閃，牠照亮了我的暗夜的摸索。我的生活裏開始充滿了新的意義和興趣，我參加了解放世界的鬥爭。我認識了費加，我們兩個都被新人的音樂陶醉了。

這都是很遠很遠的事——然而每件事情都詳細地刻印在我的記憶裏。獻身社會運動的那些年代又急速地在我面前走過了：自求的貧困和犧牲；支加哥殉道中的激動的狂濤；晚間的熱辯；深夜的苦讀。在這一切裏面我特別記憶着每禮拜五的格托的集會，那齷齪的廳子是我們一小羣俄國的亡命者聚會的地方。我們大胆地攻擊着現社會的

暴虐和不義，預言着一個快到來的燦爛的黎明。一些披圍巾的女人和長褂長鬚的男子在猶太教堂做過禮拜後就溜進這廳子裏來，帶着驚奇的眼光聽我們談話，他們想聽懂我們的奇怪的猶太話，却沒有辦法。我們的話裏面夾雜了那麼多的新福音的外來字。他們裏面有些人膽怯地問我們道：『你們真正以爲——呵，善良的主饒恕我罷——在白天裏面沒有神嗎？』我們都放肆地駁倒他們，那時候我們心裏是多麼快活……到了晚間我們就分成幾個小羣，熱烈地討論着演說者的意見，這特別的圈子後來終於搬到裏面較隱祕的地方去了。那間僻靜的小茶廳成了學問和智慧比武場。夜愈深，我們的辯論也愈激烈，這種爲心靈之流所鼓舞的理知的筵席，很令人沈醉。帶着機警的眼光在旁邊看着的老板，這時就很有禮貌地對那些爭論得最厲害的小羣說：『先生們，先生們，輕聲點！警察局就在街對面。』這一來爭論就暫時停頓了。發怒的對手們不高興地彼此望着。在這休息時間那個奧國大學生便用他的音樂般的聲音開始講述他那個人經驗的故事，他這故事是永遠不會完結的，沒有開場，也沒有主要事實，然而却很有興味。他用

他那發光的眼睛把我們的注意力完全吸引住了。他敘述他的奇妙的旅行，把我們從聖彼得堡、尼瓦河畔、新到高加索，又去看切克斯人的復仇殺人；或者，剛剛說到在回教禁宮裏冒着生命危險去和一個阿爾邦尼亞美人調情，他馬上又解說起莫罕默德的哲學來，而不知不覺間他的話題又轉到在尼羅河上，獵河馬去了；但是這些有趣的冒險談突然被打斷了；有人來向衆人介紹一個新客：『各位，這位是我的好友，未來的意大利大音樂家，他新從阿德沙來。現在請他給我們奏一曲「特魯巴都的歌。』然而我們一羣人並不喜歡音樂；有些人却和那奧國大學生爭辯，說他不懂回教的哲學，而費加却挖苦他和基督教士太親密。抗議來了，大家爭鬧地要求一個解釋。奧國大學生含笑地答應了，過後他又敘述他在中國海上航行，或者雜在一隊奇怪的旅行商中間，在雅黑達販賣茶葉，幫助一個政治犯逃到海參崴去……黑夜在醒起的太陽之前變了顏色，費加在打呵欠，我也很瞌睡——

「咖啡，要咖啡嗎？喂，快起來！你沒聽見打鐘嗎？」

獨房

一

親愛的費加：

這封信就誤了。我~~因~~^因了某種緣故錯過了上月的寄信日子。監獄生活也有牠的升沈，現在我正是處在沈落的境地裏了。別人不許我們敘述牢裏的事情；因此我只能夠告訴你我現在受着獨房監禁，沒有工作做。我不知道我得這樣地關多久。也許是一月，也許是一年，不過我希望不要是一年才好。

你給我送來的雜誌和食物我得不到……我們可以訂報看，你可以容易地想像到：我如何熱心地從頭到尾一個字也不遺漏地把報紙讀遍。只有這些報紙使我

和那活人的世界多少有點接觸……谷騰堡的發明真值得祝福呵！圖書室裏有果和左拉，連果戈理和屠格涅夫也有。碰到我們自己的巴扎洛夫講英國話，就像在外國遇見一個老朋友……過去的時代一頁一頁地翻開來——獨房被忘却了，牆壁消失了，我又和皮襪子一起在原始的樹林裏漫遊，或者跟着可憐的小奧利弗·退斯特發愁。然而甲必丹的女兒却使我生氣，那個叛逆的靈魂蒲加鳩夫在翻譯者的拙劣的手裏變成了一幅滑稽畫。現在又來了塔拉斯·布爾巴——這是我們自己的塔拉斯，那個勇敢的武士嗎？然而這個勇敢的老 Lehman（哥薩克大將）咒罵那些回教徒時却又是多麼古怪！這種翻譯簡直是褻瀆神聖，我很氣憤，又像受了侮辱一般，不再去看牠們。我便打開了一本詩集。但是我看見這並不是我要的那本羅伯·彭思的詩篇，却是一卷華茨活斯的作品，花朵在他的書頁上開放起來，他的韻律裏發出了玫瑰花蕊的芳香，然而世界勞工的痛苦却不會喚起他的心靈的共鳴……科學和小說，歷史和遊記，宗教和哲學——這一切都雜亂無秩序地接踵而

來，因爲只許借一本書到監房裏的緣故，我就沒法選擇了。讀書的範圍既廣，回想的材料也就增多，並且還幫助我每次的英文程度進步。然而多星的天空中的某一段却把我突然帶到地上來，現在的生活被直接的絕望的感覺渲染了，苦惱的問題在我的心裏波動起來：這一切的研究，這一切的學習究竟有什麼用處？那麼——可是我爲什麼要拿這種話來麻煩你呢？

我開始寫信的時候並不想寫這些話。然而我不能夠把牠毀掉，信紙是必須按數交出的。因此我依舊把牠寄給你。不過我知道，親愛的朋友，你也不是睡在玫瑰花壇上面的人。那可憐的水手^①怎樣了？

我的信紙寫滿了。

亞歷克 一八九四年三月二十五日

① 水手指愛瑪·高德曼

獨房裏的生活是很難堪的。日子一天天地過去，就像一根長練子，拖着牠的沈重的鏈環，穿過一個一個慘痛的災禍。監房裏充滿了夏天的炎熱，使人透不過氣來；只有河上吹來的新鮮的微風，偶爾偷偷地在我的臉上吹拂一下。那個和我作對的看守就藉口說有風，把我監房對面廳子裏的窗戶關上了。連空氣也不見動一下。在夜晚空氣裏充滿了一千多人的屎尿和汗水的臭味，那種沈重的時刻更令人難忍受。我睡不着，整夜就在破褥子上面翻來轉去。一則由於使用的時間太久，二則不知有多少人在這上面壓過，這褥子已經沒有一點被褥的形狀了。然而我每次要求換新草時，所長總是置之不理，他却叫我「把牠稍微揮一下。」我已經有了一次這樣的可怕的經驗了：灰塵差一點沒把我悶殺；一連幾天監房裏都瀰漫着髒土。我不能忍耐地等候着天明，早晨囚犯的行列出來集合，天井的門便要打開，那時會有新鮮空氣吹過我的監房。我要準備好來接受那一付使

我能夠活過這一天的仙藥。

當囚犯們出去集合，監房裏讓靜寂統治着的時候，我便會利用一個好機會去和小約翰·大衛士談幾句話。這個年青的囚犯關在我上面一層的獨房裏。他在製襪工場裏工作，他好幾次要求他們給他一付高一點的機器，都遭了拒絕，這個高身材的青年却不得不低低地俯在一張矮桌子上面繼續工作，他在這種情形下面當然不能夠施展他的能力，因此常常受罰，被關到地牢裏去。上星期他受了感冒，乾咳了一個整夜。他生怕得肺病，便不肯回到工場裏去工作。典獄後來發了一點慈悲，答應把他原來用的那付高的機器換給他。然而小約翰這個孩子却變得固執了。他不肯回到工場去，因為那里的看守給過他那麼多的苦惱。這種情形當然不能夠被獄規承認。因此每個禮拜一照例要來一套拷問的把戲：小約翰被帶到典獄面前，典獄派他到製襪部去工作，他依舊不肯去，結果是推地牢，這一次他被關進獨房裏面來，等着下禮拜一再到典獄那里去聽候派遣。我很氣惱我自己不能夠給這孩子幫一點忙。他的最後的手段是自盡，然而一提到屈服就會使

他生氣，他告訴我：『我寧肯死不願意讓步。』

通過那廢棄了的管子我們低聲談着話，這樣我知道了他的青年生活的悲慘的故事。他現在十九歲，他的刑期還有五年。他的父親是一個轉轍手，被火車撞死了。他的母親要求恤金，結果打了三年官司，把錢都花了精光。他十四歲起就不得不把養活全家的擔子放在肩上。後來他被一家公司僱去開送貨車。那時他結交了一些不好的朋友，被引誘去賭博。有一天他的帳上差了十二塊錢，於是司法的磨機轉動起來，而小約翰也就很快地穿上了條紋布的囚衣。

我努力把我的心放在從圖書室借來的書本上，然而沒有一點效果。羅拉·金的卑劣的英雄喚不起我的心的共鳴，而柯列里的超人又是太奇怪，太沒有人間性了。在這里，就在上面一層的監房裏是那幕可怕的現實的悲劇在呻吟，在叫號。整個國家整個政府的力量集中來壓碎一個不幸的原子，這是一件多麼奇怪的事情！這個可憐的孩子的犯

罪也是很無辜的。這個生活在使人墮落的環境中的微弱的小生物，受了流行的賭博風氣的誘惑，只因爲順從了一時的弱點，就把自己的命運決定了。然而和那般判定他的罪把他送進監牢來的人比起，他違背現代一般人承認的道德標準的程度還不及那般人十分之一。從這里可看見現社會的僞善了！……

小約翰虔誠地到教堂去做禮拜，並且禱告上帝寬恕他的「罪過」，他告訴我檢察官對他「很兇。」這個孩子和瞎子一樣，就只知道他面前的東西，所以他只恨那些把他判定長期監禁的人。其實不單是他，一些更寬大的心靈也不能夠知道這社會的不公。便是我所愛的彭思，雖然他對於貧民和被踐踏的人表示深切的同情，很使我感動，但他在這一點，也還是不行。「人對於人的殘酷，」這句話並不夠。真的事實還是深得多……

三

睡夢中一個沈重的夢魘壓住了我。嘈雜的聲音在我的耳邊響着，又敲打着我的頭。

我帶着莫名的恐怖醒了。監房部裏充滿着喧鬧，砰礮聲接連地響徹了廳子，送到我這方面來，牠碰在監房的牆壁上發出巨雷一般的聲響，然後像鼓聲一般沿着走廊滾着，於是突然地停止了。

我恐怖地在床上發抖。一切是死一般地靜寂。我畏懼地向四周看。監房是在黑暗裏。只有一線煤氣燈的微光在廊上搖幌地閃爍着。忽然一個叫聲打破了靜寂，這聲音尖銳而可怕，變成了一陣瘋狂的大笑。於是那可怕響雷一般的砰礮聲又起來了，時而在上層的監房裏吼嘯，時而在遠處威脅地叫號，然後帶着一聲怒嗥消失了下去。一切復歸於靜寂了，只有那可怕的笑聲在廳子裏不絕地高響。

『小約翰，小約翰，』我驚叫起來。『小約翰！』

『那孩子在地牢裏，』從我們談話用的管子裏來了這粗暴的聲音。『這是偷馬賊。亞歷克，是你嗎？』

『不錯，罷勃，什麼事情？』

「有人在搗毀他的監房。」

「誰？」

「不知道。多半是斯密司。」

「罷勃，哪一個斯密司？」

「瘋子斯密司，「瘋癲隊」的。當心他們現在來了。」

圓廳的沉重的門帶着響聲開了。巨大的人形像影子一般，從我的監房前面溜過去。他們穿着軟底鞋，走路沒有一點聲音，而且帶了做惡事的樣子，長皮鞭橫在他們的腰間。他們後面還有別的人，再後面就是典獄，一支大的手槍在他的手裏發光。我屏息了呼吸。傾聽着。我知道還有別的人站在門口。突然哀叫和瘋狂的笑聲穿透了黑夜：還有鐵的聲音，有激烈的毆打，有一個人的身體跌倒的響聲，於是一切又是寂靜了。麵包車靜靜地急忙開出去，木板上躺着一個人，一些巨大的黑影就俯在這個身體上面。

起床的鐘聲響了。早晨的太陽射進一道光線，映在廳子裏的血跡上，然後就消失在。那逐漸升起來的濃霧後面去了。一小隊穿着灰色黑色條紋衣服的人從天井裏走過來。他們跪在地上，用沙和水來磨洗石板上的深紅色的血跡。

我後來知道瘋子斯密司並沒有死，才十分放了心。雜役夫向我擔保他不久就會復原。醫生給斯密司縛好了傷，但這個囚犯馬上就被拖進地牢去了。我從雜役夫那里漸漸知道了一點斯密司的事情。他一進監牢就發了瘋，有時還很厲害，那是四年前的光景。斯密司的伙伴陪恩斯因為耽心着他自己的二十五年的長期徒刑，也發了狂。陪恩斯的狂病非常厲害，常常做出激烈的反抗舉動，結果獄吏只得把他移到瘋人院去。然而斯密司却留在「瘋癲隊」裏，典獄始終說他是裝瘋，準備着找一個逃走的机会。

四

偶爾和那個老雜役夫談幾句話，這就是獨房的單調生活裏的唯一的事變。因為罷

「勃生病，我差不多和朋友完全不能通消息了。在這被強迫着不做事的無聊的環境裏，時間變得很沈重而且很難堪，日子一天一天地捱過去，連一點小的變化也沒有。我用了絕大的意志的力量鎮定我的紛亂的心曲，不要我去反覆想那長期徒刑的事情，只顧埋頭在書本裏設法把自己忘掉。一卷一卷的書從我的手裏經過，直讀到我的腦子裏快嵌滿鉛字了。我一頁一頁地讀着神聖教會的歷史，神甫，聖哲的傳記；或者爲了要聽見活人的聲音，便高興朗誦着希臘，印度的神話，在中間，爲了變換興味起見，又夾雜地讀出幾章斯賓塞和密爾的著作來。然而遇到艱深的數學問題的時候，我會突然發見我的鉛筆在圖書室的石板上面畫着那幾個很熟的數目字： $22 \times 12 = 264$ 。這是什麼我有些不明白。我却馬上半意識地繼續做完了這個算題：

$$264 \times 30 = 7,920 \text{ 日}$$

$$7,920 \times 24 = 190,080 \text{ 小時}$$

$$190,080 \times 60 = 11,404,800 \text{ 分}$$

$$11,404,800 \times 60 = 684,288,000 \text{秒}$$

然而過後我就明白我的計算還不準確，我把每個月只算作三十天，而實際上每年却有三百六十五天，有時還是三百六十六天，這一來更使我驚愕了。我便重新計算一次，我拿三百六十五去乘二十二，我發見我差不多得在監牢裏過七萬萬秒鐘長的時間，我不覺大大地吃驚起來。但是根據獄規來說，我又有了一个令人高興的希望：據說品行好就可以減短刑期。然而我是個時常被報告受懲罰的囚犯——他們一定不會給我減刑的。我很仔細地算出我可以得到的減刑：第一年減一個月，第二年減一個月，第三年第四年每年減兩個月；第五、六、七、八、九這五年每年減四個月；那麼我在這裏關十五年零三個月，過後再在習藝懲戒所住十一個月就夠了。現在我已經在這里過了兩年。我還得關十四年零三個月，或五千一百七十多天。這些數目把我的勇氣都趕走了，我激動地在監房裏踱着。這簡直沒有希望！想把這樣長的刑期過完活着出來，這真是愚蠢的想法，特別是從典獄的迫害和看守們的瑣碎的專橫看來，這更沒有辦法。

自殺和逃走的念頭，以及關於外面世界的意外的發展（這發展也許會帶來我的自由）的狂想，這一切在我的腦裏混戰着，使我更陷在絕望苦痛的境地裏。我的完全的孤獨好像沒有一點解救的希望，疾病和受苦的日子給我充滿了苦惱。我忽然發覺我的頭髮稀薄了，我心裏禁不住起了一陣劇烈的痛楚。看見身體的衰弱就不覺害怕會發生精神的崩潰，瘋狂……我這樣一想就不得戰抖起來，而且激起了我的狂怒，使我恨我自己，恨雜役夫，恨每一個過路的犯人；我的心裏沸騰着對於典獄，看守，裁判官以及那殘酷的世界的憎恨。等我的心復歸於平靜的時候，我帶着由恐怖而生的絕望來專心研究科學和哲學。然而那個可怕的鬼影却永遠在我面前搖幌；牠跟着我在監房裏踱來踱去，牠拿瘋子斯密司靜夜裏的狂笑，又拿我那突然發了狂的鄰人的呻吟和哀號來嘲弄我。

記憶的客人

教誨師時時在我的門口停留一下，對我說幾句鼓勵的話。他的同情使我非常感動，然而我的革命的傳統却不許我把這種情緒表示出來：他不過是那付大機器上的一個小齒輪，他也許會把我的感激當作一個善於奉承的犯人的搖尾乞憐。但是我希望他能夠從那簡單的『謝謝你』的裏面了解我的真心的感謝。他好意地把他私人的藏書借給我，並且有時還允許我多寫一張信紙。我和愛瑪，費加兩人的通信以及偶爾和別的同志們交換一兩張字條，這便是把我繫在活人世界裏的唯一的連鎖。我覺得有些厭倦生活了，對於那些會引起別的囚人極大的興趣的生存的瑣碎事情，我也完全失了關心。雜役夫老散米的刑期快滿了，這事情使他變得很興奮，他便努力找機會來吐露他的心曲。

他整天從這監房跳到那監房，故意去擦洗門檻，或者揩拭鐵格子，同時就和獨房裏的囚人滔滔不絕地談閒話。我冷淡地讓他去重述那些不知說了多少遍的「新聞」，這些新聞他們很仔細地討論着，而且非常熱心地給牠們下註解。中間他又把話題拉開去咒罵那「腐敗的食物」，過後又熱心地敘述他出獄那天要吃的好飲食，又說他將來會寄送臉帕和手巾給牢裏的朋友。但是一提到他家裏的人，他就皺起了眉頭：「老婆子」已經悲傷地死了，孩子們這三年內就沒寄過一個字來。他怕他們會把那小小的田莊賣掉跑到城裏去了。然而即來的自由的快樂畢竟把憂愁的思想也趕了開去，他帶了希望地咕嚕道：「我會打聽明白的，我會打聽明白的。」而且他以爲「多活一些時候又還可以做一點事情」，這畢竟是可喜的。過後他突然轉過話題，詳細地敘述那個可憐的「瘋狄克」。昨天吊死在監房裏的情形，他是第一個發覺這事情的人，並且還幫忙看守割斷吊帶，把人放下來。前星期醫生打算救活「那個意大利小孩」時，他也在場，他說只要醫生稍微早一點從戲園回來，那可憐的喬也許還不致於死。那孩子「發作起來」，而「禁子們却

讓他躺着不去管，他們說，要「等候」醫生來看。」「希望他們還不會殺死我罷。」他這樣說完就一跳一跳地走開了。

站在死的面前，反而打消了自殺的念頭。生的留戀變得更強烈了；存在的慾望也是更加深固。然而同時跟着我的精力的衰退，我那逃獄的希望也就消滅了。這種不斷的苦惱使我們的小刊物「花」也不得不中斷起來。那個脾氣古怪的典獄似乎很執心我們有什麼革命的陰謀，便下了特別的命令，要嚴密地監視我們三個人。他們疑心我們在秘密通信，却又拿不着一點證據，後來就決定使我們完全分離，絕對不能和任何一個人通消息。我顯然會長久地在獨房裏關下去，諾爾德關在南房，包爾却被移到北部的上層裏一間最遠的監房。我們的寶貴的刊物停刊了，只有靠了那個忠實的偷馬賊的大膽，我們還可以偶爾交換一張字條。

在微弱的燭光所映出來的那些古怪的影子中間我度着冗長的冬天的夜晚。我把

從早晨七點鐘到晚上九點鐘中間的所謂禁錮時刻分成三部分：四小時運動，四小時讀英文，四小時讀書，剩下兩個鐘頭就用在吃飯和掃除上面。面前堆着從教誨師那里借來的文法和字典，我專心地研究着沙士比亞的句子，把每個字來推敲，研究牠的來源和轉化，分析接頭語和接尾語。我把一些簡單的辭句仔細考究，追溯牠的各時代的變遷，而探到牠的拉丁或希臘的泉源，那些時候我也曾得到莫大的快樂。同時我又在當時的歷史中去找尋人民的歡樂和悲劇，字句的運命就可以給我解釋牠們。言語學，伴着歷史的背景，把我引進了神話學和比較宗教學的領域，又經過了敵對的哲學和形而上學的迷路，到達了唯理主義和進化的科學。

我忘卻了我的環境，我和蘇格拉底的弟子們在一起散步，我跟着被迫害的「無神論者」狄亞葛拉斯逃出了雅典；我感動地傾聽着詩人亞利恩的柔和的琵琶；我伴着歷史家斯韋托尼阿斯檢閱了那十二個該撒，我又陪着那些增加了號稱「不朽之城」的羅馬的光榮的人質們哭泣。然而就在克利奧佩特亞的繡閣門前，我正要和勇敢的安多

紐將軍跨步進去的時候，三個高大的奴隸抓住了我，命令道：「A七號，舉起手！走出來受搜查！」

好幾天裏我的衰弱的神經還在劇烈地震動。我很困難地努力在過去的精神裏面把我的生命之線重拾起來。平靜的水面被攪亂了，一切泥沼裏的瘴氣都升到表面上來，把我的杯子裏裝滿了死的苦味。

老散米的出獄使我非常激動。在我監禁的時期裏有許多囚犯進來，又有許多囚犯出去，我和有些人不過挨了挨手，而他們就在黑暗裏走了過去，不見了，在我的生存中並不曾留下一點痕迹。然而那個老雜役夫帶着他的微笑和他的熱烈的樂觀主義，對於我成爲很親密的了。他和我分享了他的希望和恐懼，平分了他的額外的一片玉麥麵包，而且努力拿他自己的質樸的態度來安慰我。我如今失却了他。我的生命裏有什麼東西跟着他一起走了，只剩下一個空虛的，陰暗的痛楚。在想像中我跟隨着我那朋友穿過監牢

的大門，走進了自由的「外面世界」，那個可愛的環境，牠會給我們以生命、歡樂和自由。陰鬱的牆壁像一個可怕的夢魘似地消去了，只有一個黑影在我的記憶裏動着，牠就像一個暗中的威嚇，雖然模糊，卻永遠在那里，而且可怕。太陽光輝地照耀着，珍珠色的雲彩在藍空裏飄浮，我周圍充滿了芳香。我所有的心靈的渴望全都激情地湧了出來，一陣快樂突然佔有了我，使我撲在地上，哭着，吻着，懷着虔誠的祝福親吻那土地……

蠟燭爆着烟，流着油，吁吁地響着，於是熄滅了。我坐在黑暗裏，時間的面幕靜靜地升了起來。紐約的小房間在我的眼前出現了。愛瑪剛回家來。她臉上的青春的玫瑰色在死的陰影中間成了慘白。只有她的眼睛更堅定更深邃地閃爍着，在她的陰暗的臉上現了一個挑戰的表情。我彷彿在讀一冊攤開的書本，我讀出了她的監牢生活的苦痛，她的決心的強烈的表現……我們的共同的過去生涯裏的歡樂和愁苦在我的眼前展開了，我如今又生活在舊的環境裏面。我和她在沙克斯的小咖啡店裏初次見面的那一幕可紀

念的景象清晰地重現了出來。在十一月的傍晚，那間屋子是十分寒冷。我作完工回來，就在我平日的座位上坐了。老主顧們一個一個地走進來，不久我便和對面一桌的兩個俄國亡命者起了激烈的辯論。門開了，一個年青的女子進來。她有着健壯的身體，充滿着青春的元氣。她一進來就散佈着精力和生命的氣息。我很奇怪這個新來的女子是什麼人。我在運動裏過了兩年，所有紐約革命圈子裏的人物我都知道。這女郎顯然是一個陌生的人；我很確信我從沒有在我們的集會裏遇見過她。這裏的老板正打我面前經過，我便向他打招呼。他對我微笑，已經猜到了我要問的話。他低聲說：『你想知道那位年青女士是誰嗎？我就去給你打聽。』然而我卻設法到她那一桌去。過了片刻我們就沒有拘束地談起話來，彷彿是兩個老朋友。我知道她離開了羅徹斯特的家到紐約來，爲的是逃避那悶人的內地的空氣。她是一個裁縫，她希望在這里能找到工作。我喜歡她那種樸實坦白的態度；她還說出「同志」的字眼，這更使我十分驚喜。那麼，她是我們中間的一員了。我便得意地敘述着我們的團體的活動。她應該參加某一些重要的集會，會見許多人物；哈

塞爾曼開了一班講授社會學；修爾茲也在作一些有價值的連續演講，「你聽過莫斯特演說嗎？」我突然問道。她沒有聽過。「沒有，你應該聽聽我們這位老大師的演講。他明天就有演講會；你肯和我同去嗎？」——我好不容易等到了第二天傍晚，更急忙跑到咖啡店去。外面很寒冷，我和這位「羅徹斯特同志」一道走過一些又暗又窄的街道，兩人熱心地談論着各種事情。古舊的人行道不平坦，有縫隙，而且還有裝滿污垢的洞孔。當我們跨過德南塞街的時候，她滑了腳，差不多要跌倒了，她的頭剛剛要碰着邊石，我連忙抱住了她。「你救了我的性命，」她望着我微笑，她的眼珠活潑地跳動着……我驕傲地把我這新朋友介紹給格陀的「智識份子」，介紹到亡命的僑民中間去。呵，生存畢竟是多麼地快活……革命俄羅斯的全部歷史都在我們的圈子裏反映出來了；虛無主義的各階段，政治見解的各方面都包含在這裏面。我看見那以炸車事件聞名的哈特曼；在他的旁邊坐着那個「大俄國人」派的老革命家，他有着飄動的長鬚和強健的身軀；還有那身材肥大的席羅奇，他是一個典型的貴族，卻甘願投身到貧民的隊伍裏面。在僑民中間還很

難顯著地區分出信仰的派別來：加漢在我們裏面，帶着他那響亮的聲音和慷慨激昂的精神；大學生索洛塔若夫的蒼白的面孔非常觸目；密勒是一個詩人似的雄辯家，他的弟弟布南從阿德沙的監獄出來，相貌很憔悴。還有T, A, B, W，這幾個人都是非常熱誠地努力於那共同的事業。屠格涅夫和巧爾尼雪夫斯基的典型，杜思退益夫斯基和尼克拉索夫的典型混雜在糾紛錯雜的現實裏，顯露了牠們所特有的陰影和光輝。我們的僑民中間還有別的分，這都是沙皇政治的沸水裏濺出來的水滴。這些在發展形成途中的形態還在舊傳統和新環境的模子裏面鑄造。將來有一天會有一個新的屠格涅夫用他的巨匠的手腕把牠改鑄出來，誰知道這會是一個什麼樣的人物呢？……

獨房裏的時間常常被過去的景象照亮而縮短了。我重回到了那些可記念的年代裏，一切都極其詳細地現在我的眼前，那時候，我，愛瑪，費加三個人被革命的熱望和親密的友情密切地連繫在一起。那些日子的生活是何等有興趣，何等有希望！我在工廠裏做

完了一天的苦工出來就急忙跑回沙弗克街的小房間去。鳥籠一般的寢室又小又窄。裏面有一張小桌和孤另另的一把椅子，這樣的地方居然變成了決定世界福利的運命之密室。小床上面可坐兩個人，那把搖幌的破椅上另外坐一個。倘使有別人來拜訪我們，我們就只得站在屋子中間，使空氣裏裝滿了我們年青的心的熱烈的希望，這時候我們堅決地相信我們正急忙大跨着進步的腳步，向着那燦爛的黎明邁進。

外面世界的生活的回憶增加了獨房裏的痛苦。我覺得我在這裏受苦是徒然無益的。我的生存的使命在我做了那件行動後就完結了。我繼續活下去有什麼好處？把我當作階級的不義和政治的迫害的一個活例，我的這種宣傳的價值也並不足以使我負着生存的義務，而且我差不多被監禁了三年了。至於逃走的希望，我不斷地受着特別監視，整天都留在重重加鎖的監房裏，在這種情形下面哪里還想得到逃獄，現在連和諾爾德，包爾兩人通信息的事情也一天天地變得更加困難了。我的健康很快地在崩壞着；連走

路也有些不方便。這一切的痛楚和苦刑究竟有什麼用處……

這種時候我是站在永恆的邊沿上了。我不知道繫住這一根軟弱的生命之線的究竟只是冷淡和倦怠，還是自然的法則和天賦的反抗精神。倘使我不是在敵人的手裏，我一定會毫不躊躇地跨過這個關口。自然作爲我們運動的先驅者，我應該活着，應該奮鬥。但是沒有活動，沒有興趣的生活卻是很可怕的……我渴望着同情，渴望着友愛。我懷着痛楚的心記起了我的同志和朋友，記起了愛瑪。漸漸地我的心留戀在溫柔的回憶上面了。我常常半夜醒過來，帶着一種激情的欲望想看見一個愛嬌的面孔，想撫摩一隻柔軟的手。我的心裏充滿了對於我所認識的女人們的狂戀，她們一個一個地在我的心眼前走過，從我的少年時代起直到和女性的嘴唇的最後接吻爲止，我所愛過的女人人都重回到我的生活裏來了。我懷着顫抖的心情回憶起每一瞥光輝的注視，每一個溫柔的聲音。在上學去的路上我遇着小拉狄亞，假裝不看見她，那時候我的心跳得多麼厲害。我回過頭去欣賞她那在微風裏飄動的金色捲髮，卻使得正在暗中偷偷地看我的她受窘了。我

暗地裏愛着她，但是當我的同學提議給我介紹的時候，我卻驕傲地謝絕了。我真蠢！然而
在一個寒冬的傍晚我等着鄰家的婢女跨過院子的時候，我卻沒有一點怕懼；我又多麼
放肆地和她抱吻！她不是一位小姐，她又是那麼簡單，自然；她責備我不該知道像我這樣
年紀的『一個孩子不該做的事情。』可是她又接連地吻我，她那粗糙的大手的愛撫煽
旺起了我的激情……我那愛爾追記街的精神上的愛人站在我的面前，接着紐約生活
的頭幾年間的情慾又一地來刺激我……從新港的日子裏升起了柳巴的影象，她拿
那種對於不能到手的東西的說不出的渴望壓倒了我……

地牢裏生長的愛的花

地牢裏充滿着腐朽的臭味，又很潮濕。黑暗成了差不多看得見的東西，靜寂窒息了我的呼吸；然而我前次所經驗到的恐怖已經減輕了。我這一次關在這地下監房裏的時間也許會比上次久一點，因為他們把我這次的暴行看得很重大。我有三個罪名：一，損壞國家的財產；二，藏着一把小刀；三，公然對所長作威嚇的行動。那天我對着所長講話時，看見看守們聚集在我背後等待着，那時候我便明白這是什麼一回事了。他們預備着毆打我。我急忙走到所長身邊，捏緊拳頭在他的臉上幌了幾下，一面大聲說：

『倘使他們動了我一下，我就要向你本人算帳。』

他的臉馬上成了蒼白色。他極力做出鎮靜的樣子，但卻還抑不住聲音的顫抖，他問

道：

「你這是什麼意思？你怎敢？」

「我說什麼就是什麼，我決不肯白白讓人毆打的。我的朋友也會替我報仇。」

他帶着惡意地默默望了望那些站得筆直的看守們。於是那般人一個一個地退開了，只剩下兩個，把我靜靜地帶到地牢裏去。

一個低微的，含糊的聲音打破了岑寂。我注意地傾聽着。這是一個人在這過道另一頭的監房裏踱來踱去。

「喂！誰在那邊？」我叫起來。

沒有回答。脚步聲依舊響着。這一定是那「不作聲的尼克。」他從來不和人講話。

我準備在地上過夜。地板是光光的；沒有床，也沒有毛毯。我的上衣，我的鞋也都給他們取去了。監房裏非常冷。我的雙腳漸漸麻木起來，雙手也涼了。我縮成一團蹲在角落裏，

我的頭靠着發霉的牆壁，我的身子靠在石板地上面。我打算思索什麼事情，然而我的思想漂浮不定，我的腦筋也凍僵了。

鑰匙的響聲把我從昏迷中驚醒。禁卒們下地牢來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經天亮。他們走過我的監房，原來早餐的時間還沒有到。他們忽然站住，低聲談起話來。我分辨得出典獄格列夫斯的含糊的話語，他向那個沈默的囚犯問道：

「喝一杯嗎？」

兩重的門吵鬧地打開了。

「這裡！」

「把杯子遞給我，」這嘶啞的低音很像「瘋子斯密司」的聲音。自從他的頸項被看守狄恩槍傷了以後，他本來的響亮的聲音就變成破聲了。

「不行，不給你！」典獄帶怒道。

「我決不從你的手裏喝一口，你見鬼你想，我是一條狗嗎？」斯密司野蠻地咒罵起來。

兩道門都關閉了，又上了鎖。脚步聲漸漸消去，於是一切又復歸於靜寂，只有斯密司的加速的脚步單調地響着。這個人是不會和任何囚犯講話的。

我在昏迷中度過了這長夜，只是每次上面圓廳裏起了一點聲音，我就會起來去側耳細聽，心裏很想知道究竟天亮了沒有。一分鐘一分鐘在悽慘的黑暗裏慢慢地推過去……了……

鑰匙的聲音在我的耳邊玎玲地響，就像是甜蜜的音樂。天亮了！禁卒把這天的糧食遞給我——二兩麵包，一夸爾水。麵包味道很好，我覺得從沒有吃過這樣好吃的東西。然而水却沒有味，要使我發嘔。我差不多一口就吞下了那小塊麵包，是那麼小，那麼薄。這一來更引起了我的食慾，我覺得十分饑餓。

在斯密司的門前昨晚的景象又重演了一次。典獄一定要斯密司從一個禁卒手裏

拿着的杯子裏喝水。那個囚犯不肯並且還罵出了各樣各種的粗話。忽然那邊起了潑水的聲音，接着是一聲驚叫，又聽見監房裏的提桶撞落在地上響。斯密司把他的便器裏的東西潑在看守們的身上了。他們就忙亂地跑出了地牢。

過後許多人的脚步聲又在地窖裏響起來。許多壓抑住的声音低低地討論着。我分辨得出霍卜金司的粗聲的耳語，吳之，麥克爾文一般人的聲調。我聽見『兩邊一齊來』這幾個字。原來地牢裏有幾間監房有着前後兩道門，這是爲着便於制伏那些愛吵鬧的囚犯而設的。斯密司老是被關在這種監房裏面。我現在明白看守們是預備去毆打那個狂人了，我不禁戰慄起來。他這許多年來都受着單獨禁錮，沒有間斷過，身體老早因此衰弱了，而且他的頸項因了那次的槍傷，至今還時時出血。他在監獄裏過的時間差不多有一半是在地牢裏度過的。這一次他已經在這里住了十二天了。這是……我聽見那邊可怕的毆打的鬧聲，不由得緊緊地閉起我的兩眼來。

一點鐘一點鐘地推過去。忽然間單調被打破了，原來禁卒們又帶了另一個囚犯進地牢裏來。我聽見這個新囚犯從地洞的深處發出來的厲害的抽泣聲。

「誰在那邊？」我問道。我又叫了一次，依舊得不到回答。也許這個新來的人怕禁卒們在旁邊偷聽，我便再叫道：

「喂，朋友！禁子已經走了。你是誰？我是亞歷克，亞歷山大·柏克曼。」

「亞歷克，是你嗎？這是小約翰。」這個年青的聲音聽起來很熟，却又被可憐的呻吟打斷了。我還分辨不出這是誰的聲音。

「哪一個小約翰？」

「小約翰·大衛士——你知道——襪子工場。我剛纔——殺死了一個人。」

他一面哭着，一面講說他的事情，我興奮地聽着。小約翰回到了店裏，他想他應該再來試一下：他希望能夠好好地幹一次。起初事情進行得還如意，可是過了一些時候亞丹士來做了店裏的雜役。小約翰本來不會和他生一點關係的；然而他却時時糾纏着小約

翰，一定不肯放鬆。於是——

「亞歷克，那，你知道，」那孩子突然害羞起來，「他完全造我的謠，真是豈有此理。他向人說他「操」過我。天呀，要是我的母親知道還得了！我實在不能夠忍下去，亞歷克，我發誓，我實在不能夠。我——我殺了這條說謊的狗，如今——今我——我要受絞刑。」他啜泣着，好像他的心就要破碎一般。

我便安慰這可憐的孩子，我說也許事情畢竟還不至於那麼壞，我的聲音裏帶着溫和親切的調子。我給他留下一點希望，我說也許亞丹士不會死。他是一個強壯的漢子，又高大，又有氣力，他大概會活着。

小約翰熱心地傾聽着我的話。他漸漸高興起來。我們便談論着快來的監獄考察的事，又談到牢裏的種種事情。他說也許考察團會把他放免。但是他突然又被恐怖壓倒，重新哭泣，呻吟起來。

又有一些人被擲進地牢裏來。他們帶進來上面世界裏的消息。打架的事像瘟疫一

般跟着近來的新命令連續發生。完全禁止談話，其結果產生了更多的暴行。小湯密詳細講說他的事件。他尖聲叫着：『伙伴聽着，那個畜生在隊伍裏推我，我掉過身子預備撲他一下，可是那禁子又向我吹哨子了。我再沒有機會說話，我就率性給他一記耳光。聽見了嗎？』然而他說他相信夜裏便會放出去，或者至多也不過關到明天早晨。『昨天在天井裏毆打的那些伙伴也沒有進地洞來。禁子們就只把他們關在監房裏。』山地知道考察團不久就要來了。』

小約翰打斷了這個多嘴的孩子的話頭，他焦急地問起亞丹士的事情。當我知道那個人的傷並不沈重的時候，我也替他高興。亞丹士的傷處在肩頭，但是他當時還能夠不要人扶持，一個人走到醫院裏去。小約翰心裏充滿了靜靜的快樂，別的人却在跳舞唱歌。我背誦了一首尼克拉索夫的詩；孩子們連一個字也聽不懂，然而那憂鬱的調子很感動他們，他們要我再來一點俄國的東西。但是湯密更熱心政治，他興奮地談着近來的時事。談到選舉問題，他罵布拉恩道：『十六元一票，聽我說，他要給每個人十六塊錢。他要給這

東西」於是孩子們都熱心地討論起民主黨和共和黨的優劣來，小湯密忠實地站在共和黨一邊，他大聲嚷着：「我祖父和我父親都是共和黨人，而且我的哥哥們都投共和黨的票。我永遠贊成這個又大又老的政黨。」有人責備他的政治知識不夠，要他說明貨幣本位中的差別。湯密勇敢地求我與他合作；但是他等不到我有機會開口就談到別的事情上面去了。他又罵西班牙不該侵略古巴，他堅決地主張像美國這樣的一個自由的國家不能夠看着奴隸制度留在牠門口。每個題目都討論過了。湯密說得非常快，一下又扯到新的問題上面去。這樣地繼續着。忽然他又談起牢裏的事情，過後便回憶到從前的日子。他又想起從前在那煤烟的城市裏背街上流浪時偶爾吃過的「好飲食」，這時候就禁不住大聲吮着嘴響。他用親密的口氣喚我：「喂，亞歷克，朋友，我賺了不少的銅板，規規矩矩的。怎樣賣號外，自然哪！老實說，規規矩矩的，那些日子的確不錯；錢容易賺；報紙賣出去就像出鍋的熱點心一樣。亞歷克，你想再來幹那生意嗎？」

我們彼此看不見，却談得很高興，講故事，說趣話。孩子們更談個不歇，好像是害怕寂

寔一般。然而有時候也來一下休息；我們都沈默着，各人想着自己的事。休息便延長起來——延長到成爲寂靜。只有「瘋人斯密司」的微弱的脚步聲擾亂了岑寂。

到了夜間年青的囚犯們都被放出去了。然而小約翰還留着，他的恐懼又生長起來。夜裏他不斷地把我從昏睡中吵醒，要我保證他並沒有受絞刑的危險，而且他不至於因那件事情被帶到法庭去受審訊。我使用種種安慰的話來減除他的畏懼心，我說所長素來就厭惡把牢裏的性行爲聲張出去讓外人知道，並且所長還正式聲明過獄裏決沒有這種事情。因此這類事情雖然差不多每禮拜都有，可是從沒有人因此被帶到法庭去過。小約翰漸漸安靜下來了，我們便談起他的家庭的事，很坦白，很親信地談着。我注意到他的聲音變得很溫柔了，我心裏十分高興。忽然他出乎我意料之外地問我道：

「亞歷克朋友，你的俄文名字叫什麼？」

他喜歡我的小名「沙奧加」，很親密地唸着這個外國字，過後又羞怯地說他不喜

歡他自己的名字，他便把他最近讀過的一個漂流的古巴青年的故事說給我聽；那個青年的名字是菲利普，菲利普和他很相像。

『那麼我就叫你做菲利普，好嗎？』我提議說。

『好，請這樣叫罷，亞歷克，親愛的；亞歷克；不，沙與加。』

我把身子縮作一團躺在石板地上，又冷又餓，但我的心裏却湧出了愛的噴泉。我閉着兩眼，腦裏繪出了這個孩子的面顏，有他那一張秀美的臉和那兩片敏感的少女般的嘴唇。

『親愛的沙與加，晚安，』他喚着。

『晚安，小菲利普。』

早晨我們得到一塊麵包和一點水。我饑餓得了不得，這麼一點糧食實在不能夠減輕我的銳利的痛苦。斯密司還不肯接收典獄手裏傳來的飲食，他的門仍舊關着。小約翰很焦急地哀求典獄告訴他；他還得在地牢裏住多久；然而格利弗斯並不回答，却只用了

一個粗鄙的壞字眼來形容這孩子。

『典獄』我抑制不住憤怒，大聲叫起來，『他很客氣地向你發問。便是我，我也會給他一個合理的回答的。』

『你管你自己的事情，聽見嗎？』他這樣答覆我。

但是我固執着，定要保護我的青年朋友，我責罵典獄，說他不該用那種字眼。他很生氣，急忙走開了，他還恐嚇我說要用對待斯密司的方法待我。

小約翰因為這事情全是由他而起，所以心裏很焦慮，典獄的恐嚇很使他不安，他警告我要我好好地當心。我的監房有兩道門，我兢兢地等着一個突然的攻擊。然而過了好幾點鐘，都不見典獄回來。我們的恐懼也就減少了。小約翰很替我歡喜，而且很感激我給他幫忙。

◎ 這件事情使我們更加親近。我們起初還有點不好意思，如今我們很坦白地互相親愛了。我們的談話時常中斷，因為我們都沒有力氣，又很疲倦。然而每過一會兒我們總要

說幾句彼此安慰的話。斯密司不停地在監房裏走着；河鼠啃東西的聲音也送到了我們的耳邊；這靜寂時時被狂人的怪叫衝破，這聲音就像告訴我們一個可怕的預兆似地，把我們驚駭住了。這岑寂漸漸變得難堪了，小約翰便又喚道：

「沙與加，你在做什麼？」

「呵，我沒做什麼。菲利普，我不過在想。」

「親愛的，你也想到我嗎？」

「是，孩子，我在想你。」

「沙夏，親愛的，我也在想。」

「什麼，菲利普？」

「我所關切的人就只有你一個。我再沒有一個朋友。」

「菲利普，你很關切我嗎？」

「你肯答應不笑我嗎，沙與加？」

「我決不笑你。」

「那麼把你的手放在胸上做個十字記號。沙夏，你做了嗎？」

「做了。」

「那麼我告訴你。我在想——呵，我怎麼好說呢？我在想。沙與加，倘使你和我一起在這里的話，我倒願意和你親嘴。」

一種說不出的快樂使我的心溫暖了，我默默不作聲。

「沙與加，什麼事情？你爲什麼不說一句話？你在和我生氣嗎？」

「不，菲利浦，你這傻孩子。」

「那麼，你在笑我了。」

「不，親愛的，我的想法恰恰和你的一樣。」

「真的？」

「是，真的。」

「呵，沙興加，我真是快活得很。」

傍晚禁卒下來帶小約翰出去。他們告訴他，要把他移到上面牢裏去。他走過我的監房時，低聲對我說：「沙興加，希望不久再和你見面。」一個和我相熟的看守敲着我的監房的外面一道格子門，對我說：「柏克曼，你在這裏你和典獄吵。他讓你在這地牢裏多住兩天，因為你侮辱了他。」

孩子一去，我覺得更寂寞了。靜寂變得更難堪，而黑暗的時刻也更沈重了。

我在地牢裏住了七天。這個星期完結的時候，我的身體僵硬而衰弱，東偏西倒地跟在禁卒後面，向着澡堂走去。我的身子看起來瘦得駭人，差不多成了一具骷髏，給冷水一淋，我的饑餓的痛苦又變得很銳利了，看見那些看守們抽煙，癮也發了，簡直抑制不住。我以為他們會把我帶進一個監房去，所以當我被領到北部去的時候，我默默地高興着我

的勝利。然而到了監房部裏，典獄却把我派到A排的下層去，那是「瘋人部。」我的神經被地牢的經驗弄得失了常態，現在又爲這個可怕的提議所激怒，我便狂怒地抗議起來。我要他們立刻把我送回「洞」裏去。我的暴怒把典獄駭着了，他想討好我，到底讓了步。我被關在三十五號監房內，「瘋癲隊」的一排監房和這裡只隔着幾間囚室。

看守們一走，雜役夫馬上就跑來報告最近的新聞。考察^①已經完畢，所長被洗刷得乾乾淨淨，沒有一點事情。起初我非常驚愕，不能夠了解這種奇怪的情形。過了一會兒比利激動地給我講說了那故事，我便漸漸明白牠的全部意義了。全個監獄裏都這樣傳着。慈善事業委員會派秘書J·F·托南斯來主持這次考察。托南斯是所長的親密的朋友。爲了謹慎起見，他們便把我在地牢裏多關了幾天。托南斯私下接見了亞丹士兩個朋友，一口答應減短他們的刑期，不管他們的過去品行如何壞，也不問他們將來的行爲如何。

① 一個期滿出獄的囚犯曾經遞了一份呈文到慈善事業委員會，去控告監獄當局辦理不善，所以後來

派了考察團到監獄來考察。

何這位祕書早就教好他們，要他們與監獄當局合作，把一切錯過全堆在我的身上。考察團也不傳別的證人來問。在一個鐘頭裏面「考察」就算完結，全體委員都到隔壁所長家裏去用午餐。

我們被人忘記一天天腐爛下去

一

一年的獨房生活消耗了我的精力，把我弄得衰弱疲困，沒有一點生氣。我盼望能夠早點脫離這種完全孤獨的狀態，可是這希望又似乎斷絕了。我一天天地覺得我的活力在減退，生存因了失望變得更可怕了；在漫漫的長夜裏，失眠症折磨着我；我的身體又被不斷的痛楚摧殘着。我的全個心裏就只有黑暗。

特赦委員會開會期逼近的時候，一線光亮從雲裏透了出來。我拚命地抓住那一線的希望，以為或許會得到一個順利的決定。我狂熱地反覆讀着愛瑪的來信，知道一些叫人高興的好消息。她的信上寫着，我的呈文已經得着許多勞動團體的支持。同志開里又

不倦地爲着我的事情奔走；他的努力居然激起了公衆的同情，這又給我一個吉兆。代表十萬餘名工人的本西法尼亞勞工聯合會也通過了一個贊助我的釋放的議決案。此外還有其他個人的和團體的同樣的表示。這些都會送到特赦委員會去，那般官吏不會把組織的勞工的呼聲置之不理，這大概可以相信。我充滿了焦慮和希望計算着日子和鐘點，那個定命的時刻逼近，我的性急和恐懼更使我激動得十分厲害。自由的幻景在我的面前盪漾着。一想到和愛瑪以及我從前的其他的舊同伴會面，這幻景就顯得更美麗了；在靜寂的夜裏我不停地在監房內踱着，這時候想起了回到外面世界中去的事情，不由得我全身發戰起來。

突然間我又想起了那般牢裏的朋友，這思想就攪亂了我的幻景。我懷了那從共同的災禍生出來的溫情想着他們的命運，我決定將來送他們一點小東西，寄一兩封信函（每個囚犯把這些看得很貴重）來減輕他們生活的痛苦。我出獄後第一個舉動就是去紀念那些因了共同受苦而和我很接近的人。我許多年來和他們分享過了懲役所生活

的無數的愁苦和極少的一點歡樂，因此我覺得我離開他們一個人出去，差不多就像犯了一件罪似的。然而從此以後他們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而且那個更大的社會的事業的一個重要部分。我要不斷地努力來改善他們的情形，我還要盡力替我的小朋友衛士設法；我一定要把他救出來。那個孩子要是能夠在外面和我在一起，他不知道會多麼快活……陰暗的燈光忽然亮了一下，把我的幻想趕走了，我又懷着對於明天的判決的急切的懸念和熱烈的希望在監房裏踱起來。

正午時分我被喚到所長那里去。他一定接到了委員會的公事——我一路上這樣想着。所長閒適地坐在安樂椅上，他的眼睛閃爍着，他的臉色很黃，而且帶了疲倦的樣子。他要我坐下，這時候我幾乎不能夠再忍耐下去了。他吩咐看守走開，我更起了一個極大的希望。他不害怕——也許是個好消息！

『柏克曼，請坐，』他帶着平日所沒有的那種殷懃說道。『我剛剛得到哈立斯堡來的信。你的律師要我告訴你說，特赦委員會現在已經辦到你的案子了。也許這時候正在

考慮中。」

我不作聲。所長仔細地打量着我。

「倘使你出了獄，你是不是回到紐約去？」他問道。

「是。」

「你以後有什麼計畫？」

「那個，我現在還沒有打算過。」

「你是不是回到你的安那其主義的朋友中間去？」

「當然。」

「你的見解還沒有改變？」

「一點也沒有。」

一個禁子走進來，報告道：「所長，有公事。」

「柏克曼，你在這裏等一下，」所長說完就走了。那個看門人却留着。

過了幾分鐘，所長回來，他把那個禁卒遣開了。

『我剛剛得到消息，說委員會不肯受理你的案子。』

我覺得冷汗沿着我的背流了下來。本來牢裏就風傳說所長反對我的減刑，這時候我忽然想起了這個傳聞。特赦委員會對我上次的呈文曾經答應過重審我的案子——爲什麼現在忽然會不肯受理呢？

『所長，』我叫道，『你反對過我的特赦！』

『那是督察員的權衡，』他推諉地說。他那種奇特的調子更增加了我的疑心。一種絕望的感覺佔有着我。我覺得所長的眼光定在我的臉上，我極力抑制着我的

感情。

『你還有多少年？』他問道。

『十一年多一點。』

『你這次在獨房裏關了多久？』

『十六個月。』

『在你們那一排有一個空位置。副打掃夫明天要回家去了。你是不是喜歡這個位置？』他好奇地看着我。

『是。』

『等我再想想看。』

我有氣沒力地站起來，但是他却叫我仍舊坐着：『現在，柏克曼。你看看這個。』

他拿起一個小小的木箱，裏面有幾塊石膏模型。他這奇怪的動作使我覺得很詫異。

『你知道這是什麼東西？』他問道。

『我想這是石膏模型。』

『什麼東西的模型？爲着什麼用處？你好好地把它們看一下。』

我冷淡地看着那模型，上面清清楚楚刻着一隻老鷹。

『我相信這是一個銀元的模型。』

『我很高興你老實地直說了。我相信你是知道的。我看過你的借書單子，知道你借過一些冶金術的書籍。』

『呀！你疑心我幹這事情嗎？』我冒起火來。

『不，這一次我們並不疑心你。』他帶着暗示地微笑說。『你從圖書室裏各種各樣的書都借得有。我和教誨師談過話，他肯定地說你不會幹製造偽幣的事情，因為這是在搶劫窮人。』

『教誨師讀慣了我的信函，所以他一定也很明白安那其主義的思想。』

『不錯，米利甘先生把你看得很高。他以為你會反對監獄當局，然而他擔保你不會鼓動人去犯這種罪。』

『我很高興他說過這種話。』

『那麼你是不是會保護聯邦政府？』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會保護人民，使他們不受偽幣的欺騙，是不是？」

「政府和人民是兩樣東西。」

他稍稍紅了臉，便皺起眉頭問道：「然而你要保護人民，是不是？」

「不錯，那當然。」

他的臉上現了喜色。「呵，誠然，誠然，」他又安心地微笑着。「這些模型是藏在北部裏的，不是在監房裏，是在廳子裏發見的。我們疑心一個人，就是埃得·斯龍；他的監房比你的高兩層。柏克曼，現在監獄當局很想澈查這件事情。這是對於人民的犯罪。你也許聽見過斯龍和他的鄰人談起這件事。」

「沒有。我相信你們錯疑了好人。」

「怎樣會呢？」

「斯龍病得厲害。他絕對想不到這種事情。」

「我們疑心他，也有一些理由。我說倘使你無意間聽見什麼話，你就馬上打門告訴」

看守說你生病。我會囑咐他們，在那時候就把我找去。」

「所長，這個我辦不到。」

「爲什麼辦不到？」他問道。

「我不是一個奸細。」

「爲什麼，柏克曼，你當然不是。我也不會叫你去做好奸細。然而你有朋友住在那一排，你也許會知道一些事情。好罷，你把這事情仔細想想看。」他說畢就叫我出去。

當我走到監房門前的時候失望和憤怒在我的心裏激鬥着，我對特赦委員會的處置感到深的失望，所長的提議又使我十分惱怒。看守正要把我鎖在監房裏面了，典獄却昂頭闊步地走來。

「看守，把他放出來，」他命令道。「柏克曼，所長派你做副雜役夫去。向麥克爾文先生領一把掃帚。」

二

然而意外的釋放增加了我的自由的希望。在我的獨房禁錮期內已經發生過了大的變化，我出了獨房第一件事就是要使自己安定下來，認清楚周圍的情形。有幾個我可以信賴的朋友已經出了獄；還有幾個在考察期內又被移到南房去，爲的使我不能夠再和他們通信。監房部裏來了許多新人，我有好些夥伴都不見了。A，和F，兩排監房的下半部現在專門給狂人居住了，狂人的數目大大地增加着。可憐的獨臂也不見了。他瘋狂得很厲害，時時被關在地牢裏，最後便被送到一所瘋人院去了。過了兩月他就死在那裏面。他的監房現在是被愛爾蘭買克佔着，這是一個性情很好的孩子，却被獨房禁錮弄得發狂了。他爬在地上跳來跳去，叫道：『咩，咩，看羊子啦。我是一隻羊，咩咩。』一些熟識的面孔從「瘋癲隊」的一排監房裏注視着我，帶着狂暴的眼睛，身體像屍首一般，他們的精神已經破碎了，他們的身體瘦成了一個影子，當我望着那些曾經充滿着智慧和青春的精

面孔的時候，我知道我是怎樣微倖地逃掉了這樣的一個命運，我也禁不住戰抖起來。我明白西德和尼克已經不能夠認識我，他們的記憶完全失了作用，那時候我的心痛得很厲害；帕次，那個披次堡的擦鞋匠站在門口，不動一動，他的眼光遲鈍，嘴唇上露着一個瘋狂的微笑。

我從一個監房走到另一個監房，就像走過一塊活屍的墓地，只有買克的斷續的狂喊和羊叫打破了這難堪的沈默。這些人整天被關在房子裏，運動娛樂的權利都給取消了，因為犯規，他們的飲食也被減少了。看見這種種可怕的悲慘情形，多少減輕了一點我思念小約翰·大衛士的悲痛。我的年青朋友在那污穢的囚籠裏患了病。他哀求他們把他送進病院去。然而醫生說照他的病狀看來他實在沒有進病院的必要。況且他現在又在處罰期間。可憐的孩子他不知受了多大的苦楚。有一天人們在他的監房的地板上找着他的屍首。

運動和監房外面的較大的自由使我的身體漸漸恢復了牠的力量。所長的本意是要引誘我墮落，結果這反使我得了好處。他一生就只知道腐敗和偽善，所以他把人性看得這麼低，這使我不由得要帶着鄙視地微笑了。然而想起與論的淺薄真叫人灰心！萊特所長居然被人譽為一個前進的人，又是對於犯罪學深有研究的學者，並且說他在犯人的待遇上還新創了一些近代的方法。全國監獄協會把萊特所長選做參加一九〇〇年將在布律塞開會的國際大會的代表，作為一種尊敬與感佩的表示。事實上所長時時刻刻都在發明拷問的新的形式，不許閒着的人運動，又用全力來增加疾病和瘋狂，想藉此廢掉那限制囚犯工作的法律。他的判斷力的幼稚很叫人看不起：關於囚犯和外面勞工競爭的輿論已經使州政府大為動容了；所長的努力雖然對犯人有極大的害處，但也免不掉會失敗。他所自負的三十年的經驗也是同樣地靠不住。他很有把握地疑心埃得·斯龍幹了鑄造偽幣的事，其實這不過是臆猜而已。真正的罪人乃是朗陽，這是他所特別賞識的人。朗陽的好朋友約翰·斯密爲了努力「改過自新」起見，便把那事情完全告訴

了我。他甚至於把朗陽造的假銀元和放在朗陽監房裏的原模型一起拿給我看過。至於那個可憐的斯龍，他依舊受着監視，現在慢慢地死下去了，沒有人管他的病，醫生反而罵他故意吃了肥皂裝出病象來。

三

這一年帶着種種的興味過去了。愛瑪和幾個新的通信朋友維繫着外面世界的生動的線索。費加漸漸地離開了我們的紐約的團體，現在完全從我的眼界裏消滅了。然而愛瑪却還是堅定而忠實。她按着時期給我寫信，不會遲誤過。她使我知道國際勞工運動的情形，這是在日報上見不着的。她還告訴我種種事情……在她的抑制隱晦的筆調下面我讀出了她的痛苦，感到了她不會說出的個人的哀愁……

我和披次堡，菲拉得非亞兩處的朋友們通信又使我知道別一些有興味的事情。卡爾·諾爾德時常來信，他還記起他在這牢裏時的種種情形，他快活地告訴我他的活動

的宣傳和他做演說家的成功。還有兩個女朋友服爾泰林·德·克來爾和薩拉·帕東也拿她們的充滿了愛嬌和叛逆思想的信札點綴了我的生活。我常常禁不住要驚奇，爲什麼這些信函會逃過檢查員的眼睛。但是教誨師是一個忙人；倘使把每封信都仔細地閱讀一遍，那未免太費時間了。我把我和瑪地的通信，拿給我的鄰人帕司加看，這是一個意大利青年，被判了十六年徒刑的，他對那照片上的美麗的面龐起了一種強烈的激情。可是那調皮的眼睛和甜蜜的嘴唇只給我留了一個短時的印象。我的思想轉到了我的年青朋友，躺在囚人墓裏的小約翰身上。地上墊起了厚的雪。泥土下面一定很冷。白的衣衫重重地壓着這個孤寂的孩子，就像囚籠裏的黑夜一樣。然而在春天綠色的小葉會生出來，也許還有一朵薔薇的蓓蕾羞怯地慢慢兒開放着白色的花朵，在空氣裏散布着芳香，後來就會落下秋天的淚珠，滴在小約翰的墳墓上面。

枯樹的花

一

這是九月十九日。監房部在午後的矇矓中顯得靜寂而陰暗。天井裏落着大雨。我站在門前，幻想一些事情。在模糊的微光中我看見我自己被人押着走過那邊的大門——那是在十年前的今天。牆壁威嚇地屹立在黑暗裏，鐵格子抓住我的心，我是沈落在絕望的深淵裏了。那時候我決不會相信我活得過這許多悲慘和痛苦的年頭。然而靈敏的腳帶了希望地在地上滴着；牠的淚珠驅散了一天的雲霧，帶來了光明；我不久就要走進陽光裏去，而且會變成一個健全的人，就像世界必須由苦痛的鬥爭中生長一樣！

「鮮魚！」一個雜役夫指着那一長列穿條紋布的囚犯說，他們正垂頭喪氣地走過

天井，一顛一跛地走着生疏的連鎖步伐。門開了，無幻徒刑犯亞奈克·基倫向我打招呼。他一步一步很均勻地慢慢走過來。雜役夫高資和我的年青的助手哈利偷偷地和他一起進了我的監房。他們的那種神秘的樣子引起了我的好奇心。

「孩子們，什麼事情？」

他們遲疑了一會，彼此對看了幾眼，不大好意思地微笑着。

「基倫，你說，」哈利低聲道。

基倫小心地打開一個小包，接着一陣花香就在監房裏散佈起來。那個老犯人把一朵大的紅薔薇遞給我的時候，他張惶得幾乎說不出話。「我們在溫室裏偷來的，」他說。

「亞歷克，給你的，」哈利加了一句。

「爲着你的十週年紀念，」高資糾正道，「祝你運氣好，亞歷克。」

他們默默地握了我的手，就偷偷地走出了監房。

在孤寂裏我沈思着這個動人的記念，這些人——社會認為他們是一種恥辱，所以把他們藏在灰色的獄牆裏……他們每天被送到這個墳墓裏來給活埋；雖然這已經繼續了許多年了，然而到現在這事情依舊沒有完結。這般人，他們的的存在被剝奪了快樂與生活，這生存也就成爲沒有意義的了。據說這些時候世界正在不斷地進步；科學和哲學、藝術和文學都有極大的發展。然而那使貧困增加，使監獄人滿的進步又在什麼地方呢？我聽說，X光線的發明可以促進新的科學的研究。但是那個在人類了解與互助中看出真正進步的要素來的社會洞察力的X光線又在什麼地方呢……科學和工業的進步並不會增進人類幸福與社會的和諧，却只是加重了不平，增強了對立。費了如許多的犧牲和痛苦得來的學問也沒有一點結果，因爲缺乏着智慧來把所得的教訓適當地應用。倘使人類不把自己劃分爲互相敵對的階級，將最好的精力用來作不必要的、自殺的、流血的鬥爭，那麼人的成就會是不可限量的。而且這些人，還有那成千成萬被殘酷的愚蠢所摧殘了的人，他們被社會責罰，只爲了社會自己所幹的蠢事，所犯的過失。年青的哈利

便是一個。他是一個街頭的孩子，他一生就沒有受過一隻愛憐的手的撫摩。他沒有母親，父親只知道喝酒，他不過十歲的光景，就被法律的那隻殘酷的手緊緊抓住了。這個社會的孤兒從此就在感化學校和感化院兩處轉來轉去——『亞歷克，你知道，』他說，『我一輩子就沒舒舒服服地吃一頓好飯，你知道；只有一次在聖誕節，在感化院裏面。』他現在十九歲了，然而從小他就沒有見過一天自由的日子。

三年前他從摩根查感化學校逃走未成，弄死了一個看守，因此被判了十六年的徒刑，關到懲役所來。那個看守是縫紉工場的工頭，哈利和別的一些青年都在那里工作。他勸誘哈利做額外的工作，偶爾給這孩子一點黃油麵包或一塊點心作為報酬。漸漸地哈利的這種自動的努力就變成他的規定工作的一部分，而點心的報酬也來得更少了。然而到了報酬完全取消的時候，哈利就反抗起來，再不肯多做他名分以外的工作。看守把他報告上去，但是監督却責備看守不該擅自增加工作。哈利得了勝利，很是高興；然而不到幾天就開始了有系統的壓迫，使這孩子的生活一天天地變得更難忍受了。那個懷恨

的看守想盡了種種方法向哈利復仇，到後來把這孩子逼得沒有一點辦法，他才決定逃走。這個十四歲的孩子和別的幾個小孩商量好逃到洛磯山去，在那里去趕印第安野人，過傑西·詹姆士的那種無憂無慮的獨立生活。哈利回憶地把那事情詳細告訴我道：「亞歷克，你知道。我們本可以弄得很好；我們共有十一個。然而那些小傢伙都害怕工頭。我常常欺負我們，打我們；所以有些孩子要我們先把禁子弄掉，才肯走。我那夥伴拉基先動手，打得很有勁，過後我就來，我打得很輕。然而在庭上他們都說兩次都是我打。拉基家裏有錢，所以他沒事。我就得了十六年了。」他的眼裏滿含着淚，他悲痛地說：「我很小就沒到外面去過，現在我又生了病，我說不定會死在這里。」

二

我們一面低聲談話，一面掃地。我故意放慢脚步，使哈利不至於落後。他有氣無力地

把掃帚在地板上面拖。他的相貌很古怪，看起來就會叫人起憐憫的感覺。他的帶病的面容白得和監牢的牆壁一樣，很像一個小孩的臉。他那兩個起皺的眼窩有點帶老氣，他的大頭和那發育不完全的瘦小的身子完全不相稱。他時時掉過頭來看我，他的臉上露了一種憂鬱的驚愕，好像他看見什麼東西走過他面前似的。我禁不住常常想，世間還有比我們這社會對這孩子所犯的罪更可怕更惡的嗎？這一株小樹被殘暴的腳跟踐踏壞了，就沒有發過芽。然而他却有着可以成爲一個真實的人的要素。他的知力很幼稚，但是他却具有特性和膽量，以及潛伏的未用過的力量。他的感情的坦白差不多到了叫人不能相信的程度；他沒有道德的觀念，也不喜歡交際，他就像一株野菊花生長在大樹林中，却能夠膽怯地固執着牠自己的存在。我們一提到『外面』，他的眼睛裏就現露了一種深切的渴慕，這情景很使我苦痛。我常常問我：『亞歷克，告訴我：在大街上走路，知道你自己想到什麼地方去，就可以到什麼地方去，沒有一個禁子在背後跟你，這究竟是什麼樣的一種味道？』他反覆地說，只要他能夠有一個機會，他一定很小心不再惹出事來！他很

想認識一個漂亮的姑娘，他紅着臉把這個也告訴我了；他一生就沒有了一個女朋友。然而他恐怕他活不到多久了。他的肺部很壞，現在他的父親也死了，沒有一個人會給他設法請求特赦。即使他的父親不死，他也不曾給他設法；他一天只知道喝酒，從來就不肯照管他的兒女。『他連一個小孩也不配養，』哈利憤激地說。他的姊姊也不會幫忙他，那個可憐的女子靠着在工場裏做工生活。『她在漬物工廠裏做了那麼久，』哈利解釋道：『那傢伙，那里的老闆一定很有錢；這是個大工廠。他得給她一點錢夠她去嫁人。』但是他怕他會死在牢裏。沒有一個人給他幫忙，他沒有一個朋友。『我從沒有一個朋友，』他渴慕地說；『沒有真正的朋友，在感化院裏年紀大點的孩子老是欺負我，所有小孩都要給他們欺負。然而他們不是我的朋友，每個人都都在法庭上和我作對，他們把過錯全推到我一個人身上。每個人都老是和我不作對，』他苦惱地反覆說。

我一個人在監房裏反覆地思索着他的話。『每個人都老是和我不作對，』我聽見那

個孩子這樣說。我晚上從夢中醒來，黑暗裏響着那戰抖的叫聲：『每個人都和我作對。』自小就沒有母親，跟着那無情的整天喝酒的父親長大，孤另另的被拋棄在街頭讓法律的巨輪來輾碎他，——這便是那個孩子的命運。難道這就是進步的莫實嗎？難道這就是我們的基督教文明的精神嗎？在孤寂的時間中生活的畫圖像萬花筒一般地在我的眼前展現開來。在這個孩子的寂寞的生活裏，我看出了普遍的災禍與不幸，以及被摧殘了的肉體與心靈的一個全景。我看見一切的受苦和慘痛都體現在舊的傳統和習俗裏，這些傳統和習俗重重地壓在人類上面，壓得那已經被束縛住了的靈魂，翅膀破碎，無力地撲着人爲的障礙。災禍的蒼白色的臉在夜裏現了出來。靜寂也跟着那孩子的哀叫抽泣了。我聽見那叫聲，牠使我強烈地感到一種可怕的過錯和不義，牠使我非常替我的同類羞愧，牠和鱷魚一樣，在吞食牠的無助的捕獲物的時候也要流下幾滴眼淚。沈沒了的人們在黑暗中哀號。我要來響應他們，把他們的苦楚傳到全世界人的耳裏。我和他們在一起受過苦，我也看透了痛苦的深心，我現在要用牠的聲音和慘痛來向人類發言，把他從

冷淡和怠惰中喚醒來，並且給失望的人們帶來希望。

一個孩子的心的饑渴

一

我帶着深的感覺來觀察哈利的心靈的發展。我的友情喚醒了他對於生活的興趣和希望。他不斷地帶笑說，他要研究我所指定給他的功課，只爲了使我高興。然而過了一些日子他却很熱心地讀起書來，他生了一種求知的渴望，這渴望使他那簡單的智慧變成了一種很強的，很有特性的智力。這種從牢裏的友情的深處生出來的奇特的力量和熱望常常使我十分驚異。當我們白天在一起掃地的時候，哈利對我說：『亞歷克，我從前不相信友情，然而現在我才覺得，要是當初我有一個真正的朋友，我也決不會在這里了。我們不單是在一起受苦，並且你還使我覺得我們的心可以超過那些規則和鐵格子。你

知道，禁子們警告過我，叫我不和你做朋友，我那時也很怕你。我不知道這是怎樣的一回事，然而我們去年第一次講了那麼多話的時候，我就覺得有什麼東西從你那里出來跑到我身上來了。從那時候起，我就有了一個生活的目標。你知道，我已經看慣了教士們的花樣，我也用不着教會，我更不相信靈魂不滅。然而我從你那里得來的理想却纏住了我，纏得那麼緊，叫我老實相信世間真有理想不滅的事情。」

一會兒他的臉上又現出了從前那種無助的驚愕的樣子，好像他很難駕馭他的思想一般。他停止了工作，他的眼光定在我的眼睛上面。「亞歷克，我懂得了。」他說，一個懇切的微笑把他的沒有血色的面容照亮了。「你還記得你對我講的那些傢伙的事——呵，」他馬上改正道，「我一旦激動起來，我不知不覺地又說出從前的粗話了。你知道你對我說過的西伯利亞犯人的故事；他們有時候逃了出來，雖然別人不准農夫留他們居住，可是那些農夫却放些飲食在他們的茅屋外面，使得一個逃走的犯人不至於餓死。」亞歷克，你還記得嗎？」

「不錯，哈利，我很高興你還沒有把牠忘記掉。」

「忘記掉？然而，亞歷克，幾個禮拜以前，我正坐在門口，我看見一隻麻雀在廳子裏跳來跳去。牠好像又是冷又餓。我拋了一片麵包給牠，但是所長正打這里經過，他叫我拾起來，又把麻雀趕走了。然而我却想起了西伯利亞的農夫，想起了他們怎樣把飲食分給逃犯們的事情。我這里還有麵包的時候，爲什麼應該讓那隻麻雀餓死呢？我現在每晚上都放幾片麵包在門口，到了早晨，天剛剛亮每個人都還在熟睡的時候，那隻麻雀便偷偷地走來，吃牠的早飯。亞歷克，你知道，這就是理想不滅。」

二

嚴寒的冬季使哈利的身體受了很壞的影響。監房部的醜態而炎熱的空氣更加重了他的痛苦，現在連醫生也說他患着初期肺病了。這種病在牢裏很猖獗。衛生的規則早被人忽略了，也沒有人設法來阻止肺病的傳染。哈利的健康很快地壞下去。他走路也很

吃力，然而他遇着我的眼光時總是勇敢地振作起精神來。他說：「亞歷克，我覺得很強壯，我不相信這是癆病。這不過是一個厲害的感冒罷了。」

他還緊緊抱着那微弱的希望，然而有時候他却很巧妙地來試驗我，是否相信他的話。他裝作要去洗手的樣子，問我借面巾：「亞歷克，我可以用你的面巾嗎？你真的不怕？」我的外表上相信的神氣減少了他的畏懼，他顯然又恢復了那個希望。我極力設法減輕他的工作，他的朋友高資每天伺候看守們吃飯，便把他們吃剩的水菓和點心分給這個生病的孩子吃。那個好心腸的意大利人的刑期是二十年，他空暇時候，就在監房裏借着微暗的光線編織東西，他拿賺得的報酬弄了一件毛線衫送給他那患肺病的朋友。「我自己用不着。我身體太暖了，」他就這樣地打消了哈利的抗議。當他看見哈利的脆弱的身子被乾咳震撼着的時候，他也禁不住戰慄起來，他焦急地在這孩子的身邊跑來跑去，帶着一種謙遜的溫情來看護他。

春天一到，高資就和我商量設法給哈利弄到在天井裏運動的特權。這個生肺病的孩子，呼吸不到新鮮空氣，整天關在工場或廳子裏工作，晚上又被鎖在監房裏面。我因為在這里已經住了很久，而且刑期將滿，所以監獄督察員允許我每天在天井裏運動一刻鐘。我自從一九〇〇年七月地道被發見以後就沒有和土壤接觸過，到現在差不多有四年了。然而哈利比我更需要新鮮空氣，也許我們可以設法把這特權讓給他。這樣他的健康會有進步，同時我們還可以把他的案子呈報到特赦委員會去。高資很憤激地斷言，把哈利送進這懲役所來是一種不合法的行爲。『那時哈利只有十四歲，完全是個小孩。你想想看那個推事居然判他十六年的監禁爲什麼，這簡直等於死刑！然而你有什麼辦法呢？』記着，這小孩進來的時候——這大概是一八九七年的事情——他還只有十二歲，看起來只像個十歲光景的孩子。他來的時候還穿着短褲，犯人們爲了要和他一起走連鎖步伐還得深深彎下背去，把手壓在他的肩上。他在行列裏面簡直像一個吃奶的孩子。他一生第一次穿的長褲，就是條紋布的褲子，那時他很害怕，他整天站在門口哭着。過了一

些日子他們也覺得這樣對付一個小孩，有點不好意思，便把他送到感化院去，但是他口經在這裡住了六個月了。呵，這樣講下去又有什麼用處？」高資絕望地結論道：「這完是個腐敗的世界。也許我們可以給哈利弄到特赦也未可知。亞歷克，老實說，我覺得他像是我自己的孩子一般。他剛進來我就和他做了朋友，而且他是個好孩子，只是他一輩子從沒有得過一個好機會。亞歷克，我們來設法募點款子。我要去問教誨師我在公事房裏還存多少錢。我想大概有二十二元或者會有二十五元。這都是留着爲哈利的事情用的。」

春天漸漸熱起來，變成了夏天，銅板銀角的捐款湊起來還不夠請律師進行哈利的特赦所需的數目。然而那個患病的孩子却不在這監房部了。一連幾個禮拜裏面他的乾咳聲整夜地響着，使得人們不能夠閉眼，到後來醫生才叫人把他搬到病院裏去。「瑞典大漢」來補他的缺，這是一個面帶病容的長子，他很吃力地在廳子裏慢慢兒擦着地走，

時時發出痛苦的呻吟。經過的看守們學他的樣子，又開玩笑地伸手去搔他的肋骨。「喂，你，快點走，不要裝假。」他駭了一跳；把兩手放在腰間，畏縮地避開看守的指頭。「你這滑頭，我們弄不過你，好。」一個疑惑的病態的微笑罩了他的枯瘦的臉，他只是苦痛地喃喃說：「是的，先生，我生病，很厲害的病。」

第三篇

習藝懲戒所

習藝懲戒所

懲役所的大門打開了放我出去，我看見眼前的迷人的景象不由得站住了。這是一條街：一排房屋在我的面前伸展出去；一個面孔很可愛的年青女人在街對面走過。我的眼光跟隨着她那優雅的體態，直望到她轉了灣爲止。許多人圍在我旁邊。他們穿着普通的服裝，却拿好奇的，固執的眼光仔細看我……手鏢緊緊地拷着我的腕節，我跟着執行官進了那輛等待着馬車。一個小孩在旁邊跑過，我把頭伸出去看那個極其年青的，玫瑰色臉頰的臉龐。然而看守却不能忍耐地拉下了百葉窗，我們便坐在悶人的靜寂裏。

便衣的魔力占有了我。這使我快活地覺得我又是一個人了。我時時看我的衣服，並且去摸那好幾個袋子，爲的是證明我現在的情形的確確是真實的。我是自由了，那可怖的灰色牆壁也過去了。自由了？然而我現在依舊是法律的俘虜。法律……：

火車頭噴着氣，發出尖銳的叫聲，我的心又急急跑到另一個旅程上去了。這是十三年零一個禮拜以前的今天。那時候我被一種熱烈的愛鼓舞着急急去參加人民的鬥爭。我離開了家屋和朋友，犧牲了自由，而且把生命當作了兒戲。然而人的正義是盲目的：牠看不見那個燃燒着的靈魂。法律聽不見勞動者的苦痛的呻吟，却只聽見了槍聲。「我要來復仇，」牠這樣說。牠爲了要強取牠那完完全全的一磅肉，便不惜讓最後的一滴血流盡。十二年零十個月！另外還有一年。在那個新監獄裏有什麼恐怖等着我呢？那個可憐的忠實的偷馬賊再也不會來微笑地給我打招呼了；他在那可怕的習藝懲戒所裏面沒有活過半年。然而我的精神很強健；我不會屈服的。這一身的服裝就是看得見的，摸得到

的復活的證據。朋友們的忠誠會給我慰藉和鼓舞。而我們運動的召喚又會使我有力量來生活，鬥爭，以至於勝利。

二

當我換上那套討厭的條紋布囚衣的時候我感到很大的屈辱。看守仔細地檢查我的赤裸的身體，他那傲慢的眼光激起了我的強烈的憎厭。然而不久檢查就算完畢了。

這裏的日常生活裏充滿着說不出的苦痛。我雖是已經習慣了監獄的情形，然而我却覺得習藝懲戒所裏的生存是一個殘酷的夢魘，而且比懲役所的最不人道的情形還壞得多。看守是兇暴而殘酷；飲食是醜惡而不合衛生；爲了一點小小的事情馬上就會受殘酷的處罰。監房比懲役所裏的還小，裏面也沒有桌椅。房間裏充滿着說不出的便桶的臭氣，大便的時候，連一片廢紙頭也不給用。每天早晨大家在廳子裏排好隊，走過一根水

管旁邊，每個人從那一股流動的水裏接了一把來胡亂洗一下，一天就只有這一次。不管監房部也好，工場也好，都是絕對靜寂的。誰只要把嘴唇輕輕動一下，就會挨皮鞭，或者被關進地牢去，在這里地牢被人故意挖苦地稱爲「白宮」……

三

眼前的一切使我漸漸忘掉了懲役所的環境，然而關於那邊的朋友們和一般的痛苦的回憶却依舊時時來到我的心頭。從懲役所那邊傳來的消息總是被慘痛的眼淚濕透了的，只有那個匈牙利青年法尼的調子是快活的：他的刑期快滿了；他以後要盡心撫養他從前無意地殺死的那人的孩子。同時他希望我保持着勇氣，而且不要灰心，他把他做編物工作所得的錢寄了兩塊來給我用。他又說，他很憂愁不能夠給我送別，因爲那兩百名犯人簽名要求所長答應我走過每排監房和犯人告別的事情，完全被駁斥了。然而不久，不久我們可以在外面相見。

友情的話語在現實的黑暗裏光輝地照耀着，並且給我美化了最近的將來的幻景。即來的自由放射着暖熱的光線，我生活在同志們的圈子中間。愛瑪和馬丁被青年俄羅斯的烈火燃燒着。我的心忙着構想那個大門爭的景象，這使我重回到我的青年時代裏了。在紐約的小小住家裏面我們大膽地描繪了世界的運命——我們，愛瑪，費加和我三個。在那黑暗的鳥籠一般的廚房裏，在那喘氣的火爐的黑烟中間我們計劃着故國的革命工作。然而時勢的需要，在另一方面發展了。和姆司德奏起了覺醒的前奏曲，我的心對這鼓舞的調子發出了響應。

灰堆裏埋着的熱望的火種燃燒起來了。我們故鄉的革命目前有什麼樣的結果，且不去管！我的青年時代的渴望帶着自發的力量湧了起來。生活就是鬥爭！站在人民的身邊去和沙皇鬥爭；跟着人民一道受苦，倘使必要的話還跟他們一道去死。那就是生活。然而一想不到不把馬丁的忠誠的面孔仔細看一下就要和他分別，這使我很憂鬱。不過愛瑪

是非常關心我們的故國的，我們在一起工作，一定很快活。莫嫩加赫拉的土壤載了我多年來的苦痛，對於我變得很親密的了。離別的思想像一根斷弦的哀鳴那樣地呻吟着。但是決沒有什麼情愛的帶子能夠繫住我的心弦。然而一個小姑娘的可愛的臉龐突然在我的幻想中現了出來，那一對渴慕的大眼睛裏帶着責備的悲哀的表情。這是小小的斯特娜。我的懲役所生活的最後幾年從她的可愛的通信裏得到了不少的溫柔。我常常在她那精神飽滿的面孔的美麗的照像上尋求過安慰。她帶着靜默的溫柔分擔了我對於哈利去世的悲哀，她的嘴唇散佈着柔和的芳香。陰鬱的日子因她的微笑就變得溫暖了，我把我所有的全量的愛獻給了她。要壓抑我心裏的她的呼喚，這不是容易的事情，但是我們故國的農民的呼聲却是更響亮，更有力。然而誰知道呢？也許不等我出獄，革命就會完結了……

一想到愛情，想到女性的愛就使我因熱狂而戰抖起來，並且給我的生存帶來了一種奇異的幸福。然而孤寂的時間裏又使我充滿了不斷的恐懼，我只怕我一生就再得不

着女性的愛情。當我對於異性的渴望不斷地增加的時候，這種恐懼更時時拿了極端的失望包圍着我。對於女人的思念超過了監獄裏的友情的回憶，而現實的黑暗又被愛的希望的銀針穿上了。

日常生活的單調，還有屈辱和服從，這些在即來的自由的面前却變得更難堪了。工場裏的煩重工作使我的精力漸漸減弱下來，但是那個可以得到完全減刑的希望支持着我。根據法律，長期徒刑犯如果品行好，從第九年起每年可以有五個月的減刑期。然而這裏的監督却對我表示，因為我是一個「新」犯人，在習藝懲戒所還是第一年，所以只能有兩個月的減刑期。他常常侮辱我說，董事會也一定採取這種見解。他的這種待遇很使我激怒，同時我對於他們虐待某一個犯人的行為又表示抗議，這結果就是我被關進了獨房。馬丁還在外面熱心不倦地進行法律手續來獲得我的完全的減刑；不管我無條件地拒絕向法院請求，他依舊發起一個秘密的運動來達到他的目的。在那折磨人的不安定裏時間真難捱過。獨房一天天地變得悶人，更容易叫人發狂，到後來我的腦筋就

被那種對於墳場的靜寂的恐怖弄得搖幌不定了。「運動」這個嚴厲的命令像歡樂的音樂一般地響了起來。

我們在天井裏轉圈子地走着，查利的腳鐐聲呻吟似地給我們敲着拍子。他有一次逃獄沒有成功，却因此挨了一槍，並且帶了腳鐐。鐵器深深陷進了他的踝骨，他拖着這重量走起路來很痛苦，很吃力。比利在我的前面搖幌地走着，他自從在「白宮」裏面住過以後左腰就完全癱了。我周圍全是些廢人。我是在社會的垃圾堆中間：跛子，癩子，身心兩方面都破碎了的人，不但不能夠作工，連犯罪也不能夠。他們是基督所祝福的人，他們却又是這個基督教的世界所折騰摧殘了的人。他們也是在我的使命的範圍裏面，他們比別人還重要——他們是對於這一個瘋癲病的制度的活的控告，他們是被上帝和人類所趕出去了的生物。

自由的門限上滿堆着災禍和苦惱。白天，那興奮的不安叫人難受；夜晚，那苦悶的靜

寂的時間，那永無終結的，永無終結的時間，又使人恐怖。我激動地在監房裏踱着。白天會過去的，牠一定會過去。當那羞紅了臉的太陽沉落下西邊天空的時候，我簡直帶了崇敬的感情給牠祝福。我離那可寶貴的自由又更近一天了，那自由帶了無限制的陽光，空氣和獄牆外面的生活，光天化日下面的生活等待着。自由的世界……新割的草株的香味進了我的鼻孔；綠的田疇和樹林在我的眼前展開；山間的小溪淙淙地流動着。我攀登上了山峯，去接受着微風和陽光，又讓狂風暴雨吹打着我的光頭。我歡迎風和雨，讓牠們掃去我心中的牢獄的塵垢，把生命和力量吹進我的身心！一想到自由就叫我歡喜得發顫。我要離開這惡臭的食人的世界，走進樹林的深處，我要漂遊，永不再離開那新綠的土地。我要把我的乾燥的嘴唇去接觸自然的氣息，我要在她的胸膛上度過我的光陰，我要從這萬有的母親那里吸取養料和精力。在那里，在自由獨立的環境中我要對着山峯喊出那般社會的孤兒的叫號，那些被活埋的，被掠奪的人的叫號，並且把那渴望的，威嚇的「痛苦的面容」描繪給活着的人看。



像曼德高·瑪愛
刻木真覺時鐘

附錄

一九〇六年五月十八日——沙夏出獄的日子。

我這天上午一早就去到底特律，我腦裏還想像着沙夏焦燥地在監房裏踱着等待最後的釋放的情景。我在車站上見着卡爾。他告訴我他籌備好了歡迎沙夏的儀式，並且還要開一個會。我精神恍惚地聽他說話，却不斷地望着站上的掛鐘，等着牠過完沙夏在牢裏的最後一分鐘。正午時分披次堡的朋友來了一個電報：『出獄，底特律。』卡爾抓着電報狂喜地揮舞着，大聲叫道：『他出獄了！出獄了！』我不能夠分享他的快樂；我被疑惑包圍着。我想是不是只要晚上一到我就會親眼看見我的沙夏！

1
我興奮地靠在車站裏一根柱子上。卡爾和他的女朋友在我旁邊談話。他們的聲音

漸漸去遠了，他們的身子也模糊起來，漸漸消失了。過去突然從我的心底升了上來。這是一八九二年七月十日，我看見自己在紐約，巴的摩爾·阿海俄車站上，我站在一輛開行的火車的踏板上，和沙夏擁抱着。火車漸漸開快了，我跳下來拚命追上去，雙手向前伸着，瘋狂地大聲叫：『沙夏！沙夏！』

有人在拉我的衣袖，一些聲音在叫『愛瑪！愛瑪！火車進站了。快——到門口去！』卡爾和他的女友先跑去了，我恨不得馬上就跑過去，然而我的兩腿却麻木起來。我便留在那里，兩隻腳好像黏在地上似的，我緊緊靠着那根柱子，我的心跳得很厲害。

朋友們回來了，他們中間有一個陌生的人，走起路來一搖一幌的。『沙夏來了！』卡爾叫道。那個樣子古怪的人——便是沙夏，我倒有點不相信。他的臉色白得和死人的一樣，眼睛上架了一付又大又笨的眼鏡；他戴了一頂又深又大的帽子，把他的頭都蓋住了——他的樣子很悲慘，很孤獨。我覺得他的眼光定在我的臉上，我看見他向着我伸出了手來。我被恐怖和憐憫抓住了，一種不可抗拒的慾望壓倒了我，我只想把他緊緊抱着。我

把我帶來的玫瑰花放在他的手裏，一把抱住他，把我的嘴唇緊緊壓在他的嘴唇上面。愛情和渴慕的話語在我的腦裏燃燒着，一句也沒說出來。我挽着他的膀子默默地走着。

我們進了飯館，卡爾要了酒菜來。我們喝酒慶祝沙夏。他戴了那大帽子坐着，不說一句話，眼裏露着苦悶的樣子。他偶爾微笑一兩次，却又是苦痛的，愁悶的強爲歡笑。我給他揭下了帽子。他困惱地畏縮起來，偷偷地把四周看了一下，然後把帽子再戴上頭去。他的頭給剃光了；淚珠在我的眼裏湧了出來；他們在那許多年的殘酷上面又加上了這一個最後的侮辱；他們故意剃光了他的頭，給他穿上很難看的衣服使他在外面給人注意，覺得很難堪。我極力抑制了我的眼淚，裝出一個快活的聲音，一面握着他的沒有血色的手。

後來沙夏和我兩人終於安靜地坐在卡爾家中那間客房裏面了。我們互相望着，就像被留在黑暗裏的一對小孩。我們坐得很近，我們的手互相握着，我談着一些不要緊的事情，不能夠把我心裏滿溢着的東西傾吐出來。我的力量完全竭盡了，我疲倦地拖着身子走到床前，沙夏畏縮着，他就躺在睡椅上面。房裏很黑，只有沙夏的抵煙頭的火光間或

穿進黑暗。我覺得又悶又冷。後來我聽見沙夏摸索的聲音，他走近了，用他的戰抖着的手來摸我的身子。

我們躺在床上，身子緊緊偎着，然而兩個人的思想却離得很遠，我們的心在夜的靜寂裏跳得很厲害。他想說什麼話，但又止住了，他的呼吸很困難，後來他就忍不住猛烈地抽泣起來，再也不能夠止住。我讓他靜靜地躺着，希望他的被折磨的精神在那把他整個身心搖盪着的風暴裏會寧靜下來。他漸漸地變得安靜了，他說他想去走一趟，牆壁要把他壓碎了。我聽見他關了門，我孤另另的沈在悲哀裏。我帶着一種可怕的確信，明白那解放沙夏的鬥爭纔不過開了一個頭罷了。

(愛瑪·高德曼)

後記

「柏克曼還是一個勇敢的活人。六年前我會到過巴黎郊外 St. Cloud 他的寓所，拜訪過他。他給我寫信時用的那柏林辦事處的信紙上鮮明地印着「沒有神，沒有主人」的字樣。這個人已經過了六十歲，他還常常說「到死都是年青」的話。那麼他到死也會相信神是不存在的罷。這是無疑的。這又是怎樣的一個人呵！這樣想着，那個身材短小結實的，禿頭的柏克曼的堅定的風姿就在我的眼前出現了。十四年的監獄生活都不能改變他的信仰，却反而使他寫出叫遠在英國的老加本特也驚嘆讚揚的「人類心靈之記錄」了。神不存在的事實成了那全書的要旨，而且那生活的事實就是有一次當他的生命在美國瀕於危險的時候連遠在克龍士達特的水手也舉起了援救的旗幟。這樣他已

2
經顯示着比神還更偉大的存在了。」

這是我的小說神裏面的一段話。所說的「人類心靈之記錄」便是他的獄中記。我在這裏譯出的只有原書的三分之一。我幾年前就發了宏願，想把這書完全譯出來，然而到了現在開始來翻譯這書，却又因了種種的原因，不得不採取「節譯」的辦法。廣告上說這是精選的節譯本，但廣告上的話不見得可靠，這節譯只是不得已的，並非精選的，雖然我也不是胡亂地節譯幾篇就算了事。

全書共合四個部分。第一篇有七章，完全譯出了，不過每章裏略有刪節。第二篇四十八章，我只譯了十四章。第三篇一章是全譯的。第四篇只有一章復活，却全刪了。附錄是從愛瑪·高德曼的自傳 Living My Life裏譯出來的。

關於柏克曼的生平，雖然可說的話很多，但我也不要再說什麼，不過關於他寫這書時的情形，我想讓讀者知道一點，那麼我就借用高德曼的話罷：

「我和沙夏便到那小小的田莊上去住。我們愛那地方的美麗和安靜。他在一匹最

高的小山上面搭了帳幕，從那里可以望見赫貞江的壯麗的全景。我忙着料理家事。這時沙夏便開始寫他的書。

「自從沙夏一八九二年去到披次堡以後，我的住處不知被警察搜查了多少次，然而我却設法把沙夏在牢裏秘密出版的「牢獄的花」保存了幾本。諾爾德、包爾和其他的朋友們也留得有幾份。這刊物對沙夏很有幫助，然而和他在那「活葬墓」裏面所身經的一切的記憶比起來，牠們簡直算不得什麼了。他所知道的一切的恐怖、肉體和心靈兩方面的痛楚，他的同囚的犯人的受苦，他現在不得不把這一切從他的深心挖出，使牠們再活起來。於是十四年來的鬼影又不分晝夜地縈繞他的心靈了。」

「每天他不是坐在書桌前面眼睜睜地呆望着空虛，就是狂熱地動着筆彷彿被什麼冤鬼驅使着一般。他時時想把他寫好的東西毀掉，我須得和他掙扎許久才能夠把稿子保存下來，這就像我奮鬥了那許多年把他從墳墓裏救出來一樣。過後又有一些時候他會逃進樹林裏面去。怕和人間接觸，他躲開我，而且特別躲開他自己和那些在他的筆

下活起來的鬼魂。我不知費了若干的苦心纔找到適當的方法和適當的話語來撫慰他的被迫害的靈魂。我每天毅然地進行着這種苦鬥，並不單是因為我愛沙夏；而且也因為我只從他的著作的第一章裏面就看出來他是在生產一部偉大的作品了。要幫助這嬰兒活起來，在我這方面任何代價都不算太高。」

我現在介紹給讀者的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在這樣的環境下面寫出來的這樣的一本書。

一九三五年九月一日 巴金記

版初月九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版七月四年六十三國民華中

刊叢活生化文

種四第

編主金巴

人行發

林文吳

所行發

社版出活生化文

號八弄一路鹿鉅海上

號五四一路國民慶重

號四十二路通交口漢

所刷印

所刷印活生化文

有所權版

印翻許不

記中獄

作曼克柏

譯金巴

角五元八價定



~~88-50~~